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（12）

BOOK
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出版说明

《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》——不可抗拒的诱惑！

在浩浩荡荡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，中国的灿烂文化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文学大师。这些文学大师在诗、词、小说、戏曲的创作中，为祖国的文学宝藏增添了许多咏吟千古的绝唱——名著、名篇。许多作品被广泛介绍到世界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，也使得世界人民得以一窥东方文学瑰宝的真面目，享受东方文明的沐浴。

为配合《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》的出版发行，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，我们组织了国内目前有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、研究员编写了这套《中国文学大师与中国文学名著》，精选了中国文学名著中的 12 本精华，然后进行白话改写和缩写，并详介作者生卒年月和生平，文学名著的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、在文墨学林中的地位，一举三得，三位一体，使人们在了解了大师之后，欣赏到大师的名著，并能在赏析部分中系统地把握名著的精髓，增加阅读的情趣。

由于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多生活在封建社会，且长期以来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加之历史的、环境的局限，使得大师们的名著有较大差异，思想性、艺术性不强的作品充斥在文学名著中，给我们甄选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。经编委们再三审定，才选中了这 12 本名著。即使是这样慎选的名著，我们充分考虑读者对象后，在缩写过程中还是删掉了个别不妥之处，如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，褚人获的《隋唐演义》等，把一些损害作品思想性、艺术性的某些章节剔除，但仍保持了原著的风貌，使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而绝无受害嫌疑。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：忠于艺术，忠于历史，实事求是，尽量完美。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：不以编者好恶选择大师及大师的名著。

赏析方面的著述，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。加之今日之学者，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界最新观点和方法，争议和不成熟也是存在的，望读者匡正、赐教。

在编写此书过程中，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、文学评论界、出版界、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，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，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。

编者

1995.5 于北京

12 褚人获

l · 1 褚人获

褚人获（生卒不详，据推测生活在公元 1681 年左右），字稼轩，又字学轩，号石农，江苏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他有多方面的才能，著作颇丰。传世的有《坚瓠集》、《读史随笔》、《退佳琐录》、《续蟹集》、《宋贤群辅录》等。他交游广泛，与尤侗、洪升、顾贞观、毛宗岗等清初著名作家过从甚密。

隋唐两代的故事，在宋、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但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却开始于明代。到了清初，长篇历史演义大量涌现，所涉及的内容上自远古，下至明朝，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、细密的历史系列。《隋唐演义》就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环节。在《隋唐演义》问世之前，罗贯中曾经编纂了《隋唐志传》。到了明朝中期，林瀚作了改订，称为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。褚人获就是以此书为主，又参考了明刊本《大唐秦王词话》、无名氏的《隋扬帝艳史》以及唐宋传奇、戏曲、民间传说等材料，如《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太真外传》等。作者广采博收，精心编撰，将众多的人物、繁杂的事件，悠长的历史熔于一炉，形成一部有机的艺术整体。

1.2 隋唐演义

杨广施谗谋位

公元 581 年，隋公杨坚篡夺了北朝周静帝的皇位，后又灭掉南朝陈后主陈叔宝，从而建立了隋朝。

杨坚当皇帝以后，立独孤氏为皇后。独孤氏生了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杨勇，二儿子叫杨广，三儿子叫杨秀。立大儿子为太子，封二儿子为晋王，三儿子为蜀王。

独孤皇后生杨广时，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朦朦胧胧看见满屋一片红光，忽然肚子里像雷鸣一般一声响亮，一条金龙从自己身子里飞了出来。开始很小，越飞越大，一直飞到足有十多里的高空，并在空中张牙舞爪，飞来飞去。突然那条金龙随着一阵狂风坠落在地上，摆了摆尾巴，便缩成一团。再仔细一看，却不是一条金龙，个子像牛那么高大，模样则像老鼠。独孤皇后看了一惊，猛然醒来便生了杨广。杨坚听皇后说梦见金龙摩天，就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阿摩。大名开始叫杨英，后来杨坚想，创业虽须英明，而守成还须宽广，就又改名叫杨广。

独孤皇后宠爱杨广，时常给杨广讲生他时的异兆。杨广长大以后却不甘为人下，经常心想：“我与太子是亲兄弟，将来他是皇帝，我却只能是个臣子。日后他登上皇位，我却要每天山呼万岁去朝拜他。并且稍有失误，他就可以害我的性命。我一辈子只能战战兢兢地去奉承他。除非设一计策，谋夺了他的宝位，才能使我一生快乐。”杨广左思右想，下决心要博得独孤皇后的厚爱，结交大臣，从而废斥太子，谋夺皇位。

杨广百般讨好独孤皇后。他看到独孤皇后不喜欢哥哥杨勇，是因为哥哥整天同官中小妾寻欢作乐，自己便只同萧妃相爱，把平时十分好色的心思暂时收敛；他知道独孤皇后喜欢俭朴，便故意装饰成节俭的模样，把平时奢华

的习气，暂时打叠。不知不觉地把独孤皇后宠爱太子杨勇的心，完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。宫中宦官妃妾，见皇后偏爱杨广，自然也就对杨广问寒送暖，歌功颂德了。看见杨广做了一点好事，便加倍地给他传播；而做了不太体面的事，就千方百计地给他掩饰。再加上杨广和萧妃把皇后宫中的亲信款待异常，使得这些人也整天在皇后、杨坚面前称颂杨广。

杨广见时机成熟，一天他找到早就结识的足智多谋的安州总管宇文述，同他商议夺位之事。宇文述说道：“现在您已经博得了皇后的欢心，这就不怕没有内主了。但依我看，还需要做三件事：一件是皇后虽然厌恶太子，宠爱您，但还是厌恶得不狠，宠爱您也不太深厚，要加倍努力，从而坚定皇后废太子的心；第二件是要找一位皇上的亲信大臣，说话足以使皇上信任，经常到皇上那里进谗言，能够尽力说动皇上，这样内外夹攻，可以说万无一失了；第三件是还要买通太子的一位亲信，让他罗织罪名，出示一些证据。加果这些举动实现了，还怕将来皇位不是您的吗？不过，要完成大业，是需要破费一些钱财的。”杨广听了十分高兴地说：“这些我自有准备。只要足下为我成就了大业，你我富贵同享。”两人又计议了一番，然后分头行动去了。

杨广对宫中宦官姬侍，都进行了赏赐。宇文述参见完朝中同自己相好的大臣以后，准备邀见大理寺少卿杨约。杨约的哥哥杨素为朝中尚书左仆射，是隋主杨坚最宠爱的大臣。只因他地位高尊，不大亲自接见外人，一般人求他办事，都要由弟弟杨约负责接待和转达。宇文述邀见杨约的目的，就是想通过杨约买通杨素。由于有求杨素的人多，所以杨约家也就整天门庭若市，应按不暇。一般人求见也十分不容易，即使是上门送厚礼的人，杨约也只是让喝上一杯茶水打发走了。唯有宇文述同杨约是十分相好的老朋友，有多年的交情，又是棋友，所以宇文述邀请杨约做客，杨约就毫不推辞地来到了宇文述的住所。

宇文述为了迎接杨约，事先把房间精心地布置了一番，故意把那些奇巧玩物、金银珠宝摆在十分显眼的地方。杨约来到宇文述的住所，只见四壁排列着古器宝物，辉煌夺目，不住眼地四处观看。宇文述说：“这些都是晋王赠送的，如果老兄喜欢的话，可随意拿去鉴赏。”杨约说道：“你这里存放的金宝，我家里很少，有的从我哥哥家中见过，但哥哥那里也比不上你这里的多。”杨约正在观赏说话，忽然看见最前排摆放着一副白玉棋盘，碧玉棋子，说道：“好长时间不与老兄交手了！”宇文述说：“棋在这里摆着，现在与兄来上几局怎么样？如果我输了，就让兄把摆放的这些您喜欢的宝物拿去。”说着，宇文述首先把茶几上摆着的杨约观看时间最长的那个商鼎拿了上来。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，几乎把屋里摆放的宝器输去了一半多。这时，宇文述叫家人摆上酒席，招待杨约。杨约看见酒席上摆放的都是三代古器、金杯玉壶，更加赞不绝口。宇文述说道：“兄如果赏识的话，也一起相送。”接着另换了一桌其它的酒具与杨约畅饮。宇文述与杨约一边饮酒，一边早让手下人把那些金银宝物送到杨约家里去了。

杨约心中十分高兴，可表面上还再三谦让道：“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不是小弟见财起意了吗？这可是无功食禄啊！”宇文述说：“杨兄，实话给您说吧，小弟身为小官，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兄的，这些都是晋王杨广有求于兄，托小弟转送给您的。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，将来小弟还要送您一场大富大贵呢！”杨约说道：“要说哥哥大富大贵还可以，我有什么富贵呢？再说晋王有什么求于我的呢？”宇文述接着把同晋王杨广商议的计策全盘说了出来，

最后说道：“现在太子杨勇整天在宫中作乐，皇后宠爱晋王，皇上也有废除杨勇太子，立晋王为太子的心意，如果兄回去后说服哥哥，再助上一臂之力，晋王将铭刻心中。将来大事成功，少不了老兄的。这才是永久的富贵呢！”杨约点头说道：“兄说的不错，只是废立大事不要着急，请容许小弟慢慢地说通家兄。”两人边说边饮，一直喝到深夜才把杨约送回家去。

杨约得了晋王杨广贿赂，决心要为晋王效力。他千方百计地劝说哥哥，经过长时期的周旋，终于买通了杨素。杨素与独孤皇后相互勾结，里应外合，不断在隋主面前拨弄是非，称赞晋王贤孝，说太子杨勇的坏话。还命令宦官宫妾，乘隙进谗言，说杨勇的毛病。

真是积土成山，三人成虎。终于在开皇二十年（公元600年）十月，隋主杨坚在武德殿宣读诏书，废除太子杨勇。朝中许多大臣进谏，为杨勇鸣不平。隋主听信杨素的谗言，对进谏者予以杀害。十一月，杨素撺掇隋主立晋王杨广为太子，宇文述为东宫左卫率。杨广接到圣旨，首先奏谢隋主，接着选择良辰吉日朝拜父母，然后搬进禁苑，天天侍奉父母，十分孝敬。隋主和独孤皇后也都非常高兴。

隋主妒心杀李洪

一天晚上，隋主杨坚正在灯下批阅文件，忽然觉得十分困倦，就靠着茶几打起盹儿来。侍奉隋主的人也不敢动，就站在旁边守候。

隋主在朦胧之间，梦见自己只身站立在京城之上，四处眺望，看见河山锦绣美丽，心中十分欢畅。又看见城墙上长着三棵大树，树上果实累累。正在远望之间，忽然听到有流水的声音，杨坚站在城墙上往下一看，只见大水猛烈地向上涌，波涛滚滚，眼看就要涨过城墙。杨坚大吃一惊，急忙跑下城墙，跑了一段，再回头看时，水势滔天而来，紧紧追赶，他心中着忙，大叫一声，猛然惊醒，吓了一身冷汗，站在左右两边侍奉杨坚的人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连忙献上茶来。

杨坚饮了一杯茶，擦了擦眼睛，然后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仔细琢磨刚才梦中的事情。他想：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征兆，莫非是真的要闹水灾，淹没城墙，这需要赶快加固城墙，疏通水道，用来防备意外不测事故。可是又想：城墙这么高这么坚固，这里怎么会闹洪水，被淹没呢？可能姓名中带有水旁字的人，将来要危害国家，我必须细心观察，一旦发现，立即驱除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没有祸患。

隋主杨坚是一个迷信思想、嫉妒心理十分严重的人。今天做了这个梦，就更加猜疑了。从此以后，经常考虑朝中姓名带有水旁字的大臣，一个个在脑子里过滤。一天，忽然想起朝中一个叫李浑的老臣，这个人在南朝时期就封为郕国公，是南朝陈叔宝手下有功的老臣，隋主杨坚灭掉陈叔宝以后，就投降了杨坚，仍然封为郕国公。杨坚猛然想到；浑字是带水旁的，他被封为郕公，郕与“城”字音相同，字型也相似，正好与我梦中的水淹城相吻合。并且军与兵字通用，莫非李浑就是威胁国家的祸害吗？但是，李浑已经上了年纪，又不掌握兵权，干不了什么大事，除非是在他的子孙身上。

杨坚想到这里，急忙把左右的大臣叫来问道：“李浑有几个儿子，每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左右的大臣们回答道：“李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死亡，活着的儿子小名叫洪儿。”

杨坚听到洪儿两个字，一发惊疑，想到：“我那晚在梦中曾经看见城墙

上有几棵大树，树上果实累累。树乃本也，树上果实乃本之子也，木子二字，合在一起正好是个李字。李浑儿子的小名，恰好是洪水的洪字，这就更与我所做的梦相吻合。这小子将来必定要危害国家，应当立即把他除掉，以免留下后患。”想到这里，杨坚下命令让人立即到李浑家中，将洪儿赐死。

朝中大臣不敢违抗命令，可怜的李洪无端地活活被杀害，李浑全家号啕大哭。

秦琼就任捕盗都头

秦琼，字叔宝，山东历城人。爷爷是南北朝时期齐国领军大将，名叫秦旭。父亲是齐国武卫大将军，名叫秦彝。母亲宁氏。秦琼出生时，父亲为了盼望天下太平，因此给秦琼取了个乳名，叫做太平郎。

秦琼三岁的时候，齐国君主派秦琼父亲秦彝领兵把守齐州，秦琼的爷爷秦旭在晋阳保护齐主。不想齐主无能，政残民叛，被周主出兵征伐，齐兵大败。齐国君主逃到了齐州，留下秦旭、高延宗把守晋阳，最后晋阳城被破，高延宗被擒，秦旭战死。周兵逼近齐州，齐主又逃往汾州，命令丞相高阿那肱协同秦彝坚守齐州。没有几天时间，周兵攻破齐州，高阿那肱开门投降。秦彝虽然率领几百名精兵奋力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最后手执短刀，与敌兵拼搏，一连杀死许多敌兵，而后自刎而死。

宁夫人收拾了些家产，带着秦琼逃出了官府。敌兵全部占领了齐州，官府中的人都四处逃散。宁夫人领着秦琼转到了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，家家户户的门紧关着。忽然他们听到一家有小孩子哭声，知道里边有人，只得上前敲门。开门进去后见家里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。说起话来，才知道这个妇女是个寡妇，这家姓程，孩子叫程一郎。宁夫人说明了情况，这个妇女就留秦琼母子二人暂时住下。等外边稍微平定以后，宁夫人就拿出了一些随身携带的钱财，在程家对面的一个小胡同里，找了一所房子住下了。两家来来往往，关系十分密切，一共在这里居住生活了近十年。到秦琼十三岁的时候，由于连年灾荒，生活困苦，程一郎母子回到了东阿老家。宁夫人与儿子秦琼也就返回了老家山东历城。

秦琼长大以后，身高一丈，腰围足有六七尺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虎头虎脑的。他最不愿意读书，整天喜欢舞枪抡棍，厮打使拳。在街坊集市上，喜好打抱不平，给别人出力，有时连死都不怕。宁夫人常常哭着对他说：“秦氏三代，只剩下你一人了，你拈枪拽棒，本想当一个将帅，我并不阻止和反对你，但千万不要做出轻生斗气的事情，你要在家里好好奉养老母，接续秦家的血脉。”秦琼十分听母亲的话，他在街坊惹事生非，只要听到母亲一叫，便跑回家去了。人们见他非常勇敢仗义，又听母亲的训导和教诲，好似吴国一个名叫专诸的为人，因此，人们就叫他赛专诸。秦琼也很喜欢新娶的妻子张氏。张氏柜子里积蓄了些钱财，秦琼经常用妻子积蓄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济弱扶危。

秦琼最早结交的附近的英雄豪杰，一个是齐州捕盗都头樊虎，字建威；一个是州中秀才房彦藻；一个是王伯当；还有一个是开鞭仗商行的贾润甫。他们几个只要走到一起，不是拈枪弄棒，就是讲些兵法。还有许多过往的好汉，只要是遇上，他们几人也彼此通知，相互接待。只是有许多人虽然也有些本领，却好高自大，以势欺人，以力压人，并且有的粗俗鲁莽，所以人们看不起他们。而秦琼，论他的本领，会使枪能射箭，还有一套独脚武艺，他祖传下来了两条足有一百三十斤重的鎏金熟铜锏。他舞动起来，开始像两条

怪蟒翻波，速度快时像一片片雪花坠地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。若论他的为人处事，他不仅怜悯穷苦人，善于结交名流豪杰，就连他的母亲宁夫人和他的奏了张氏也经常帮助别人干活，留宿宾客。因此，江北一带，一提起秦琼的武艺，人们都竖起大拇指，说起秦琼的为人，更是赞不绝口。

一天，樊虎奉命来见秦琼，说道：“近来齐鲁地面由于灾荒，盗贼不断出现，官府不断捕捉，都无济于事。昨天本州刺史叫我招募几个武艺高、本领大的人，在本郡内缉捕盗贼。小弟说起哥哥武艺超人，英雄盖世，情愿让哥哥做都头，小弟做副官，辅佐哥哥。刺史欣然同意，今天专门派小弟来请哥哥。”

秦琼推辞道：“兄弟我一生不认为官为富贵，只是几代将家，我愿继承祖父之业，如果得志，为国家带领一支兵马，举旗斩将，开拓疆土，博得一个荣封父母，荫子封妻；如果不得志，有家里这几亩地，几棵枣树梨树，足以供养老母，抚育妻儿。再说，我不会吟诗作赋，鼓瑟弹琴，只会抡枪弄棒，能过日子就可以了。怎么能低头去这些贼官府下，听他们的指挥呢？捉住贼是他们的功劳，取来赃是他们的钱。再有，咱们费尽心出尽力，捉到几个强盗，他们得了钱，放了人，还说咱们诬陷盗贼。咱们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樊虎又说道：“你不会使用笔墨，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文人，再说要想继承祖父之业，他们已经去世，也不能靠他们提携。现在只有你这一刀一枪的事业，还可以做些营生，并且这也是为民除害呀，我看还是去吧。”

正说着，秦琼的母亲从里屋走出来说道：“儿啊！你的志气很大，母亲知道，但你樊哥说的也有理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进了公家的门，受到一些约束，就不敢胡作非为了。再说，能够捕捉些盗贼，能为民除害，立些功，也算干了一番事业。”

秦琼是个孝顺的人，最听母亲的话。听了母亲的一席话，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第二天，他就和樊虎一同去见刺史，就任捕盗都头去了。

秦琼途中救唐公

公元 601 年 6 月，隋公杨坚的第三个儿子蜀王杨秀，对晋王杨广谋位成为太子，心怀不满。杨广害怕杨秀将来成为祸患，就暗地里让杨素到杨坚面前诬告杨秀。杨坚听信谗言，就把杨秀与杨勇一样，贬为平民百姓。唐公李渊几次向隋主进谏，为杨勇和杨秀鸣不平。晋王杨广及其亲信宇文述、杨素、张衡等人对此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要杀害李渊。只是由于隋主杨坚久知李渊忠贞正直，比较信任李渊，使得他们一时不好下手。后来杨广、张衡、宇文述设计，抓住隋主平日性情猜疑，整天为梦见洪水淹没都城闷闷不乐的心理，一方面四处散布谣言说李氏家庭是危害杨家天下的祸根，一方面贿赂隋主的亲信，劝说隋主把姓李的斩尽杀绝。尚书右丞相高颖再三上奏：“圣上如果怀疑害怕，只要不让姓李的在朝中做官、统帅士兵就得了。”之后才算罢了。

隋主杨坚杀了李浑的儿子李洪，又杀了李浑一家三十二口人。自此以后，朝中姓李的群臣担惊受怕，为了避免灾难，有的托病离开都城，有的辞官回家种田。李渊也趁机请求去太原养病。隋主同意，就命令他为太原府通守。杨广、张衡、宇文述听说李渊要辞官前去太原，就定下计策，准备在途中截杀李渊。

李渊准备起程，夫人窦氏说道：“今日要回故乡，是件好事。只是妾身已身怀六甲，行动不方便，不如再等半月我分娩以后再走。”李渊劝说道：“夫人，主上多疑，更有奸臣造谣诽谤，要杀尽姓李的人。在这里呆着，就

如同在虎穴龙潭。你不知道李浑吗？他们全家已经全被杀害了。我们死就死在家里，不能死在这里呀！”窦夫人听了默默无言，只好赶快准备行李去了。公元 601 年中秋的一天，唐公李渊全家及其随从趁天还不亮的时候，簇拥着离开了长安。

李渊一行五六十人离开长安二十多里地，来到一个叫楂树岗的地方。唐公李渊夫妇坐着轿，走得慢一点，三四十个随从牵着马，也跟随在李渊前后左右，不敢轻易离开。只有李渊的族弟道宗和长子李建成几个家人，先行了有二里多路，向前走进了树林中的小道上。

宇文述等人派遣扮作响马的人，准备截杀唐公一行，早就在树林中埋伏了起来。他们远远看见一行人走进树林，一个身穿蟒衣，是个官员的模样，一个公子的模样，认为这一定是唐公李渊和家眷。一声呐喊，一群人一齐冲了上去。只见那些人头盘白巾，粉墨涂脸，手持长枪大刀，口里乱吆喝着：“赶快拿买路钱来！”

李建成一见这群响马，吓了一跳，调转马头便往回跑。道宗虽然吃了一惊，但还有些胆量，上前骂道：“你们这些东西吃了老虎心狮子胆了，难道你们不知道老子是陇西李府中的人，胆敢来阻截道路吗？”说着，便拔出腰间插着的大刀，和这些人砍杀了起来，几个家人也上前相助。

李建成拨马返回见了唐公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面强盗把叔叔他们围在林子里面了！”唐公听了说道：“怎么王室的车轮之下，竟然还有强盗？”说着跳下轿来吩咐说：“带枪带刀有点本领的，分一半前去迎战，剩下一半可以保护家眷车辆，退回到后面有人家的村庄暂时驻扎下来。”只见唐公边说边摘下忠靖冠，换上扎头巾，脱下原来穿的衣服，换上了一件箭袖的紵袄。左腰插弓，右腰带箭，手中提一枝画杆的方天戟，跨上白龙马，带领着二十多人，火速赶往树林中来。很远就看见四五十个强盗，手执各种器械，围着道宗。道宗和几个家人，大多拿的是短刀，怎么能抵得住这伙强盗呢？唐公想待机射箭，可又恐怕伤了自己的人，便纵一纵马，赶上前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哪个地方的强盗，不知道死活，竟敢来拦截我官员的过往呢？”这一声大喊，使这群强盗也大吃一惊，一闪向两边分开。唐公乘机带领随从，直冲进去，与道宗合在一起。这群强盗，看到后边有人来接应，开始也有些害伯，可是后来一看也只来了二十多人，便又壮起胆子。况且来时，他们是奉命要杀害唐公的，怎么能见了唐公就退回去呢？仍旧舞枪弄棒的，把唐公和随从团团围在中间。

这群强盗拼命刺杀，唐公及其随从极力阻挡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搏斗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。唐公一心惦念着家眷，想杀出重围。但是，他们杀到东，这群强盗便卷到东来；战到西，这群强盗便拥向西边。虽然没有大的伤害，却也难以脱身。留在后边的随从，又以家眷为重，也不敢轻易前来接应。唐公及其随从奋力拼博，但因寡不敌众，十分危险。

正在危急时刻，秦琼和樊虎赶来。秦琼就任捕盗都头以后，正赶上本郡要把一批犯人发往平阳府泽州和潞州。刘刺史恐怕有什么失误，就派遣秦琼和樊虎二人分头押解，秦琼前往潞州，樊虎前去泽州。因为都是山西，所以二人同路而行。二人先往长安挂了号，然后要一同前去山酉。这时，他们二人也止好走到临潼关下，在楂树岗旁边路过。他们忽然听到林中杀声连天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便跑上高岗望去，看见有五六十个强盗，把一些好像官兵模样的人包围在中间。

秦琼对樊虎说：“可见天下大灾荒，盗贼到处都有，你看连都城门外，不到几十里的地方，响马也如此猖獗”樊虎用手指着说：“你看那被困在中间的，像是捕盗官兵，只因寡不敌众，才被围在中间，看他们情况十分危急。兄在山东一带，被称为赛专诸，不能光在本地方打抱不平，今天路见不平之事，应该凭着您的本领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也算得老兄是真正的英雄豪杰。”秦琼说：“贤弟，不用你说，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怕你不成全我这件事。”樊虎说道：“小弟撺掇兄去，为什么说我不肖成全你呢？”秦琼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先带这几名犯人下山去，赶到关外，找个地方等我。”樊虎答应了秦琼，并嘱咐秦琼要多多保重，接着就押解着犯人往前去了。

秦琼整了整遮挡太阳的毡帽，紧了紧腰带，提着金锏，跨上黄骠马，直冲过去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响马不要无礼，我来了！”这一声好似牙缝里崩出春雷，舌尖上震起霹雳。开始，这群强盗看见只来了一个人，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继续与唐公厮杀。直等秦琼杀到了战场上，才转过两个人与秦琼拼杀。只见秦琼人既勇猛，器械又重，刚一交手，就把两个盗贼打下马来。这伙强盗一声吼叫，丢下李渊，一齐来战秦琼。秦琼不慌不忙，舞起两条鎏金熟铜锏。那伙强盗，开始仗着人多，把唐公和随从杀得十分狼狈，他们觉得非常威风。而这时遇上秦琼，被杀得东躲西跑，南奔北窜。有的逃进了深山，有的躲进了树林，四处逃命。杀得这些人好像落叶遭风卷，又似轻冰见日消。

秦琼杀败了宇文述派遣的这伙强盗，救了唐公李渊，还没来得及等李渊说个谢字，就上马赶路去了。唐公派人上马追赶，打问姓名，只听了一个琼字，就看不见人影了。

秦琼穷途落魄

秦琼途中救了唐公李渊以后，继续向前赶路。他与樊建威二人匆匆分了行李，各带两个犯人，樊建威前往泽州，秦琼来到潞州。

秦琼带着两个犯人到达潞州，天色已暗，正好来到一个店前，他准备先在店中住下，然后打问一下州府的情况，第二天把犯人和公文交到州府中去。店主见客人来到，急忙掌灯，帮客人把行李搬进房中，摆下茶汤洒饭。店主一番殷勤之后，笑着问道：“请问相公爷高姓，小的好写帐。”秦琼说：“我姓秦，是山东济南府派来到你府中送公文的。主人家你姓什么？”店主说：“小人钱名，叫王示，告示的示字。往来的老爷们，把我的示字颠倒过来，叫我王小二。”秦琼说：“这也是比较通俗的话儿，开店的，多叫小二；做媒的，多叫王婆。我就叫你小二哥吧！我问你，州府的蔡太爷领文投文一般需要几天时间呢？”小二说道：“蔡太爷是一个才子，处理公文很快，一般来说，明天早上送去公文，后天早上就可以领回批文，有两天时间就可以了。”秦琼问了这些情况，吃过晚饭，就在店里睡下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秦琼洗过脸，吃过饭，拿着公文，押着两个犯人到州府去见蔡刺史。蔡刺虫看了公文，吩咐随从把两个犯人发落到监狱看管，并告诉秦琼明天早上到堂上来领回批文。秦琼从府中出来，到街坊宫观寺院玩了一天，第三天一大早就又来州府准备领批文。不料等了多半天，衙门一直未开，也无人出入，经打问才知道原来是蔡刺史昨日因公到太原去了，据府中人说多则二十天，少则也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秦琼听了也不再追问，只好回到王小二店中，一日三餐，死心塌地等着蔡刺史回来。

秦琼力大饭量大，一顿饭斗米斗面，王小二小本生意，能有多少钱粮给他吃呢？一连十几天，秦琼把王小二的一副本钱全吃进肚了里去了。王小二

想向秦琼要钱，又不好张口，就让妻子柳氏前去。柳氏对丈夫说：“你不要开口，看秦爷也不是没有饭钱的人。要是咱们潞州人说不定会不给钱。他是山东人，等蔡刺史回来，领了批文，一定会给你算帐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王小二实在憋不住，只得亲自开口了。天趁秦琼在店中准备吃饭的时候，王小二站在旁边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的有句话说，怕秦爷见怪。”秦琼说：“我与你宾主之间，怎么会为一句话就怪起来呢？”王小二看秦琼十分客气，就接着说：“连日来店中没什么生意，本钱也不多，连菜钱也拿不出来了。想让秦爷预支几两银子用用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”秦琼说：“这是正理，怎么让你这么虚心下气，是我忽略了，早就应该拿银子给你，不然哪里有这么多本钱供给我呢？走，你跟我进屋去，拿些银子给你。”王小二连声答应，欢天喜地，跟着秦琼走进屋里。

秦琼从床头取过皮箱打开，伸进手去拿银子，一只手就像泰山压住一样，拔不出来了。秦琼忽然想到，一时忘记，银子被樊建戚带到泽州去了。原来，秦琼和樊建威两人，都是山东齐州公门好汉，让他二人押解四名犯人，往泽州潞州，在发给盘费银两时，知道他二人平素深交，又是同路而行，就一块儿发给了樊建威，由他随身带着。在长安又耽搁了两天，在途中匆匆分开行李，银子忘记分开，全被樊建威带走了。秦琼已经答应了给王小二银子，现在又没有银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时脸胀得通红。

秦琼正在着急，忽然摸到箱子角边还有一包银子。这银子是秦琼的母亲要买潞州绸布做寿衣，在秦琼临行时交给他的，这点银子带在自己身边。秦琼取出这四两银子交给王小二，暂时掩饰过去了。王小二得了四两银子笑容满面，拿上说给妻子，还照旧服侍秦琼。可是秦琼心里明白，那里还敢开怀畅饮。囊橐已尽，批文未领，如果蔡刺史再有几天不回来，不用说回家没有盘缠，就是那王小二又要银子，却又怎么办呢？口中不说，心里焦闷，也没有心思再到各处玩耍，吃饱了饭，整天靠着炕边呆呆地思虑。

又等了两三天，蔡刺史回来了。本州各官员差役，都出城迎接。秦琼是公门中当差的人，也跟着众人出去。蔡刺史坐着轿子进了城。秦琼跟进城门，由于自己心中有急事，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，当街跪下说道：“小的是山东济南府出公差的，急等老爷领批文回家。”蔡刺史一路辛苦，在轿内半坐半睡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。周围抬轿子的人狐假虎威，大声喝道：“还不快起来，难道我们老爷没有衙门吗，你在这里领批文？”秦琼暗想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我现在连马料盘费都没有了，如果再有几天不坐堂，那怎么得了？”又起来赶上前去，要求抬轿人慢走，自己不晓得用力过大，用左手在轿杆上一拖，轿子一晃，差一点使蔡刺史从轿上掉下来。蔡刺史十分生气，叫随从把秦琼扯下去，在当街褪下裤子，重打十板。打得秦琼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

秦琼忍着疼痛回店住下，第二天低着头到州府去求蔡刺史领回批文。王小二看见秦琼挨打的样子，觉得他也是个没有什么来历的人，又见他已领回批文，想催着他赶快结帐，打发走算了。王小二见秦琼回来说道：“秦爷已领了批文，如今也没有什么事了，准备什么时候走呢？”秦琼心里明白，这是王小二在赶他走了，可是自己身边无钱，又拿什么结帐呢？只盼着樊建威能从泽州赶来，拿些盘费银子。可一连又等了几天，仍不见樊建威的影子。

秦琼见王小二每天逼帐，准备把随身携带的两根金装锏卖掉，用来还帐，余下的作回乡路费。结果买主说他的两根锏是废铜，只给四五两银子。秦琼心想，四五两银子还不够还帐，别说回家路费了。双锏没卖成，还受了

顿腌臜气。

王小二更是逼命一般，秦琼最后决定忍痛把自己骑的这匹黄骠马卖掉，用来还店帐。连人吃的都没有保障，别说马了。自从王小二逼帐以来，不要说细料，连粗料也没有给马吃的。几天时间，把一匹千里神驹，弄得蹄穿鼻摆，肚大毛长。秦琼看见马这个样子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忍气扯着笼头，牵到集市上去卖。秦琼牵着马在集市上转了好几圈，只因马瘦得像一匹病马一佯，问也没人问一声。秦琼对着马感叹道：“马啊！你在山东捕盗贼时，是何等的精壮！怎么今日就垂头丧气到这般光景！叫我怎么怨你，我又是何等的人呢？就因为少了几两店帐，也弄得垂头丧气，何况于你呢？常言说得好；人当贫贱语气低，马瘦长毛不显肥；得食猫儿强似虎，败翎鹦鹉不如鸡。”最后还是一个卖柴的老农懂行，向他推荐说：“从这里出西门走十五里路，有个二贤庄，庄上有个主人姓单，名雄信，排行老二，人们都称他二员外。他专门结交英雄豪杰，买好马送朋友，你可到他那里去卖。”

秦琼一听单雄信，好像酒醉刚醒，暗暗自悔：“在家常听朋友们说，潞州二贤庄单雄信，是个招纳英雄的豪杰，我怎么到此，竟忘了拜访他呢？如今穷到这等地步，弄得衣衫褴褛，像个乞丐一样，怎么还好意思去见他呢？可是，如果不去，马卖不了，又没盘缠，怎么回家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他决定只是卖马，不露自己的名字，也不认朋友就是了。秦琼由老农领着来到了二贤庄单雄信家。单雄信以为是马贩子来卖马，也不以礼相待，把马仔细看了一遍，提出拿三十两银子买下这匹马，问秦琼卖不卖？秦琼说道：“人贫物贱，自己也不敢要高价，只要卖点钱，有点盘缠能回山东就可以了。”

单雄信一听山东二字，忙问道：“请问卖马的老兄，山东济南有一个没见过面的朋友，叫秦叔宝，他在山东六府非常有名，人称他为赛专诸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秦琼因衣服破烂，一副狼狈相，不好意思答应是自己，就随口应了一声：“知道，他同我在一个衙门当差。”单雄信又问秦琼姓名，秦琼答道：“小的姓王。”他因心里只想着赶快给王小二还饭钱，就随口说出了个王字。单雄信听他说与秦琼是同事，立刻变得非常热情，请秦琼吃了饭再走。秦琼不敢久坐等饭，怕说话多了露出马脚来不好意思，就收了三十两银子，推说有事赶快起身离去了。

秦琼离开二贤庄又返回到集市上，集市已经散了，这时天时已过午后，秦琼觉得饿了，就准备在一家酒店吃点饭，然后再返回王小二店去。在酒店吃饭桌上，偏偏碰上了朋友王伯当，王伯当看见秦琼如此狼狈，问怎么搞成如此模样。秦琼把与樊建威一起出差，银两全让樊建威带走，自己无钱还店帐，以致到二贤庄卖马的经过叙述了一遍，二人抱头痛哭。王伯当非要拉着秦琼一起去二贤庄单雄信处把黄骠马要回。秦琼坚持不去，说：“到潞州没有拜访单二哥是我的过错。刚才卖马，我又隐姓埋名，我不好意思再去了，请你见了单二哥替我道个歉、问个好吧！”

秦琼与王伯当一起吃过饭后，回到王小二的店里，拿出十七两银子结了帐，带着批文，背着行李和双锏，连夜从城东门出发了。秦琼从夜间起到天亮，只走了五六里路。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如果秦琼要走，恐怕一百里地也走到了。只因他卖了马，又受了王小二的气，背着行李，想着平口总是骑马的，今日黑夜竟然徒步，越发恼火，结果闯入一个山沟里，迷了路，走到天明，回头一看，潞州城墙还在背后，只走出了五六里路。又因卖马以后在集市上吃了一碗冷牛肉，再加上连夜赶路，天气寒冷，内伤饮食，外感

寒气，耳红睑烧，浑身像火一样烫，头重眼昏，寸步难行。秦琼看到前面的东岳庙，想到庙里晒晒太阳，歇一歇再走。

秦琼走进庙门，上东岳殿前的一层台阶，简直就像上一个山头一样，十分艰难。刚刚爬到殿上，不想四肢无力，抬不起脚来，头晕目眩，被门槛绊倒，趴到香炉脚下。

秦琼病倒在庙中，正好遇上了东岳庙的观主魏征，后来经过魏征半个月的调理医治，才使秦琼的病情逐渐痊愈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。

秦琼皂角林遭祸殃

单雄信听王伯当说卖黄骠马的就是山东济南豪杰秦琼，十分懊悔，深感对不起秦琼，就立即骑马赶到王小二店中寻找秦琼，可秦琼已经走了。时隔半月之后，单雄信到东岳庙求福，在魏征处见到了秦琼。他觉得亏对了秦琼，跪在秦琼面前大哭请罪。接着又把秦琼接回二贤庄，每天在家里给秦琼做好的吃，晚上二人同床而睡。秦琼从十月十五日来到单雄信家，一直住到过了来年正月十五。这时，秦琼身体已经完全康复，他思母心切，归心似箭。单雄信看秦琼执意要走，就让家人做了一副新铺盖，想用厚礼赠送秦琼，又恐怕他多心不接受，就将许多白银包好，缝在铺盖里，把铺盖打好卷，只说是铺盖，不告诉秦琼里面有银子。另外又给他准备了十匹五色潞绸布，四套棉衣，五十两银子做盘费，打发秦琼出发了。

那黄骠马在单雄信家也养得膘肥体壮，见了主子，十分欢跃，一口气跑出了三十多里路。马背上驮着的东西，捆绑得不紧，偏倒在一边，这时正好来到一个名叫皂角林的地方，秦琼准备在这里投店住下，宿一夜，把行李再捆绑一下，天亮再走。

秦琼还未来皂角林的前一天晚上，这家店里来了个响马，割了客人的钱包，店主张奇到潞州报案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秦琼来到店里，妇人在柜里面同他打招呼，并叫手下的人帮他搬行李进客房，把马牵到槽头上了料，然后点灯摆上了酒饭。

秦琼在客房中吃饭，忽听门外吵吵嚷嚷来了一群人。原来是张奇去报案，蔡太守认为一般响马都与客店有来往，合伙作案，因此，蔡太守叫人把张奇重打了十板，还让他和众多的捕盗人一起到皂角林捉拿割包的响马。秦琼以为是又来了一群住店的，也不在意，也不理睬。

张奇进门以后，对妻子说：“响马得财漏网，太守把捉拿响马的任务压在我身上，这简直如捕风捉月，让我上哪里去追寻呢？”张奇的妻子点头，领着丈夫走进屋里。一起来的捕盗者也跟在后边，听他夫妻俩要说什么话。张奇的妻子对丈夫说：“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高大汉子，刚才来店里住下。”众捕盗者听见以后。都一起走进屋里来说道：“娘子，你不要回避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捉拿响马是大家的任务。”张奇的妻子说：“诸位不要高声，店里是来了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众人问她说：“你怎么晓得他是来历不明的人呢？”妇人说：“这个人浑身都是新衣服，铺盖齐整，随身携带兵器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。说他是个武官吧，可是手下没有一个随从；说他是个客商吧，可没有一个伙计。这样穿戴齐整的人，独自一个人投宿，肯定是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众人说：“这话讲得有道理，我们先去看看他的马。”叫手下的人掌着灯，到后院槽头去看马。大家一看，都觉得这不是潞州的马，像是外地的马。其中有一个人问道；“这个人现在在哪个房间？”妇人用手指着说：“就是这个房间。”

众捕盗者把堂前亮着的灯都吹灭了，只有秦琼房间里的灯还亮着。他们通过墙缝，往里窥视。这时秦琼已吃过餐饭，把房门拴上，打开铺盖准备睡觉，只见褥子十分沉重，里面装有很多硬东西。秦琼觉得很奇怪，就把褥子拆开了一个小口儿，把手伸进去，掏出里面的东西一看，原来是马蹄银，都用铁锤砸扁了，好像砖头一样，堆了一桌子。秦琼又惊又喜，心中暗想：“怪不得单雄信让我回山东，不要再当公差了。原来是给了我这么多厚赠。他肯定是怕我推辞不要，暗藏在铺盖里边。单二哥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啊！”秦琼不知道每块到底有多重，只是把银子逐块拿在手里掂一掂，试一试。

秦琼的一举一动，众捕盗者看得清清楚楚。其中一个人小声说道：“是真正的响马。如果是买货的客人，自己家里带来的本钱，是轻是重，自己还不晓得吗？如果是卖货的客人，买主自有法码，交兑明白，从来没有不知道数目的。他怎么拿到店里来，掂来掂去。这些银子难道不是打劫来的吗？毫无疑问，定是响马。”

众捕盗者进行了周密的布置，有人先到后院把秦琼的马牵走藏了起来。然后找来十几条绳索，在秦琼的房门外边拴起了软绊。安排好以后，店主张奇自告奋勇说：“诸位老兄，你们不熟悉我家门户的出入口，我先进去引他出来。”说完，一口气喝了两三碗热酒。那门闩日夜开关，天长日久，非常滑溜，脚一踢就开了。张奇跳进屋里，上去就抢银子。秦琼以为是盗贼进来抢劫，怒火冲天，动手就打。一掌过去，把张奇打得撞在墙上，脑浆喷出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气绝身亡。

众捕盗者在外边看见一齐呐喊：“响马拒捕伤人啦！”张奇妻子号啕痛哭。秦琼在房间里着了忙，心想：“就是误伤人命，进城打官司，也得又拖累好长时间。我又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，丢下行李跑走算了。”秦琼抬腿就往外跑。不料脚下密布软绊，把他绊倒在地。众捕盗者用挠钩把秦琼抓住，五六根水火棍一起一落。秦琼伏在地上，用胳膊护着自己的脑袋。他咬紧牙关，把拳头一攥，短棍都被折断。捕盗者又换了短兵器，铁鞭拐子、流星铁尺、金刚箍、铁如意，劈里啪啦乱打一气。

秦琼被打得四肢受伤。捕盗者把秦琼的棉衣脱去，用绳索捆绑起来，取出笔砚让秦琼写口供，承认自己是响马。秦琼辩解说：“诸位，我不是响马，我是山东齐州府刘爷派的公差。去年八月间，到你府中投文，押解犯人，久病住在此地。因朋友赠银还乡，不知为何诸位把我错认为是盗贼？”众人也不听他的分辩，把地下的银子收拾起来，开列了赃物数目，把秦琼抬到马上。张奇妻子找人写了状子，一同离了皂角林，前往潞州城去。

夜里三更的时候，一行人来到城门。捕盗者对守城门的人说：“我们从皂角林拿住割钱包的响马，他拒捕又伤人命，请快速报告太爷。”守门人层层传报给蔡刺史。蔡刺史立即吩咐巡逻官员打开城门，将响马押进府来，交给法官斛斯宽审问。

斛斯宽从梦中被叫起，酒醉未醒，听捕盗人说捉住响马，获得赃银四百多两，还有马匹器械，也觉得无疑是响马。大声喊道：“响马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个地方的人？”秦琼忙回答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不是响马，是山东齐州府派来出公差的秦琼。去年押解犯人来这里，因病在此延误了时间。”法官问：“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秦琼说：“是朋友赠送的。”法官又问：“你为什么拒捕打死张奇呢？”秦琼说：“黄昏时候，在张奇店里投宿，忽然张奇带领多人，抢入小的房间。小的以为是强盗，失手打去，他自己撞墙而死。”

法官又大声说道：“不要胡说。你现在把投文时，在哪家住店，有病时在谁家休养，一一如实交代，等唤来证人再说。”秦琼只得报出了王小二、魏征、单雄信等人。斛斯宽一一记下，然后叫人把赃物点明，把响马关起来，等天亮拿来窝主再审。

第二天，斛斯宽让人叫来王小二、魏征、单雄信等人，反复证实，才确认秦琼不是响马。张奇的死，虽然不是秦琼拒捕伤人，但与秦琼也有一定关系。最后是秦琼免一死罪，发往河北幽州总管手下充军。单雄信恐怕秦琼路途没伴，就用钱买通了府中捕盗手童环、金甲二人，让他们一路相伴。童环、金甲当差领文，把秦琼扭锁着出了城门，松开刑具，一同到单雄信家里。秦琼一再拜谢单雄信的救命之恩。单雄信又给秦琼换了一身衣服，收拾了盘费，摆酒为秦琼饯行告别。临别时，单雄信取出一封书信嘱咐童环、金甲说：“秦兄在山东、河南一带朋友很多，就是没有见过面的，一提他的名字，也少不了接待。只是河北一带，没有朋友，恐怕途中举目无亲，拿上这封书信，到了河北涿郡那里，有个顺义村，那里有一个豪杰，姓张名公谨，与我家有八拜之交。你让他领你们进幽州，转告州府中相好的朋友，让他们优待秦兄。”说完，秦琼、童环、金甲三人辞别雄信，一起上路了。

秦琼教军场显神威

秦琼由童环、金甲押解，跟着张公谨到幽州充军，正遇上幽州府总管罗艺是秦琼的嫡亲姑夫，罗艺的夫人是秦琼的姑母，秦琼不但没有被责罚、棒打，而且还拜谢认了亲。罗艺想安排秦琼在幽州府做官，但又怕官兵议论，准备让秦琼在演武厅比试武艺，如果真是弓马娴熟，真有武艺，授予他官职，别人也心服。秦琼一口答应，愿意按照姑夫安排前往教军场参加操演。

罗艺的儿子罗成，这时只有 11 岁，但是他体力过人，骑马射箭样样都行，经常领随从到郊外打猎射鸟。罗艺为官清正廉洁，恐怕公子惹事生非，践踏百姓田苗，因此，告诫守门官不许放公子出帅府。公子听说表兄要去教军场比武，要前去观看，守门官拦住，他只得回府到老母亲跟前，哭着让母亲说话。老夫人因秦琼是自己的侄子，不知他武艺如何，要公子去看看，也好回来给她说说，就同意了，并让四个管家跟着公子一同前去，保护公子，还嘱咐不要让罗艺知道。公子见母亲同意，十分高兴，拿着一张花弓，带着几十支软翎的竹箭，同四个管家一起出了帅府。一是看表兄比武，二是顺便到荒郊野外，射些飞禽走兽玩玩。

秦琼随着罗艺带领的众官兵，一起来到城东的教军场。罗艺坐在帐中，十万雄兵，画地为式，用兵之法，井井有条。帐前大小官将头目，全副武装，各持锋利器械，排在左右两边。秦琼站在左排中观看。秦琼看到这种场面。暗暗想：“我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地之大。姑夫五十多岁，显得格外神气，他掌有生杀大权，一呼百应，大丈夫就应当像这样有志气。”

罗艺不太注意别人操练，只留心于秦琼。他见秦琼在左排站着观看，便叫到跟前问道：“秦琼，你会什么武艺呢？”秦琼回答说：“我会用双锏。”但秦琼的双锏已在潞州被官府收缴，罗艺只得命令家将说：“将我的银锏取下来让秦琼试试。”

罗艺的这两条锏连金镶把子，一共重六十多斤，与秦琼的宝锏长短差不多，只是比秦琼的双锏轻多了。秦琼从两个家将手里接过银锏，纵身一跳，舞了起来。秦琼用过重锏的手，现在用罗公的这双轻锏觉得十分轻松。只见他抡动那两条锏，就像银龙护体，玉蟒缠腰。罗艺在座上喝彩：“舞得好！”

站在两边的各个将官看到罗公喝彩，也跟着一齐喊：“好！好 1”

罗成在辕门外边，趴在管家肩背上，看见表兄的铜，舞得快时，连自己的身子都看不见了，好像全身被一道月光罩住似的。可怕父亲知道，也不敢高声喝彩，暗暗高兴地说：“就是好，就是好！”

秦琼舞完锏，罗艺又问道：“秦琼，你还会什么武艺？”秦琼说：“枪也知道些。”罗公叫人把枪取上来。两边站着的将官为了讨好秦琼，拣最好的枪，取上来让秦琼使用。枪杆有一二十斤重，用铁条牛筋缠绕，生漆漆过。秦琼接在手中，把虎躯一锉，右手一迎，牛筋都进断了，一连使折了两把好枪。秦琼说：“以往，小将用的都是浑铁枪。”罗艺点头说道：“真是将门之子。”命令家将说：“快从枪架上把我的缠杆矛抬上来让秦琼舞一舞。”那缠杆矛长一丈八尺，重一百二十斤。秦琼接在手中，打了一个转身，把枪收将回来。罗公看秦琼枪法还差点，但他知道秦琼在齐州当差，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野战之法，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，能够舞动起来就不错，就称赞了几句。众官兵见秦琼能舞动这么重的枪也很吃惊，也就随着罗公一起喝彩。

舞完重枪，罗艺又问秦琼：“你会射箭吗？”秦琼随口答道：“会射箭。”罗艺手下一千名官将，其中有三百名弓箭手，从弓箭手中挑选出了六十名骑射官员，个个都是百发百中，如果射金刚腿枪杆，就算不会射的了。罗公知道秦琼力气大，就把自己用的一张弓、九支箭，交给了秦琼。军政司将秦琼的名字续上，上台问罗公：“老爷，众将射何物为奇呢？”罗公知道秦琼在内，又不知道秦琼箭法到底如何，就说：“射枪杆吧。”这射枪杆是最容易的，它不是阵上用的枪杆，而是在离射箭处一百八十步的地方，插上一根九尺长的木头当枪杆。

木枪插好，军政司开始念名点将，这些弓箭手，平时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，只见个个射去，无一箭虚发落地。秦琼心中有些着忙，心想开始自己不应该答应说会射，也就罢了。可现在已经说出去了，也不好意思再收回。秦琼平定了一下心理，抖了抖精神，暗暗鼓励自己绝不能丢人出丑。因为秦琼的名字是续上的，所以在后面。

军政司点道：“秦琼准备射箭。”秦琼走上前去，满怀信心地说道：“请将射枪杆是死物，不足为奇，我愿射天边不停翅的飞鸟。”罗艺答应让秦琼射只飞鸟给大家看看。秦琼张弓搭箭，立在月台上，等候天边飞鸟。这时十万雄兵，摇旗擂鼓的演操，哪有飞鸟敢下来。青天白日望得眼酸，看不见一只鸟飞来。这时罗艺命令供给官取来两块生牛肉，挂在大旗杆上边。只见血淋淋地挂在空中的两块牛肉来回飘荡，不一会儿，果然飞来几只山中叼鸡的饿鹰，去叼那两块飘荡的牛肉。

这时，罗成在东辕门外，替表兄捏着一把汗，心想：“我这表兄，今日定要出丑。雀鸟好射，唯有鹰射不得，常言道，尘不迷人眼，水不迷鱼眼，草不迷鹰眼。鹰有滚豆之睛。鹰飞到九霄云外，山坡下草丛中有滚豆，它也能看见。你这箭射不下鹰来，言过其实，我父亲可就不肯重用你了。”罗艺及一些旁人也为秦琼着忙。

秦琼不慌不忙，趁几只鹰一起抢叼肉之机，立即扯满弓弦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只鹰带着箭落下地来。站在两边的官兵一齐喝彩。中军官把射下的鹰取来献上。罗公亲自下帐为秦琼挂上一朵红花，并命令鼓乐队立即迎回帅府。吩咐其余各将，也不必再射，一概有赏，犒劳三军。

从此以后，秦琼和罗成像亲兄弟一样，二人每天在帅府中的射圃里走马使枪，练武学艺。罗艺和夫人秦氏对待秦琼也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。秦琼在罗艺的帅府里住了一年多，才返回老家山东。

秦琼离开河北幽州府时，罗艺给他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是让他到潞州蔡太守府中取扣留的鞍马行李的；一封信是写给山东大行台兼青州总管来护儿的。秦琼到山西潞州府领回了皂角林事件后扣压下的两根流金熟铜锏、十匹五色潞绸布等物，告辞了单雄信、童环、金甲等朋友，骑马连日赶回了山东老家。

秦琼回到家里，同老母亲、妻子张氏以及众多朋友，畅叙了离别之情，而后带着姑夫罗艺写的信，去见大行台兼青州总管来护儿。来护儿的父亲与罗艺是同事，见到这封推荐信，立即答应封秦琼为旗牌官。

太子朝臣杀文帝

杨广篡夺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之位，又逼走了大臣李渊，还不甘心。因为他清楚，虽然一时取得了母亲独孤娘娘的欢心，但十分害怕天长日久自己伪装的那种不好奢侈、不近女色的假相被识破，所以，非常痛恨独孤娘娘。可巧，时间不长，独孤娘娘因病死去了。杨广给母亲治丧，看上去也泪流满面，而心中却暗暗高兴。自独孤皇后死后，隋文帝整天同宣华陈夫人、容华蔡夫人寻欢作乐，把朝政大事渐渐都丢给太子处理，这就使得杨广更加得意忘形。

公元 604 年四月，隋文帝杨坚病倒了。到七月，病情渐渐加重。勋臣尚书左仆射杨素、驸马礼部尚书柳述、近臣黄门侍郎元岩、太子杨广，都经常进入仁寿宫向文帝问安。

一天清晨，杨广走进仁寿宫，正好遇上宣华陈夫人在那里给隋文帝调药喂药。陈夫人长得眉清目秀，如金技玉叶，像锦绣丝中生长，举止风流，态度闲雅。杨广见了，早已魂消魄散，好色之心，再也按捺不住。只见他站在旁边，目不转睛地偷眼细看。但在父皇面前，也不敢放肆，暂时压住了欲火。

不过一天的时间，杨广又进仁寿宫向父亲问安。远远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，独自一个人缓步雍容而来。杨广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陈夫人。她是要更衣出宫，因此没带一个宫女。杨广喜得心花大开，暗暗想到：“这次机会可到了。”立即吩咐随从的人退回去，不必跟随。自己在后边，偷偷地跟着陈夫人进了更衣室。陈夫人看见太子跟进来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太子到这里干什么呢？”杨广笑着说：“随便来看看。”陈夫人觉得太子轻薄，不怀好心，便转身要走，太子一把扯住夫人说道；“夫人，我终日在父皇床前与你相对，虽然是神情飞越，却好似隔着万水千山。今日有幸相见，望夫人赐我片刻时间，也慰我平生之愿。”夫人说：“太子，我已是皇上的人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杨广说：“夫人怎么这么认真呢？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。此时可真是一刻千金之会呀！”陈夫人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极力推拒，杨广就是抓住不放，并笑着说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夫人看不见父皇现在病得这样厉害吗？你怎么执迷不悟呢？恐怕今日不肯做人情，到明日再做人情时，那就晚了。”口里说着，眼里看着，脸上笑着，身子向陈夫人靠过去。夫人体弱力微，哪里抵挡得住体壮力大的杨广呢？正在不可解脱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宫中一片传呼声：“圣上要陈夫人速来。”这时杨广知道留不住她了，只得放开手说道：“今日不敢勉强，只待后会有期。”陈夫人喜得脱身，但衣服却被拉扯得有了许多皱折，神色惊惶。太子杨广也只得出宫离去了。

陈夫人知道呼她入宫，是文帝让她喂药，所以不敢迟延，只得慌慌忙忙地走进宫来。不想进门时没注意，头上戴的一根金钗，被门帘钩挂下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落在一个金盆上。隋文帝被响声惊醒，睁眼看见夫人立在床前，有些慌张。文帝问道：“你为何这样慌张？”夫人十分着忙，一时答不出来，只得低下头去拾金钗。文帝又问道：“朕问你为何不答应呢？”夫人没奈何，只得胡乱答道：“没，没有惊慌。”文帝见夫人神态异常，仔细一看，见夫人满脸上的红晕，还未消去，鼻孔中有嘘嘘喘息，并且鬓松发乱，大有可疑，就十分惊奇地问道：“你为何这般光景？”夫人更加慌张，答道：“我没，我没什么光景。”文帝越觉奇怪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举止异常，必有心事隐瞒着我。如果不直言说出，就别活命。”夫人见文帝大怒，只得跪下说道：“太子无礼。”文帝听了，不觉怒气填胸，把手在床边敲了两下说道：“这种畜牲，怎么能让我把天下大事托付他呢？独孤误我了！独孤误我了！快把柳述和元岩叫到宫里来。”

太子杨广调戏了陈夫人，怕事情败露，就偷偷地站在仁寿宫门口偷听。忽然听见叫柳述、元岩进宫，而不叫杨素，知道事情不好，急忙找到张衡、宇文述商议对策。几个人见太子十分慌张，问怎么回事？太子说明了缘故，请各臣速献计策。宇文述说：“这好事也只能是现在了，不过这事情太急。只怕柳述这家伙，他听兰陵公主的话，不肯为太子周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张衡说道：“如今也只有一条计策了，有太子没有圣上，有圣上没有太子。”几个人正说着，只见杨素慌慌张张地赶来，说道：“太子不知怎么触犯圣上，如今圣上叫柳述、元岩两臣进宫，并让柳述写诏书火速召回已废太子杨勇。如果他来了，我们都是仇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太子说：“就按张衡计策去办。”张衡便对着杨素的耳朵说了几句。

杨素听了，说道：“也不得不这样干了。这事就由张衡来做吧。为了不让柳述、元岩召回已废太子杨勇，请太子写一道旨意，就说他二人想要谋反，烦宇文先生派人把他二人投入大理寺监狱，再传旨说宿卫兵士劳苦，暂时放假休息。郭衍带领东宫兵士，把守各处宫门，不许外边人进宫，也不许里边人出宫，泄露机密。再派一个人前往长安，杀掉旧太子，断绝他们的欲望。”杨素想了想又说：“有了，我兄弟杨约，他从伊州来这里，这件事让他去干就行。”

杨素说完，张衡说：“我是个书生，恐怕不能于好此事，还是杨仆射你干最好。”太子说：“不必推辞了，有福同享。我再派几个有胆量的内侍，随你前去。”

布置完毕，杨素与太子在太宝殿等候。宇文述带着几个精兵，赶在路上，把柳述、元岩两人绑住，押进了大理寺监狱，并火速回来报告太子和杨素。郭衍已带领东宫卫士，更换了宫中各处的卫士。

这个时候，隋文帝正躺在仁寿宫里床上，半睡半醒地问陈夫人：“柳述的诏书写完了没有？”陈夫人答道：“还未见送来。”文帝说：“写完诏书以后，让柳述火速去送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外边报告说太子派张衡侍候皇上，也不等传旨，就带着二十多名内监，闯入宫来，吩咐站在旁边的众人说：“太子爷传旨说：你们连日服侍圣上辛苦，派我带这些内监，来替换你们。连床前的这些宫女也都暂去休息吧，到用你们的时候，再叫。”这些内侍宫女，因在宫中侍奉文帝时间长了，正巴不得偷闲，听得一声吩咐，飞快地出去了。只有陈夫人、蔡夫人还站在床前。张衡走到床前，见文帝昏昏沉沉的，他头

也不叩，没好气地对两个夫人说：“二位夫人，暂且回避。”陈夫人说：“恐怕圣上不时叫我们。”张衡说：“有我在这里，夫人且请少退一步，让皇上好好静养。”两位夫人只得流着眼泪，暂时离开了仁寿宫。宫中由张衡带来的内监看守，任何人不放入宫来。两个夫人，放不下心，只得派宫娥在门外打听。

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，张衡从宫中走出来说道：“这些呆妮子们，皇上已经归天了。刚才还都在这里围着，怎么现在都不赶快去报太子知道呢？”接着张衡到各嫔妃住处，吩咐她们不要哭泣，等启奏过太子以后，再举哀发丧。这些宫主嫔妃对此事都有猜疑，但到底怎么回事，并不十分清楚。只有陈夫人心中清楚：“这分明是太子怕圣上害他，所以他先下手为强。这事挑起，与我有关，他忍心杀害亲父，难道不忍心害我吗？与其遭他毒手，倒不如先寻一个自尽。圣上为我亡，我为圣上死，这也应该。”心里这样想，但难以决断。

太子和杨素在太宝殿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坐卧不安。忽然见张衡慌慌忙忙地走来说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大事已经成了。”

太子杨广勾结朝中大臣杨素、宇文述、张衡等人，杀害了自己的父亲隋文帝杨坚。接着由杨素辅佐杨广登上了皇位，并诏告国内外。第二年，即公元 605 年，改年号为大业元年。这就是历史上的隋杨帝。

太液池垂钓害杨素

隋炀帝杨广登基做皇帝以后，暂时收敛的好色之欲，再也按捺不住。他首先强占了宣华宫陈夫人。不久陈夫人因病死去。他下令在各宫挑选美女供他欢乐，可挑来挑去觉得宫中女人都不中意。

一天，皇后萧夫人给隋炀帝出主意说：“宫中虽然没有美女，天下总会有的，陛下既然是天下之主，为什么不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挑选呢？到四处去选，还怕没有比陈夫人强十倍的人吗？”隋炀帝说：“御妻说得很好，只恐怕朝中大臣议论阻碍。”萧夫人说道：“朝中大臣没有人敢出来议论阻拦，要说有的话，只有那杨素。我看这事好办，趁御苑兰花盛开，明日陛下可诏他入苑，在酒宴和赏花之机，对他进行试探，看他意思如何，如果不行，就寻找机会把他除掉。”炀帝十分赞赏萧夫人的主意。

第二天，炀帝到御苑赏花，派了两个内侍，去召杨素入苑。杨素辅佐炀帝登上皇位，赫赫有功，朝中政务兵权，全掌握在杨素手中。这天，杨素正在同歌妓舞女们一起快活，突然，炀帝派人叫他，便立即乘坐轿子，进入御苑。炀帝早在太液池边等候，看到杨素到来，炀帝迎来赐坐。杨素也毫不谦让，竟一拜就坐。炀帝首先开口说道：“好长时间没有同你见面，十分想念。今日见御苑兰花盛开，池边新柳绿叶，香风袭人，池内鱼儿游来游去，清晰可见。因此，召卿来想一起赏花钓鱼。”

杨素听了十分高兴，炀帝与杨素说了一会儿话，炀帝让人拿来两根鱼竿，然后坐在池边与杨素一同钓鱼。炀帝对杨素说：“我与你同时钓鱼，先钓上鱼者为胜，后钓上鱼者为败，败者必须喝一杯酒，你说可以吗？”杨素说：“圣上出的办法太妙了，就这样吧！”

没多大功夫，炀帝将鱼竿往上一提，先钓上一条三寸长的小金鱼。炀帝大喜，对杨素说：“朕先钓了一条，贤臣要记住先喝一杯。”杨素因眼睛只盯着鱼漂，恐怕惊动了吃食的鱼，没有吭声，只是把头点了两下，等提起鱼竿看时，仍是一个空钩。紧接着又将鱼钩儿投下水去。又过了没多长时间，

只见炀帝提竿又钓了一条小鱼，高兴地说道：“朕已经钩了两条，贤卿要记住应喝两杯。”杨素把鱼竿往上一提，见仍是一个空钩。旁边站着的众宫人看了，不觉得都掩口而笑。杨素看见，立刻显出了一些不高兴的脸色，说道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待老臣施展一下钓鳌的本领，钓一条金色大鲤鱼，让陛下喝一万杯怎么样？”

炀帝见杨素说如此大话，一点没有君臣之礼，心中十分不高兴，把鱼竿放下，推说解手，站起身来到后宫去了，萧夫人看见炀帝满脸怒气地走来，问道：“陛下与杨素一起钓鱼，为何这样生气呢？”炀帝说：“这老贼，骄傲无礼，在朕面前，十分放肆。我想立即叫几个宫人杀了他，才能泄去我胸中之恨。”萧夫人忙阻拦说：“这可千万使不得，杨素乃是先朝老臣，且有功于陛下。今日让他来赏花钓鱼赴宴，无故把他杀了，其他官员必然不服气。况且他又是个猛将，几个宫人，怎么能斗得过他呢？如果一时弄僵，让他识破，他兵权在手，猖獗起来，结果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！陛下要除掉他，也须慢慢寻找机会，今日如何使得呢？”炀帝见萧夫人说的有理，便又回到太液池边来了。

杨素坐在太液池边的垂柳之下，风神俊秀，身材魁梧，几缕像白银一样的胡须随着微风来回飘动，显得格外地神气，好像有一副皇帝的模样。炀帝看了，更怀嫉妒之心，但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，说道：“贤臣这一会儿，钓了几条呢？”杨素说道：“化龙之鱼，能有几条呢？”说完，将鱼竿往上一扯，果然钓起一条金色鲤鱼，有一尺二三寸长。杨素把鱼竿扔在地上，笑着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陛下看老臣怎么样呢？”炀帝也笑着说：“有老臣在，朕还有什么忧愁呢？”接着命令摆宴，君臣入席。

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内相走来报说：“朝门外有一个打鱼人，抓获了一条金色鳞红褐色尾巴的大鲤鱼，有些奇怪的模样，不敢私自卖掉，愿献给万岁。”炀帝叫取进来。没一会儿工夫，两三个太监用大盆抬来摆在面前。炀帝与杨素仔细一看，只见那条鱼有五尺多长，短鳞甲上金色照耀，与日争光。炀帝看了十分高兴，让人赶快放入池中。杨素说：“这条鱼大有神气，恐怕不是池中之物，不如杀了它，可以避免以后出现风雷之患。”炀帝笑着说：“如果真是成龙之物，即使想杀它，也不一定杀得成啊！”炀帝问左右两边的人说：“这条鱼有名没有？”两边的人答道：“没有。”炀帝立即让人取来朱笔，在鲤鱼额头上写了“解生”二字作为记号，命令立即放入池中。

炀帝与杨素斟酒畅饮。二人饮酒，众宫人在旁边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，有的奏乐。炀帝正要说话挑动杨素，见厨师把二人钓的三条鱼，切成小块，做成鲜汤，端了上来。炀帝看见，就叫侍奉的人，斟了满满的一大杯酒，摆在杨素面前，说道：“刚才钓鱼有约，朕先钓上来，贤卿应当满饮此杯。”杨素一饮而进，接着叫近臣也斟了一杯，送给炀帝道：“老臣虽然钓上的晚，却是一条金色大鲤鱼，陛下也该饮一杯，赏臣之功。”炀帝也饮干了，又说道：“朕钓的是两条，贤卿还应再补一杯。”就叫人又给杨素斟了一杯。

这时，杨素酒喝得已有七八成醉意了，说道：“陛下虽然钓了两条，但没有一条像老臣钓的那么大的。陛下如果以多少让老臣喝，老臣就要以大小来敬陛下。陛下说的，臣不能遵命。”倒酒的人把酒送到杨素面前，杨素用手一推，左右的人毫无防备，把一杯酒翻在桌上，溅了杨素一身，一件暗蟒袍上全洒上了酒。杨素勃然大怒：“这些蠢才，如此无礼，怎么竟敢在天子面前，戏侮大臣？要朝廷的法度还有什么用处呢？”高声叫道：“扯下去重

打！”

隋炀帝见宫人洒了酒，正要发作，看杨素这般模样，也不好拦阻，只是默默不语。众宫人见炀帝不吭声，只得将那洒酒的宫人，扯下去打了二十板。杨素转身对场帝说道：“这些宦官宫妾，十分可恶。自古以来，帝王稍加姑息迁就，便都被他们坏事。今日不是老臣粗鲁，惩治他们一番，日后他们怎么会小心谨慎，不敢放肆呢？”炀帝这时忍了一肚子的气，原来想的那些挑选美女的事情，也不便再去挑动和试探了，假装笑脸地说道：“贤卿为朕既外治天下，又内清宫禁，真可算的是功臣啊！请再饮一杯酬劳。”杨素接着又饮了好几杯，这时已经是十分醉了，方才起身谢宴。炀帝叫两个太监搀扶着他走了。

刚出苑门，忽然一阵凉风，扑面刮来，吹得人毛骨悚然。杨素被人搀扶着，醉得什么也不知道，朦朦胧胧地好像宣华宫陈夫人，走近前来，对着杨素喊道：“杨仆射，当初晋王谋夺皇太子之位的时候，有你没有我，有我总有你。”杨素这时竟忘记宣华夫人已经死了，便说：“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夫人今日为什么还提它呢？”陈夫人说：“如今皇爷派我来，要与你证明这一案件。”搀扶杨素的人，知道杨素醉了，在说胡话，也毫不在意，只是扯着他往前走。杨素听了陈夫人的话，接着说道：“刚才找与皇上在里头饮酒，他并没提起此事。”话没说完，只见隋文帝杨坚头戴龙冠，身穿皇服、手执金钺斧，坐在逍遥车上，拦住骂道：“你这个杀君老贼，还敢强词夺理？”说着举起金钺斧照头砍来。杨素身材高大笨重，几个搀扶杨素的人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只听杨素“哎呀”一声，一跤跌倒在地上，只见摔得口鼻鲜血直流。几个人把他抬到家里，不到半夜，就呜乎哀哉了。

隋炀帝听说杨素已死，高兴地说道：“老贼已死，朕这回没什么可怕的了！”接着就命令许庭辅等十个太监，拿着皇帝的圣旨，到全国各地去精选美女。

程咬金长叶林显豪杰

隋炀帝不仅派太监到全国备地精选美女，而且还决定在洛阳建造一所显仁官，用来供他朝拜四方，逍遥游乐。为了早日建成显仁宫，他下令让每个省府、每个州县出银三千两，并限期运往洛阳。

备地为了筹措兴建显仁宫的资金，盘剥百姓，搜刮民财。一些贪官污吏也乘机取利，大发横财。弄得四方骚动，万民遭殃。百姓怨声载道，各起盗心。许多英雄豪杰结伙抢夺运往洛阳的钱财。

山东兖州东阿县武南庄，有一个豪杰，姓尤名通，字俊达。山东六府的人们都称他为尤员外。他听说青州有三千两银子要运往洛阳，必然在兖州路过，想趁机抢夺。但又想：这县官府钱财，一定会派宫兵护送，路过各个州县，官府也会派兵防护，抢夺很难。况且又是邻州的银两，困难就更大了。可他又不愿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与家里几个庄客商议，想找一个英雄好汉作帮手。一个庄客推荐说：“我们庄上虽有几个可以帮忙，但算不上是英雄好汉。离我们庄五六里地的斑鸠店，有一个人姓程，名咬金，字知节。当初曾因贩卖私盐，抗拒官兵，发配去充军，后来赦免回家。如果能找到他，这事就肯定没问题了。”尤员外把程咬金的名字牢牢记在心中。

事也凑巧，一天尤员外路过郊外，天气很冷，就下马走进一家酒店。刚坐下喝了一杯茶，只见一个高大汉子，走进店来。只见那人双眉直竖，两眼晶莹。疙瘩脸横生怪肉，邋遢嘴里露出几颗獠牙。腮边长着淡红色的胡须，

耳朵后边蓬松着长短不齐的头发。粗豪气质，如生铁炼成；强悍身材，似顽铜铸就。真是一条刚强汉子。

这个汉子衣服破旧，进店放下肩上搭着的几个柴扒，就坐下要酒喝，好像与店家十分熟悉一样，尤员外定睛观看，见他举止有点古怪，就小声问店小二说：“这个人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”店小二说：“这是常来喝酒的人，他住在斑鸠店，小名程一郎，不知他的大名叫什么？”尤员外一听住斑鸠店，又是姓程，就立刻想到了程咬金。

尤员外站起身来，走到这个汉子面前拱手说道：“请问老兄尊姓？现住何处？”程咬金答道：“在下姓程，现住斑鸠店。”尤员外说。“莫非你就是斑鸠店的那位程知节兄了？”程咬金说道：“小的名叫程咬金，表字知节，小名又叫程一郎。老兄你找我于什么？你是谁呢？”尤员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，而后二人高高兴兴地来到尤员外家，结拜为兄弟，并商议抢夺银两之事。

程咬金听尤员外说，青州府太守，为筹措银两吸取民脂民膏，无辜杀害许多百姓，十分气愤，决心要夺得这些银子。程咬金说：“哥哥，只要他的银子从这里路过，不用兄长费心，只需小弟一马当先，这银子肯定能到手了。”接着，就派人去青州打探皇银是什么人押送，何时起身，哪一天到达长叶林这个地方。

没过几天，打探的人回来说：“十月十五日以后起身，二十四日就可到达长叶林。有一名官员押送，还有一名武官带领二十名弓箭手护送。”二十三日夜间，尤员外先取来好酒，让程咬金痛饮，然后带着随从，五更天的时候，赶到了长叶林。尤员外对程咬金说：“贤弟，多多保重，祝你成功。”程咬金点了点头，提着尤员外给他的一把重六十斤的长柄大斧，跨上青鬃马，走出长叶林，然后勒住马，像猛虎一样，盘踞在当道。

青州府折冲校尉卢方，打前站首先到达长叶林。程咬金冲上去，高声叫道：“快把银子留下！”那卢方，也是青州弓马娴熟的有名将官，一边举枪招架，一边骂道：“你这个响马，只能在深山僻处拦路抢劫，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押送到京城的钱财，你这大胆的贼人快快躲开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天下客商、过往行人，老爷分毫不取，今要的就是青州贪官污吏从平民百姓手中搜刮的三千两银子，快速速拿上来留下。”卢方见程咬金口气很大，也不再分说，纵马挺枪，朝程咬金刺去。程咬金手举大斧，火速应战。两马相撞，斧枪并举。

二人斗了十几个回合，见后面尘土飞场，青州押送银子的赶了上来。程咬金见后面来人，恐怕卢方又增帮手，纵马摇斧朝卢方砍去，只听卢方“哎呀”一声，被砍下马去。青州的二十名弓箭手赶来，见卢方落马，各举着枪叫道：“打前站的卢老爷被贼人伤害了！”程咬金见他们一齐上来，乘势抡起大斧，一连砍倒了三四个人。众人一看，都吓得丢枪弃棒，把银子丢在长叶林中，四散逃走。押送银子的官员薛亮见状，收马朝来时的旧路奔跑。程咬金纵马追赶。随从报知尤员外：“程老爷得胜了，皇银都丢在长叶林中。”尤员外领着几个庄客，赶快把皇银搬回武南庄，杀猪宰羊摆宴，等程咬金贺喜。

程咬金追赶着薛亮，一直跑出了十多里远，还追赶着不放。因为他不知道银子已丢在长叶林中，还以为在薛亮马上带着回去了，所以一直追赶。薛亮回头一看，见快赶上了，十分着急，叫道：“贼人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拦路不过是为了要银子，如今银子已都丢在长叶林了，你还追我干什么呢？”

程咬金听说银子在长叶林，就不再追赶了，拨马往回走。薛亮见程咬金不再追了，又大声骂道：“贼人，银子你抢去了，要好好看守，我回去禀报刺史，派人来缉捕你。”程咬金返回头来十分生气地说：“狗官，你且不要走，我不杀你，我不是无名之人，我叫程咬金，平生从不欺人。我一个相好朋友，名叫尤俊达，是我二人抢夺了你的银子，你快去吧！”程咬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，然后收马回到武南庄，大家摆酒为程咬金庆贺。

众豪杰齐州相会

正值三秋季节，山西潞州二贤庄的豪杰单雄信，正在家中督促庄客抓紧秋收，突然有人报告说王、李二位爷到。单雄信出门迎接，一看是老朋友王伯当、李玄邃到来，十分高兴，立即拉二人下马进屋，摆酒叙谈。

三人叙述了一番离别之情后，王伯当又介绍了年初秦琼到长安为越公杨素拜寿，邀他一同前去，在长安城打死宇文公子等情况。单雄信一听王伯当提起秦琼，便说道：“我几次想前往山东看望妻兄，可一直没有机会，今日听贤弟提起秦兄，却又引起我去山东的兴头来。”王伯当说：“小弟今天来，一是因为离别时间太久，想来看看兄长，二是就为此事，想邀兄一起去山东。因为今年九月二十三日，是秦兄老母六十寿辰。秦兄是个孝子，长安出事以后，匆匆忙忙分手，他在马上告诉我九月二十三日，一定前去给老母拜寿。所以我到长安找到了李兄，又偶然见柴嗣昌，说起为秦母拜寿，他说，秦兄当年在楂树岗救过他岳父的命，他岳父说要赠送秦兄几千两银子，他回家取上就送去。我和玄邃兄先来，想拉上你一同前往。”

单雄信说道：“我很赞成，只是我的朋友多，知道情况的说伯当邀我前去山东，给叔宝母亲拜寿。不知道情况的会说我单雄信为人对朋友有薄有厚，去山东给秦母拜寿，只邀了王伯当、李玄邃去，不叫我们去。肯定会怪责我。”李玄邃说：“我看把不错的朋友邀请几个一起去，一是替秦兄增辉，二是也免得朋友事后怪责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”王伯当、单雄信二人表示赞成，接着单雄信写信派人到河北涿州顺义村，去请朋友张公谨、史大奈、白显道。又派人告诉山东兖州武南庄的尤俊达，让他在庄上等候，同去齐州。九月十四日，顺义村的三位朋友赶到二贤庄，单雄信让人又请来了曾送秦兄到河北幽州的童环、金甲，然后在单雄信家摆宴饮酒，朋友同坐，畅叙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单雄信、王伯当、李玄邃、张公谨、史大奈、白显道、童环、金甲八位豪杰，带着十几个随从，装载礼物，携带兵器，一起从二贤庄出发了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一行人来到山东界内。正往前行走，突然打前站的人收住马回来报告说：“前边有几个人，一个人好像带着东西在这里路过，另外两个人拦着路不让走，因此厮杀起来，我们也不好前进通过。”童环、金甲二人对单雄信说：“小弟二人愿先前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！”说着话，纵马奔去。童环、金甲刚走，王伯当说：“单二哥，这二位朋友前去不太好。他二人是潞州府中当差的，在这里又没有熟人，他们不认识那拦路的人，拦路的人也不认识他们。说话不妥当，就会厮杀起来。”单雄信听了，说道：“贤弟讲得有理，那就请贤弟快追上去看看。”王伯当答应，手持银矛纵马前来，见尘土飞扬，果然是童环、金甲败了下来。原来是柴嗣昌带着礼物赶在路上。他带的行李沉重，衣装炫耀，碰上尤俊达、程咬金，他们互不认识，尤俊达、程咬金以为又是一个贪官污吏搜刮民财，所以要拦路抢夺。柴嗣昌也有些本领，但是他斗不过这两个人。正在危急时刻，恰好童环、金甲两人赶来，便拔刀相助。程咬金看见两个人上来，留下尤俊达与柴嗣昌拼杀，冲着童环、

金甲而来，没上没下地抡着长柄大斧。童环、金甲招架不住，收住马往回跑，程咬金抓住不放，直追下来。

金甲、童环两人见王伯当赶来，说道：“一个响马。”王伯当与程咬金从未见过面，还以为真是个响马，他笑了笑，让过金甲、童环二人，拦住后面追赶上来的汉子，举起银矛，高声叫道：“慢来，我与你无仇无恨，都是绿林中的朋友，为何追赶我二位兄弟？”程咬金好像没听见似的，举起长柄大斧就照王伯当顶梁门砍来。王伯当举矛抵挡。只见程咬金抡起斧头，如瓢泼倾盆，疾风暴雨，直冲王伯当砍剁。王伯当手中的银矛，只是钩撩磕拨，搪塞躲避，想等他力气耗尽，再与他拼杀。二人交战刚几个回合，见程咬金斧法散乱。王伯当将左手枪杆一松，右手一串，就好似银龙出海，玉蟒伸腰，直冲程咬金的面门喉咙刺了上去。王伯当手下留情，当长矛刚到程咬金喉咙下边时，就又收回了，不然早就把程咬金挑落马下了。

程咬金手忙脚乱，觉得招架不住，就拨马而逃。王伯当随后追赶，只听见程咬金高声大叫：“尤员外赶快救我！尤员外赶快救我！”这时尤俊这正与柴嗣昌交战，不能脱身。因为王伯当认识尤俊达，看见二人拼杀，急忙上前说道：“柴郡马，尤员外，你们二人不要战了，快快住手，都是一家人，一起往齐州去的。”二人一听，都立即停止战斗，下马相见。程咬金气喘吁吁的，兜着马在一边看着。尤俊达赶快把程咬金叫来，下马介绍相互认识。尤俊达问王伯当：“看见单二哥了没有？”王伯当用手往后边一指，说道；“那边来的就是雄信。”因金甲、童环二人去报告说，响马十分厉害，因此单雄信一行急忙上来营救。不料，都是自己弟兄们。

大家下马相互作了介绍。都开怀大笑。尤俊达要留众人回庄歇息。单雄信说：“今日是九月二十一日，如果再到宝庄歇脚，恐怕就要耽误秦母的寿期。等拜寿之后，再回来多住几天。请贤弟赶快带上礼物一起走吧！”

黄昏的时候，一行十一位朋友及其随从到了离齐州还有四十里路的义桑村，这里有三四百户人家。因为这个镇子遍地都是以种桑麻为主，所以叫义桑村。春末夏初养蚕忙季，这里十分热闹。而九月深秋季节，家家都关门闭户。只有一家客店，迎接过往客人。众人准备在这里投店歇息，等天亮再赶往齐州。这家客店是二层草楼。店主见众客人来到，忙叫家人帮忙搬行李拴马，然后众豪杰被邀到楼上饮酒。

店主把众豪杰酒菜安排好以后，下搂见又有三人来店投宿。这三人原来是幽州总管罗艺夫人秦氏委托，到齐州为嫂嫂拜寿的。秦氏记得九月二十三日，是嫂嫂的六十大寿，想派人前去送礼拜寿。尉迟南、尉迟北兄弟俩也想去看看秦琼，就找到秦夫人，说愿意替夫人前去为嫂嫂贺寿。秦夫人答应，于是尉迟南、尉迟北兄弟俩，带着一名马夫，三人恰好这时也来到义桑村住店。店主见客人进店，说道：“二位老爷，先前来了几位老爷，他们在楼上喝酒，可能是有人喝多了，说话声音很大。恐怕二位老爷上楼不便，就请在楼下坐吧。”尉迟二兄弟只听楼上吆三喝四的，觉得店主说的有理，兄弟二人在楼下摆酒畅饮。

楼上十一名豪杰，饮酒作乐。程咬金好喝酒，见了酒喝不醉不能停杯。他一杯酒端在手中，心中想着，自己在关外多年，何等苦恼，回家不久遇上尤员外，近日过得如此快活。心里这样想，嘴里也就顺便叫了出来。只见他喝完了手中的这杯酒，把酒杯往桌上狠狠地一放，大喊一声：“我快活极了！”酒杯粉碎。脚用力一蹬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把楼板蹬折了一块。

山东一带，人们盖的草楼，楼板一般都是用杨柳木头锯成的薄板，怎么经得起他这一脚？蹬折楼板，灰尘掉到楼下尉迟兄弟的酒席上。尉迟北是个少年英雄，性情暴躁，哪里能容得下这种事情，仰面望楼上就骂：“上面是什么畜牲，只管吃你的草料，怎么蹄子乱蹬乱踢？”程咬金更容不得人，听见人骂，从楼梯边，将身子一跃，从楼上跳下来，直奔尉迟北。尉迟北抓住程咬金，两位豪杰力量无穷，罗缎衣服，都扯得粉碎，乒乓噼啪，拳打脚踢。

楼上的张公谨是幽州人，听楼下人说话是幽州一带的声调，要下楼去看，一看楼下原来是尉迟兄弟俩，转身叫下单雄信等豪杰。尉迟南看见公谨，同一班豪杰下来，知道是单雄信的朋友，立即叫住尉迟北。尤俊达也叫住程咬金。程咬金、尉迟北，就去更换了衣服，都来相见，彼此赔礼。然后让店主拿斧头上楼，把蹬坏的楼板修好，又摆上一桌酒菜，十三名英雄好汉，掌灯痛饮。一直饮到后半夜，才各自歇息。

第二天，天还不亮，一行十三名豪杰及其随从起身去往齐州。齐州开鞭杖行的贾润甫是秦琼的好友，知道秦琼在府中执行公务还没有回来，听说单雄信等众英雄豪杰来到，就赶快吩咐厨师摆了十多桌下马饭，亲自到街上把众豪杰迎接到自己店里来。贾润甫还请来了吹鼓手。准备给秦母拜寿的众多英雄豪杰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在齐州贾家店相会，大家高高兴兴，又痛饮一场。

秦琼焚烧逮捕令

青州官府运往洛阳的三千两皇银，在齐州长叶林被尤俊达、程咬金劫持以后，青州府斛刺史写信禀报营造显仁宫的总管宇文恺。宇文恺下令让齐州府刘刺史负责缉捕贼人，赔偿皇银。

刘刺史命令捕盗都头樊虎、副都头唐万仞捉拿贼人。可是，一连几个月毫无结果。樊虎、唐万仞被重打十五大板，并限期拿到贼人。两位都头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想起了本州府原来的捕盗教头，如今在青州总管来护儿手下做旗牌官的秦琼。请求刘刺史从来护儿府中借来了秦琼，一起缉捕贼人。

程咬金抢夺皇银，追赶薛亮时，虽然大胆地通报了自己和尤俊达的姓名，但薛亮听成了陈达、牛金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去哪里找这个陈达、牛金呢？樊虎只觉得秦琼有本领，能捉贼，会很快了结这件公事，没想到好长时间，也毫无效果。刘刺史对秦琼同其他几十名捕盗者一佯，也毫不留情，每人重打三十大板。

秦琼被打以后，走出府门，忍着疼痛来到一个姓张的酒店里，想喝点酒解解闷。刚要端杯饮酒，突然，樊虎找到酒店里来对秦琼说：“小弟刚才被西门朋友邀去喝酒，只听人们吵吵嚷嚷说贾润甫家中来了几十名异言异服、面生可疑的人，说不定就有陈达、牛金在内。”秦琼听了十分高兴，立即起身辞别了店主张公，直奔西门而来。

秦琼和樊虎来到西门，见那里挤满了人，原来是街坊上一些没事干的闲人，见贾润甫家中来了这么多陌生人，觉得奇怪，都来围观。有不少人认识秦琼和樊虎，有的人对秦琼说道：“秦旗牌，贾家那里如果有什么事，请通个信来，我们可组织一些青年人，帮助秦旗牌下手。”秦琼举手说道：“多谢诸位，看在衙门的面上，请不要散开，如果有事请帮帮忙。”说着，来到了贾润甫家的门口，秦琼想推门进去，突然停住脚步，回头对樊虎说：“樊虎，我们两人不能一块进去。如果真是贼人，都是亡命之徒，我们怎么能敌得过他们呢？你在外边，我先进去。如果真有什么事情，我打一个口哨，你

就招呼外面的这些人，堵住街道两口，帮助我们下手。”樊虎答应，就站在门外等候。

这时，贾润甫家人正在摆宴，准备饮酒。院子里除了众豪杰之外，还有许多随从，另外，邻居家的许多小孩儿，见来了这么多人，还有吹鼓手吹吹打打，感到新鲜，都来观看，院子里挤得满满的。秦琼推门进院，他怕冒冒失失地进去，惊走了酒席上的贼人，并且贾润甫又认识他，怕被贾润甫看见，不好动手，就只得猫着腰，混在人群中，向里面窥探。见都是一伙熊腰虎体的好汉，高巾盛服之人，但模模糊糊看不清脸面，并且许多人围在一起，看不出是些什么人。想听他们说话，但由于吹鼓手吹得十分响亮，听不见说些什么。直到点上了油灯，从灯影中望去，一个站在前边一些的人，好似是单雄信。秦琼想：“此人好似是单雄信，可是，如果真是他来找我，一定先到我家，为什么在这里呢？”秦琼边想边睁大眼睛往里看。这里，只见酒席已经摆好，吹鼓手也停止了吹打。贾润甫叫道：“单员外请坐席吧！”单雄信说：“各位都请坐吧！”正在入席时，秦琼顺着灯光，又看见王伯当和旁人说话。秦琼心中想：“记起来了，可能是伯当约他们给我母亲拜寿来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就往外走。

走到门外，见樊虎已把许多人都叫到门口，都拿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样子。樊虎见秦琼出来，上前问道：“秦大哥怎么样了？”秦琼瞪了樊虎两眼，说道：“怎么你连熟人都不认得？只会轻事重报，大惊小怪，瞎说一气。是潞州的单二哥来了。”樊虎说：“小弟没有看见，不知道是单二哥。只听街上人们议论纷纷，就赶快请你去了。怎么办呢？”在门外站着的人，见秦琼从贾润甫家里出来，和樊虎说话，都围了上去，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秦琼赶快劝大家说：“诸位都散了回家吧。里面的人，不是坏人，是山西潞州有名的单员外同一些相好的朋友到这里来，明天给我老母拜寿的。”众人听了，也就陆续走开了。

单雄信刚在酒席上坐下，他叫过贾润甫说：“刚才你请大家入席的时俟，我看见有一个大汉，在人群中猫着腰，看了我们一会儿，就往外走，也有一些人跟着他出去了。你去看看是什么人？”贾润甫听了单雄信的话，就急忙出门观看。只见秦琼正在劝人们散去，急忙上前说道：“秦大哥，单二哥不远千里来为老母拜寿，没敢去打扰，怎么来了，反而又出来躲在外边呢？单二哥已经看见你了，你怎么好回去呢？”秦琼不好讲樊虎说的那些，脑子一转，将计就计，说道：“贤弟你晓得，我今日进府受罚，偶然听人说单二哥来到，不大相信，就亲自来看看，果然是他。但是，我现在穿着这公差的衣服，羞见故人。等我回家去换上衣服，马上就来见他。”贾润甫说：“这么远回家去换衣服，太不方便。小弟刚才让成衣店里给做了两件新衣服，准备明天穿到兄家给伯母拜寿。咱们俩穿的衣服大小差不多，你就先穿上吧！”忙叫手下的人，赶快去取来两件新衣服，让秦琼穿上。

秦琼换了衣服，同贾润甫笑着一起走进来。贾润甫刚进院就喊道：“单二哥，小弟派人把秦大哥请来了。”众豪杰见秦琼到来，都从席上站起来打招呼。秦琼先拜谢了当年有救命之恩的单雄信等人，接着又与王伯当、柴嗣昌、童环、金甲等人相互对拜。原来不认识的，也各自通报了姓名，相互问候。拜完后，秦琼就席入座，与单雄信坐在一起。

众豪杰坐好以后，首先是贾润甫端着大银杯，围绕酒席转一圈，每人敬上两杯。接着秦琼说道：“承蒙诸兄远道而来，今日未来得及在家中款待，

就在润甫这里借花献佛，也每人敬上一杯吧。”一共八桌酒席，席席去敬，王伯当、柴嗣昌、李玄邃举止都很温和；单雄信、尉迟兄弟、张公谨、白显道、史大奈，十分豪爽；童环、金甲是公门中的人，也会修饰。唯有程咬金十分粗鲁。因秦琼与程咬金小时候就认识，多年不见，十分亲热，秦琼就多敬了程咬金两杯。程咬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秦琼稍喝得迟了一点，程咬金就动手一拉一扯的。秦琼刚在府中被打，骨肉有些疼痛，眉头略皱了一皱。程咬金看见以后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就对秦琼说：“兄还是与单二哥喝酒去吧！兄如今不同当年了，现在眼界宽了，有些嫌贫爱富了。刚才同单二哥饮酒，何等欢畅。同小弟只喝了两杯酒，就皱起眉头来了。”秦琼不好说自己骨肉疼痛，只说道：“贤弟不要多心，我不是那种轻薄之人。”贾润甫又替秦琼分辩说：“咬金兄不要错怪了秦大哥。秦兄的贵体，今天有些不舒服。”程咬金是个粗人，也不再问怎么不舒服就算了。

单雄信听到贾润甫的话，便问道：“秦兄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呢？”贾润甫说：“一言难尽。”雄信说：“都是自己弟兄，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呢？”贾润甫找理由把周围观看的人和众豪杰带的随从，都劝了出去，然后回来将门关上，又坐在席上。众朋友见贾润甫这种举动，都有猜疑之心，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。雄信等贾润甫入席，又接着问道：“贤弟，秦兄到底怎么回事，请快给大家说说。”贾润甫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君王要在东都洛阳营造宫殿，下令各个州县筹集三千两银子。青州派府中官员押解三千两银子运往洛阳，到本州长叶林时，被两个贼人夺了银子，又杀了官兵。这两个人通报自己的名字，说叫什么陈达、牛金。因为银子在齐州被抢，所以朝中让齐州官府赔偿，并缉捕两个贼人。齐州捕盗都头几个月没捉拿到贼，又从青州请来秦兄，时间长了，也没捉住。如今秦兄和其他捕盗者一样，遭受板打。并让秦兄同这几个人一起赔这些银子，不然就要押到洛阳去，用人命偿还。”

酒席间的朋友听了，一个个感到震惊。尤俊达在桌子下面，捏程咬金的大腿，意思是告诉他不要慌张，被别人看出。程咬金却大叫一声：“尤大哥，不要捏我，就是捏我也少不了要说出来。”尤员外吓了一身冷汗，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。秦琼问道：“贤弟说什么？”咬金斟满一大杯酒说：“秦兄，请饮这一杯酒，明日给伯母拜寿之后，就有陈达、牛金与兄长请功受赏。”秦琼大喜，将一大杯酒一口喝干说：“贤弟，这二人现在哪里？”咬金说：“当初那押解官记错了姓名，就是程咬金、尤俊达，我和尤二哥干的事。”众人听了程咬金的话，连秦琼的脸都黄了，离坐而立。贾润甫把左右两边的小门也都关了起来，众人眼睛都盯着秦琼、单雄信、程咬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单雄信首先开言：“秦兄这事怎么办呢？”秦琼说：“各位兄长不必惊慌，没有此事。程知节与我从小就是朋友，我对他了解。他是刚才听润甫说我有这些心事，故意说这句呆话，开我怀抱，好陪诸兄饮酒。诸兄都是高贵之人，怎么能以戏言为真呢？”程咬金急得跳了起来，声音如雷，高喊道：“秦大哥，你小看我了。这种事，敢说戏言吗？谁若说谎就是畜牲。”一边口里嚷着，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出一锭十两的银子，放在桌上，指着说：“这就是青州的皇银，小弟带来做寿礼的，其余的在家放着。”

秦琼看程咬金说的不是戏言，是真事，立即把那锭银子塞在自己的衣袖里。众豪杰个个见状，一言不发。还是单雄信说道：“秦兄，这件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，我都好说话，唯独放在三位身上，叫我实在为难了。”秦琼问有什么为难，单雄信说：“当年你我结拜为兄弟，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。如

今要求兄不要难为他们二人，兄肯定同意。可是这样就会把兄押解到京城，有可能会断送了兄的性命。如今要把尤俊达与程咬金交给兄受赏，却又是我邀他们来给伯母拜寿，害了他们的性命。你说让我怎么说呢？”秦琼说：“听兄的吩咐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单雄信说：“让我说，就当今天不知道这回事。明日照样把携带的礼物献上，给伯母拜寿。酒，就不喝了。成了这个样子，还喝什么酒呢？给伯母拜完寿，各自回家。你就说已经打听到了两个贼人的下落，然后领兵围住武南庄。他们二人也不是赖汉子，决不会等着挨绑，可能会与你们搏斗。到底谁胜谁负，我们就不管了。让我说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秦琼听了，心情非常激动，说道：“单兄，你只知道自己是英雄豪杰，好像别人都是草包似的。”单雄信说：“请兄不要怪我多言。”秦琼说：“小弟怎么敢怪兄呢？当年在潞州颠沛流离，感谢兄长的救命之恩，图报无能。不用说尤俊达、程咬金是兄请来给老母拜寿的，就是他弟兄二人自己主动来的，咬金又与我是从小的朋友，小弟也没有拿他二人之理。如今口说，恐怕诸兄不会相信。现在有一个不会说话的中人，拿出来给各位看看，就会放心。”说着，秦琼从文件袋中，拿出了逮捕令，递给了单雄信。雄信与众人看见，上面只有陈达、牛金两个名字。程咬金说：“这就是我们二人，一点也不差，等给伯母拜完寿以后，同兄一起去见刺史好了。”

单雄信把逮捕令递给秦琼。秦琼接过来，立即撕了个粉碎。李玄邃和柴嗣昌上来抢夺时，秦琼已放在油灯上，烧成了灰烬。

众豪杰同贺秦母寿

秦琼只为朋友的情份上，把逮捕令烧成了灰烬。众豪杰见状，大多都跪拜在地上。有的佩服秦琼的义气，有的为秦琼捏了一把汗，尤俊达、程咬金觉得对不住秦琼。程咬金表示要去自首，秦琼表示情愿赔偿。只有柴嗣昌，因为刘刺史是他父亲执掌贡举时选取的门生，他与刘刺史如同兄弟，可以向刘刺史说情；另外，因秦琼原来救过唐公李渊的命，唐公为了酬谢秦琼，让柴嗣昌给秦琼带来了三千两银子，秦琼不愿意接受这么多礼，就用这些银子赔赃得了，所以，柴嗣昌说道：“刘刺史这边有我来说，这银子也包在我身上，都不用诸兄操心和筹措。众兄请继续静坐饮酒，暂时不要泄露，如让别人知道，反而更不好办。”众人听了柴嗣昌的话，仍入席饮酒，分外欢畅。不知不觉大家一直喝到了五更。秦琼首先告辞回家，通报老母、妻子和家人，早做准备。

秦琼把自己做旗牌官管着的二十五名士兵，都叫到家里帮忙。又请来了一起捕盗的樊建威和唐万仞。樊建威负责收朋友们送来的礼物，唐万仞负责写礼单记账。

9 月 23 日，秦琼家里，门上张灯结彩，屋内铺满毡毯，院子里用帆布搭起了凉棚，月台上摆着十张桌子。桌子上摆好了糖果菜酒。十七位豪杰，手下二十多人，抬着礼物，从贾润甫家来到秦琼家里。众人各捧礼单，站在房檐下边，请秦琼老母出来，大家为她拜寿。只见房檐下边墙上悬挂着一面牌匾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“节寿双荣”。房前柱子上写了一幅对联，上联是：历尽冰霜方见节，下联是：乐随松柏共齐年。房檐下边墙上还挂着两幅图画，一幅是南极寿星图，另一幅是西池王母。两厢房有吹鼓手奏乐。

秦琼见众豪杰来到，请老母堂前与诸豪杰相见。只见秦琼老母鹤发童颜，穿一身浅颜色的衣服，拿着一串龙颔头的宝珠，后边跟着两个丫鬟。秦

母首先拜了天地，然后面对院内众豪杰说道：“老身和小儿没有什么德能，感谢诸位远道而来，蓬荜增辉。诸位风霜远路，就此站拜了。”单雄信领班登堂，众豪杰同声说道：“晚辈不远千里而来，无以为敬，唯有一拜。”说完一齐跪拜在地上。秦琼老母也跪在地上。樊虎、唐万仞等人没有随众人下拜，上去拉住秦母两只胳膊，不让她还拜。秦琼跪在母亲旁边，代老母还礼。众豪杰连连叩头八拜。秦母一再还礼称谢。拜完以后，众人把各自的礼单递上，秦琼呈给老母亲自过目，老夫人一再道谢。然后大家入席饮酒。

众人坐定，单雄信说：“老伯母今日大寿，我们大家来为伯母贺寿，现备有寿酒在此，每人各敬三杯，共祝老人长寿。”秦琼说：“单二哥，家母年事已高，不用说大杯，就是小杯，恐怕也喝不了多少。依小弟的意思，同大家一起喝三杯算了。”李玄邃说：“依单员外说的，每人三杯太多；按秦兄说的，总共喝三杯太少。我提个建议看行不行，如果是一个人单独来的，每人喝三杯；如果是一家人一起来的，总共也喝三杯；我们远道来的这些人，照礼单奉酒，有一张礼单，就奉三杯酒。”秦琼看礼单太多，怕老母不行，就说道：“这可允许小弟代饮。”王伯当说：“可以，母子同寿千秋。”

首先是单雄信、童环、金甲、张公谨、史大奈、白显道、李密、王勇，八人一张礼单，八人各三杯，秦母饮了两杯，秦琼代饮一杯。接着是尉迟南、尉迟北两兄弟，因为还是代罗艺全家为秦母拜寿，所以要老母饮六杯，其中三杯代罗艺全家奉的。老夫人听说是妹夫派来的官差，一口答应，连饮两杯，秦琼代饮四杯。轮到尤俊达、程咬金，秦琼告诉母亲这是斑鸠店住的程一郎，因多年不见，认不出来了，秦母一听是同秦琼小的时候一起玩耍的程一郎，十分高兴，又连饮两杯，秦琼代饮一杯。还有贾润甫、樊虎、唐万仞等也都分别和秦母喝了寿酒。一圈喝完，老夫人称谢，并吩咐秦琼要热情招待众客，通宵快饮，而后，自己就进屋去了。秦母进屋后，众豪杰行酒令，念寿词，相互碰杯，说说笑笑，开怀畅饮。

众豪杰的随从和秦琼手下的士兵，在外院也摆了几桌酒菜，一起畅饮。大家正在喝酒，忽听有人敲门，一个士兵点灯开门一看，是一个高个子道人，肩上背着一口宝剑。士兵问他是什么人，道人说是来化斋的。士兵说：“化斋的都是白天来，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”道人说：“别人化斋都是白天，我偏偏晚上来化斋。”士兵说：“里边老爷有事，我们没时间和你唠叨，请你快出去吧！”说着把手向道人一推，只见那道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那个士兵却向后一仰，跌倒在地上。众士兵和随从一见士兵跌倒，一齐赶上来要去动手打那道人。只见那道人，把手一推，一二十人纷纷跌倒。一个士兵连忙跑进里院，向坐席的众豪杰报告。樊建威让大家坐下继续饮酒，自己出去看看。

樊建威走出来一看，见那道人虎躯雄壮，知道不是一个平常人，急忙举手问道：“老师是要化斋，还是有别的话要说？”道人说：“我哪里要化什么斋呢？我是要见秦兄一面，跟他说句话儿就走。”樊建威进院报告秦琼，秦琼正要出院相见，只见那道人早已来到面前，问道：“哪位是秦兄？”这时众豪杰看见，也都站了起来。秦琼答道：“小弟就是。”道人又问：“哪一位是二贤庄的单雄信兄？”单雄信答道：“小弟就是。”秦琼问道人：“老师，您高姓？”道人回答说：“小弟姓徐，贱字洪客。”秦琼见说是徐洪客，高兴地说道：“原来是徐洪客兄，今日你怎么也降临寒舍？”单雄信接着说；“魏玄成时常说起老师，有许多奇谋异术，是文武全才。小弟早就想拜见兄

长，不料今日有幸一见。”秦琼急忙拉徐洪客入主席就坐敬酒。徐洪客说：“暂且少等，弟到此来是为老伯母拜寿的，现在不敢再惊动伯母出阁。小弟在山中，带来了点仙液醇酒，烦兄送进屋去敬老伯母一杯，小弟在院中遥拜算了。”说着，徐洪客叫人取来一个空酒壶放在桌上，徐洪客从衣袖中取出一个三四寸长的葫芦来，对天默念了几句，又将一指在葫芦外划了几划，揭起壶盖倒酒。一时间，满院香味扑鼻，竟是一满壶醇香美酒。徐洪客用一指在葫芦口边一击，酒便不出了。

秦琼端着徐洪客斟的一杯酒，进屋代徐洪客去敬老母。敬完出来后，秦琼又与徐洪客同饮一杯。剩下的酒分给了就坐的众豪杰。大家你一杯，我一杯，一直把壶中酒喝完。众人喝了，个个赞美称奇。接着秦琼让徐洪客挨单雄信坐下，互相问候了近几年的情况，然后众豪杰继续痛饮，直到五更天才收场。第二天，吃过饭，众豪杰相互告辞出门，各自回程去了。

隋炀帝骄奢淫逸

隋炀帝自从当了皇帝以后，奢侈荒淫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命令许庭辅带人到民间精选秀女；命令宇文恺在洛阳营造显仁宫；又命令大臣麻叔谋开通各处河道，为的是好游江都。不仅从民间搜刮了几百万两银子，还强迫老百姓出苦力。弄得百姓整天东奔西跑，不是驱赶去建造宫殿，就是捉去当民工挖河道。

耗资几百万两银子的显仁宫竣工以后，朝中大臣虞世基为了讨好隋炀帝，飞速上报隋炀帝说：“显仁宫虽然已经告成，但是，恐怕一个宫不能满足圣上的游幸，臣又在显仁宫西边选择了一块丰厚之地，准备建造一座花园，用来供圣上游玩。”隋炀帝看了设计的图案，非常高兴，命令虞世基抓紧建造。

时间不久，一座不知坑害多少性命、耗费多少钱粮的花园也完成了。花园的南半边开了五个湖，每个湖方圆十里，四周都种着奇花异草。湖边修筑了几条长堤，大堤一百步一个亭子，五十步一座小房子。两边都栽着桃树，中间夹着两行垂柳。又造了许多龙船，准备供皇帝游玩时坐。北边挖掘了一个北海，周围四十里，通过渠道与五湖相通。海中建造起了三座山，一座名叫蓬莱山，一座叫方丈山，一座叫瀛洲山。远远望去，三座小山像三个神仙一样，矗立在海上。山上楼台殿阁，四围掩映。站在山顶，既可以回眺西京长安，又可以远望江南湖海。海北开凿了一条长渠，从远处引来活水，潆洄宛转，注入北海。沿渠一带建造了十六院，用来居住美人供皇帝欢乐。花园围墙粉刷为紫色，墙上用琉璃瓦盖顶。三座山上都是从远处运来的大大小小的怪石，用人工垒砌得层层叠叠，十分好看。花园中的亭台楼阁都是用奇材异料建造的。远看去金装银裹，好似锦绣裁成，珠玑造就。花园内到处栽着桃树、李子树，梅花环屋，芙蓉绕堤，仙鹤成行，锦鸡作对，猿猴共啸，小鹿交游，真好似天地间自然生成的一般。

整个花园落成以后，虞世基火速向隋炀帝报喜，请炀帝亲临观看。隋炀帝听了满心欢喜，就选择了良辰吉日，同萧夫人一起，带领众宫妃后妾，乘车前往东京洛阳。不到一天的时间，首先来到了显仁宫。宇文恺、封德彝二位大臣早就在那里等候，他们朝见过隋炀帝以后，就领着炀帝从正宫进门，一层层进去观看。炀帝看见楼台华丽，殿阁峥嵘，四方朝贡，也可以在这里，十分高兴，对宇文恺、封德彝说：“二卿功劳很大呀！”立即命令随从取出金银厚赐二人，并留二人在后院一起饮酒。真是：莫言天道善人亲，骄主从

来宠佞臣。

隋炀帝在显仁宫，游玩了数天，觉得厌烦了，就由宇文恺、封德彝二位佞臣陪伴，同萧夫人与众嫔妃，驾车一起到西花园而来。只见那西花园，五湖荡漾，北海波摇；三座神山佳气葱郁，十六院风光淡爽，真是一个九洲仙岛，极乐琼宫。

后代有人写诗，称赞花园中的五湖说道：

五湖湖水碧浮烟，不是花园便柳牵。

常恐君王过湖去，玉萧金管满龙船。

称赞北海写道：

北海涵虚混太空，挑波逐浪遍鱼龙。

三山日暮祥云合，疑是仙人咫尺逢。

称赞三山写道：

三山万叠海中浮，云雾纵横十二楼。

莫讶福来人世里，若无仙骨亦难游。

称赞引水长渠写道：

逶迤碧水达长渠，院院临渠花压居。

不是宫人争斗丽，要留天子夜回车。

称赞花园中的楼台亭阁写道：

十步楼台五步亭，柳遮花映锦围屏。

传宣夜半烧银烛，远近高低灿若星。

隋炀帝一一看完，满心高兴地说；“此花园造得太称朕心了，卿功劳不小啊！”跟随一起观看的虞世基奉承道；“这都是陛下的福德所致，天地鬼神的孝敬，小臣有什么功劳呢？”炀帝接着问道：“这五湖十六院，都有名称了吗？”虞世基说“小臣怎敢胡乱起名，只等陛下裁定。”炀斋随即命令驱车到各处细细看了，并根据各处的特点，各湖各院都分别定了名称。

东湖，因为四周种的都是碧柳，又可以看见两边青绿的山色与湖中波光相映，因此，起名叫翠光湖。南湖，因为太阳光通过两岸的高楼空隙射入湖内，所以，起名叫迎阳湖。西湖，因为水中有芙蓉，岸旁黄菊满山，又有白鹭和海鸥飞来飞去，因此，起名为金光湖。北湖，因为有许多像怪兽一样的白石，有高有低，横在水中，微风一动，清沁人心，所以，起名为洁水湖。中湖，因为四周宽阔，月光照入，宛若天水相接，所以，起名为广明湖。

十六院中的第一院，因为房屋高大宽敞，时时有花草的香味吹进，所以起名叫景明院。第二院，因为有弯弯曲曲的朱红栏杆，丝绸的窗帘，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百花美丽好看，所以起名叫迎晖院。第三院，因为有许多棵梧桐树，遮盖着大地，树叶随风吹来，沙沙作响，因此叫秋声院。第四院，因把西京长安的杨梅树移栽在这里，花开时像朝霞一样，所以，起名叫晨光院。第五院，因为栽有一棵酸枣县进贡送来的玉李树，开花纯白，看上去比彩霞还美丽，所以，起名叫明霞院。第六院，因为有许多株松树，十分茂盛，罩满了整个院落，所以起名叫翠华院。第七院，因在院落有喷泉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石山，石头上有许多苔痕，纵横交错好似天然形成的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所以，起名叫文安院。第八院，因为院中的桃树杏树像排列的一面锦绣屏风，鲜花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绣花地毯，院中有一条人工小河，河水哗哗像鸣琴一样好听，还不断飞来许多莺鸟鸣叫伴奏，所以，起名叫积珍院。第九院，因为院中有一条碎石铺底的小渠，流水簇起许多细细的波纹，

通过日光的映照，波影射入屋内床头墙壁，十分好看，所以，起名叫影纹院。第十院，因为四周有许多细竹子树环绕，中间突出一座红色的小楼阁，看上去像凤凰展翅鸣叫一般，所以，起名叫仪凤院。第十一院，因为左边是山，右边是水，就取乐山乐水之意，起名叫仁智院。第十二院，因为用乱石垒断了出路，只有坐上小船顺着小河才能进出，中间桃花流水，好似又一个天地，所以，起名叫清修院。第十三院，因为种着许多高大的树木，装饰得同寺院一般，所以起名叫宝林院。第十四院，因为建造着许多别致的桂阁和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春天可以吹进温和的风，夏天可以观赏明月，所以，起名叫和明院。第十五院，因为繁花细柳，凝阴如绮，所以，起名叫绮阴院。第十六院，因为有梅花环绕着房屋，楼房的阳台向着南面，倚在阳台栏杆上观赏雪景，一点也不觉得寒冷，所以，起名叫降阳院。从北边引水的那条长渠，逶迤如龙，两旁的楼台亭阁，好似鳞甲一样，所以，起名叫龙鳞渠。

隋炀帝对五湖十六院和一条渠，都一一定了名以后，命令朝中大臣许庭辅火速把从民间精选的美女，带到西花园来。隋炀帝见许庭辅带来的千余名美女，个个都是欺桃赛杏的容颜，笑燕羞莺的模样，心中十分欢喜。立即同萧皇后一起，好中寻好，美中求美，首先挑选了 16 个形体窈窕，体态幽闲，十分端庄又有气度的，封为四品夫人，各赐给一块小小玉印，上面刻着各院的名字，然后命令她们分管花园各院中的事情。又挑选了 320 名风流潇洒、柳娇花媚的充作美人。每院各分 20 名，叫她们学习吹弹歌舞，以备为皇帝取乐。其余的美女也都分到了各个楼台亭阁。

从此以后，隋炀帝很少料理朝中政事，整天在西花园与众美人寻欢作乐。

三义士结拜

秦琼奉差带领青州河工赶到睢阳向麻叔谋报到，麻叔谋见秦琼一表人材，长躯伟貌，就命令他充当壕塞副使，监督睢阳开河的事务。后来麻叔谋收受贿赂要改建河道，秦琼认为改河道比原计划更加费力费工，劳民伤财，两人争执不合，秦琼被革职回乡。秦琼就在齐州城外的一个村庄，找了几间茅草屋，把母亲妻子从城里接来居住。从此，每天爬山挑水，种竹浇花，酒送黄昏，棋消白昼，一切英豪壮气，暂时收敛。

转眼之间，在这里过了一年多时间。一天，秦琼正在篱笆门外边的大榆树底下，闲着没事看田野的景色。忽然看见一个少年，长得相貌端庄，身材魁梧，精神饱满，气度非凡，牵着一匹马，戴着一顶用竹子编织的遮阳帽，走上前来问道：“此处有座秦家庄吗？”秦琼说：“兄长是何人？有什么事情要到秦家庄呢？”这位少年说：“潞州二贤庄的单二哥，让我捎着一封书信，交给齐州的秦叔宝，到处访问，都说移居到这里来了，所以特来此处寻找。”秦琼说：“小弟便是秦叔宝。”说着，秦琼叫家童帮助牵着马，一同走进家去。

这个少年把单雄信的书信递给秦琼，秦琼拆信一看，原来是单雄信因为好久未与秦琼见面，知道他在睢阳被革职回家，所以，特写书信问候。这个少年姓徐，名世勣，字懋功，是离狐这个地方的人。近日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，因他要到淮上走亲，所以托他捎来这封书信。秦琼看完书信说道：“兄既然是单二哥的密交，就与小弟也是好友了。”说着，吩咐家人点上香和蜡烛，两人对拜，结为兄弟，并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。接着，摆酒热情款待。

二人边饮边谈。秦琼心里觉得徐懋功年少，交游不多，见识不广，因此

问道：“懋功兄，你除了认识单雄信二哥以外，还曾见过哪些英雄豪杰呢？”徐懋功说：“弟年纪虽小，但能够清楚地观察世势，熟悉地理体察人情。隋主荒淫无道，摧残百姓。如今又好大喜功，既建东京宫殿，又开河道，大兴土木，全国各地都骚扰遍了。看这些穷民百姓，逼迫到几千里地以外去做工，长年不能回家。等回去以后，土地全已荒废，没吃没穿，家人活活饿死，走投无路，只得聚集山寨，变为盗贼。况且隋主奢侈荒淫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今日造东京，明日通江都，又要修筑长城，征战高丽，巡行河北，车马不停，供应不断，天下百姓哪里经得住这样折腾？朝中那些奸臣阿谀奉承，助君邪恶，不出几年时间，天下定然大乱。所以小弟也有意结纳天下英豪，寻访真主。只是小弟所见到的这些人，像单二哥、王伯当，都可以算是将帅之才，如果说要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恐怕还不行。其余不少人不过是井底之蛙，虽然乘着混乱，也能干点事，但不会有大的出息。现在我只恨还没看见和听说过谁可以出来担当真主。”秦琼说：“兄曾经见过李玄邃吗？他如何呢？”徐懋功说：“见过。他既出身高门第，见识也广，又能礼贤下士，也算当今豪杰。但依小弟的意见看起来，创业时期的君主，从历史上看，不难做到虚心下贤，而很难做到用贤，所以最主要的不在于自己有智谋，而主要在于必须有用人的谋略。玄邃自己很有才能，也能够识别人才，但恐怕他还不能够真正用好贤。如果说让他做真主，我觉得还不行。兄曾经见过吗？”秦琼说：“如果按照见所说的，将帅之才，弟有一个朋友叫程知节，他是一个勇敢坚强之人。另外见过三原的李药师，李药师曾经说过，真主现在太原，还应该到太原去寻找。如果说我与兄咱们二人怎么样呢？”徐懋功说：“咱们也可算当代豪杰。但是要说起战必胜攻必取这方面，我不如兄；要说起出主意做决策这方面，我觉得兄比不上我。然而要振兴国家，永保江山牢固不破，大家还必须选择真主而归顺他。”秦琼说：“天下人才很多，按照兄的意见，我们应该到哪里去选择呢？”徐懋功说道：“天下人才固然很多，但你我的耳朵听到的，眼睛看见的，是很有限的，我们慢慢地寻找吧。如果说将帅之才，那可以说很多，就住在兄附近的小孩儿之中，就有一个，不知兄是否认识？”秦琼说不认识，徐懋功说：“小弟访问兄来的时候，在前边那个村经过，看见两头牛互相争斗，横在道路中间。小弟下马在道旁停下。这时见一个小孩儿，年纪不过十几岁，追上前来说：‘畜牲不要斗了，快回家去吧！’那两头牛用角互相抵触，好像没听见似的。只听他大喝一声：‘开！’一手搬住两只牛角，把两头牛分开有一尺多远，等了约有半个时辰，两头牛不能相斗，只好各自退去了。只见那小孩跳上牛背，吹着横笛走了。小弟正要上前问他姓名，后边有一个小孩儿说道：‘罗家哥哥，你怎么把我家的牛角给扳坏了？’小弟以此知道他姓罗，在此处放牛，估计住得也不会太远。看起来他很有力气，如果有人提携他，教他练习武艺，还怕不成为有用之才吗？兄如有时间可以去同他结识。”

两人越谈越有兴趣，整整一起谈论了三天。懋功决意要到瓦岗寨，去观看翟让的动静。秦琼只得给了懋功些盘缠，又给单雄信、魏玄成各写了一封信，托懋功捎去。两人还相互叮嘱，无论谁选择好了真主，彼此相互推荐，共同建立功名。最后杯酒饯行，秦琼又亲自出庄送了一程。

秦琼送走徐懋功，独自一人往回走。走了没多远，只听树林里一声呐喊，跑出一群小孩子，有十七八岁的，也有十五六岁、十二三岁的，共有三四十人。后面又追出一个小孩儿，年纪只有十几岁，下身穿一条破布裤，上身光

着脊梁。只见他捏着两个拳头，瞪着一双怪眼，来打这群孩子。这群孩子见他出来，一齐用石块投他。可是十分奇怪，只见他浑身青筋挺露，石块打在身上，都又激了回去。秦琼暗暗点头说：“这可能就是徐懋功所说的那个小孩儿了。”

有一个小孩儿，被追得乱跑，一跤绊倒在秦琼跟前。秦琼轻轻地把这个小孩儿扶起来，问道：“小兄弟，这是谁家的小孩儿，这么厉害？”这个小孩儿哭着说：“这是张太公家里放牛的。他每天来放牛，非要装成什么官儿，要我们跟着他去。他自己躺在草上睡觉，却让我们替他放牛。如果不听他的，就打我们。跟着他去，稍不对他的心意，也打我们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又不愿意受他的气，就故意纠集了几十名大小牧童，与他打。平时把这些人都打怕了，就是比他大七八岁的，也到不了他跟前。”秦琼想：“懋功说是罗家，怎么又成了张家的小孩儿，这孩子肯定不是一个平常的庸人。”心里想着，便走上前去拉住那个小孩儿的手说：“小兄弟暂且不要发火。”那个小孩儿瞪着眼说：“干你的什么鸟事！你是什么人，想要替他们打吗？”秦琼说：“我不是同你打架，是想跟你说句话儿。”那小孩儿说：“要说话，等我打了这群小孩子们再说吧！”秦琼拉着他的手，没有松手。

正在扯拽的时候，只见孩子们拍着手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从远处走来一个老头儿，上前把这小孩揪住。秦琼一看，是前边村里的张社长，只听他口里喃喃地骂道：“叫你放牛，不好好放牛跟人打架。叫你好端端地坐在家里，你又和这群孩子们乱嚷。你要打出人命来，叫我怎么办呢？”秦琼劝说：“张太公息怒，这是你家孙子吗？”张太公说，“我家哪里有这样的孙子呢？这是我家邻居罗大德的儿子，罗大德妻子死了，他又被抓去开河道，就央求我照顾他的儿子，在我家放牛，给他碗饭吃。不料罗大德死在河上，却留下这孩子到处惹祸。”接着又说：“秦大哥你要愿意，你就把他领去算了。不过说好，将来惹出事来，不要牵连我就行。”秦琼说：“倒不会牵连你，但不知道这位小兄弟是否愿意到我家去？”那小孩儿冲着太公说：“我爹把我交给你老人家，怎么又把我给了别人呢？”张太公生气地说：“我招不得你，我也没时间同你生气。”说完，竟然拔腿走了。

秦琼拉着那个孩子的手说：“小兄弟不要不高兴。我叫秦叔宝，家中别无兄弟，只有老母和妻子，愿意与你八拜为交，结为异姓兄弟，请到我家去吧！”这个小孩儿此时十分高兴地说道：“你就是秦叔宝哥哥吗？我叫罗士信，我早就听村里人们说哥哥是弃官来的，还说你有很大的气力，使得一条好枪和一双金锏。哥哥可怜兄弟父母双亡，愿意看顾，别说是做兄弟，就是随便指使命令教诲，咱也甘心。”说着便跪下拜谢。秦琼一把扶住说：“不要拜，不要拜，等到了家中，先给母亲说了，我们再结拜。”

罗士信跟着秦琼回了家，秦琼先对母亲说了，又让妻子张氏给他找了衣服穿上，然后与秦母相见。罗士信见了说：“我小时就没了母亲，见这位老人，真与我母亲一样。”说着跪在地上拜了八拜，开口就叫母亲。接着又与秦琼拜了四拜，一个叫哥哥，一个叫兄弟。最后也拜了张氏，称嫂嫂。张氏也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待他。从此以后，秦琼每天教他练习枪法武艺，从而使一个顽劣的罗士信，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人。

王伯当施计救李密

窦建德与孙安祖离开二贤庄，来到聚集了数万名英雄豪杰的高鸡泊，举行起义，首先率兵杀死了琢郡通守郭绚，后又纠集了河曲的张金称和清河的

高士达。朝中隋主得知以后，派太仆杨义臣为行军都总管，率领十万精兵进行围剿。结果由于张金称中埋伏，高士达不听窦建德的劝告，二人死于隋兵刀下，使高鸡泊的人马损失惨重。后来窦建德与孙安祖商议，派孙安祖去京城买通权奸，说服隋主调去杨义臣。计策商定以后，孙安祖带着一名小卒，背着金银包裹，与窦建德告别，连夜起身，晓行夜宿。

一天，孙安祖走到梁郡白酒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西斜，见有一个客店，二人就走了进去。主人见来了两位客人，忙迎上去说道：“老爷请进，西头有一间房子，非常干净，只是已有一位老爷住下，你们只有二位，还可以容得下，老爷看可以吗？”孙安祖答应可以，就跟着店主来到西边。推门进去，只见床上睡着一个大汉，这人身高膀宽，腰大腿粗，眉清目秀，黑发长须，鼻息如雷。孙安祖想稍睡一会儿，就让小卒铺好床，出去倒杯水来。

床上躺着的大汉，听见有人说话，就擦了擦眼，坐起来了。他把孙安祖上下仔细看了一遍，举手问道：“兄长尊姓？”孙安祖公务在身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就故意答道：“小弟姓祖，号安生。请问兄长上姓？”那大汉说：“小弟姓王，字伯当。”安祖听说以后，高兴地说：“原来是济阳王伯当兄。”纳头就拜。王伯当慌忙还礼，起来问道：“兄怎么晓得小弟的贱名呢？”孙安祖笑着说：“小弟不是祖安生，真名叫孙安祖。因为前年二贤庄，听单员外提到兄长的大名，所以知道。”王伯当说：“单二哥处，兄有何事去见他呢？”孙安祖说他因寻找窦建德到过单雄信那里。王伯当说：“小弟听说窦兄在高鸡泊举行起义，声势浩大，兄为何不去追随，却到这个地方呢？”孙安祖把杨义臣出兵杀了张金称、高士达，窦建德现在据守饶阳，特派他进京作事等情况，说了一遍，接着问道：“不知兄有何事，只身一人在这个地方？”王伯当长叹了一声，小声说道：“弟有一个结义兄弟，也是单二哥的好友，姓李名密，字玄邃，无意中被杨玄感迎入关中，与他一起举行起义。弟知道杨玄感是个井底之蛙，无用之徒，没有去投奔他。结果不出小弟所料，事败无成，杨玄感已被隋将史万岁斩首。弟在瓦岗与翟让聚义，打听到玄邃兄潜入关中，被隋兵抓获，要押送到京城。弟想这里是去京城的必经之地，所以，特意赶在这里等候。估计今晚，必然到这里歇脚。”孙安祖说：“这个何难？不用说弟与兄都在，一起上去，就是兄一句话，小弟略一动手，就会结果了那些人，救出李兄。”王伯当说：“此处是去京都的交通要道，如果大决斗，反倒不一定成功，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力图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。王伯当同孙安祖一起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只见有六七个解差，一个解官，押着四个囚徒，都是长枷锁链，在店门口柜台前坐下。伯当定睛一看，见李密也在其中。其余的也认识，一个是韦福嗣，一个是杨积善，一个是邴元真。王伯当不做声，只是把眼色一丢，走了进去。李玄邃等四人看见王伯当，心里暗暗高兴。没一会儿工夫，只见王伯当，手里捧着几卷绸布，放在柜台上说道：“主人家，在下因缺少盘费，带着十卷好潞绸布，情愿照本钱卖给你，省得放在行李里头，又沉重，又占地方。”店主人说自己是小本生意买不起。王伯当把一卷布拆开，摊在柜台上说道：“你看，这可不是用什么假货儿哄骗你们，都是我们挑选的最好的。二两五钱好银子一卷，如果银子更好，给一二两银子也就算了。”

那个解官和几个解差，也走近柜台前，拿起布来观看，说：“真是好绸布，又紧密，又厚重，带到下边去，恐怕四两也买不了一卷，可惜没有闲钱

来买。”大家在那里吵吵嚷嚷地谈论，只见李玄邃也挤到柜台边来看。王伯当瞪着怪眼，喝道：“你个死囚犯，也来瞧什么？谅你也拿不出银子来，所以犯了罪名。”孙安祖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兄长不要小看他，也许他真有银子要买。”李玄邃说道：“客人，你的宝货，不知有多少，你如果还有，请你全部取出来，我们都买下了。”王伯当对孙安祖说：“二哥，里边还有五卷，你赶快去一起拿来。”李玄邃走下来，叫过一个老猾头狱卒张龙说：“张兄，你想买点潞绸布吗？我有些银子，送给你买几卷潞绸布，也感谢你路上看管一番。”张龙说：“这个不行，你不如买几卷送给惠爷，惠爷不收，我可不敢要。”李密说：“我的死期，一天比一天接近，留下这钱在身上还有什么用处，不如买了他的绸子布，将一半和五十两银子，送给惠爷和你们各位，每人一卷，再送你们五两银子。到京城以后，将我们的尸骸埋一埋。你去同他们说一声，如果使得，我另外再送你十两银子。”张龙见说，忙去与众人说情。这个姓惠的解官，是一个钻钱眼的人，一说就答应了。

张龙回复了李密，李密就让人从韦福嗣、杨积善身边取出了一百两银子，交给张龙说：“你去给我称开，好分送给各位。”接着又从自己身边，取出五十两一封，走到柜台边，放在柜台上，对店主人说：“麻烦你给做个中间人，取出银子来，交给卖主。”一共十五卷布，店主从中取出三十七两五钱，付给了王伯当，余下的又还了李玄邃。李玄邃让张龙分送给了每个人。李玄邃从银包内，取出一两多酬谢，王伯当也拿出一两多的一块银子，递给店主表示酬谢。店主说什么也不收。孙安祖说：“这样吧！我也再拿出几钱银子，凑在一起，麻烦主人给我们弄些菜，买坛酒来，既算主人家替咱们接风，又祝贺我们做成这宗交易，畅饮几杯。”几个解差见孙安祖说的有理，就各自也凑了一点。

时间不长，店家将酒席整治完备。开始专为惠解官准备了一席，怕他不愿与公差囚徒同席。可是那惠解官，原来是个随波逐流的人，又得了许多绸布银子，便对张龙说：“既承他们的美意，我又怎么好意思自己单独受用这一席酒呢？既然在这荒村野店，哪个也不晓得，就同坐一起吃吧，这样也便于大家互相照管。”张龙说：“说起这四个囚徒，原来也是宦家子弟，如今偶然孩子气，犯了罪，我看也就把他们叫进来吧？”惠解官说：“反正也没多会儿工夫，就都叫到这里一块用饭吧！”于是众人把四五桌酒席，都摆在了李玄邃等四名囚犯住下的那间大客房里，连店主人，共有十七八人。大家入席坐下，大杯小盏，你敬我劝，开怀畅饮。喝了一会儿，店主人干了一天活，有点累了，就嘱咐大家多饮一会儿，自己先进去睡觉了。这个惠解官，平时也是个好喝酒的人，只见他与大家一起吆三喝四的，闹腾起来没完。

王伯当见众人喝得已有七八成醉意了，这时大约已到二更的时候，他用脚在桌子下边偷偷踢了孙安祖一下，说道：“怎么这酒不热了？”孙安祖心领神会，站起来说道：“等我出去，叫那店小二再给咱们把酒热一热。”说着忙走出去，没一会儿工夫，捧着一壶热酒，笑着走进屋来说；“那店小二多喝了几杯酒，早已躺下睡了，只好我亲自去热了热这壶酒。”王伯当接过酒壶，先斟满一大杯，送到惠解官面前，又斟了七八大杯，对着那些押解犯人的公差们说：“请你们各位，先喝过了，然后我们喝。”众解差们说：“多谢诸位的盛情，实在喝不下去了。”孙安祖说：“各位这一杯必须喝了，剩下我们几个都喝完。”张龙首先拿起杯来，一饮而尽，众公差也只得端起来喝了下去。顷刻之间，惠解官和八个解差，昏昏迷迷地全倒在地上。

孙安祖忙从行李中取出一支蜡烛点上，王伯当立即上前扭断了四个人的枷锁，李玄邃急忙打开惠解官的报箱，从里面取出公文，在灯上点着烧了。原来分给各公差的十五卷绸布和银子，也都又收了回来，共七个人，背着行李，悄悄地打开门，出了客店。大家趁着满天星斗的微光，一路叙谈，火速前行。

五更的时候，大家已经走出了六七十里路，这时，孙安祖带着小卒，王伯当、李玄邃、邴元真、韦福嗣、杨积善也都各自结伙分道，分别赶路去了。

秦琼脱险荣归

隋炀帝下令征战高丽国，命朝中大臣宇文述为总帅，山东行台总管来护儿为副使。来护儿知道秦琼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想用他为前部先锋，就派人去请秦琼，秦琼再三推让，最后来护儿捎信让齐州郡丞张须陀多次做说客，秦琼才答应。火速赶到登州参见来总管。来护儿十分高兴，立即命令秦琼为前部先锋，拨给秦琼水兵两万，青雀船、黄龙船各一百艘。

秦琼用计智取了辽水，暗渡辽河，带兵进入平壤，杀死了高丽国一员大将，叫乙支文礼。来总管得知消息，带领大批士兵前来同秦琼一起夹攻平壤，踏平了高丽国。隋炀帝得知以后，十分高兴，立即下令晋升来护儿为爵国公，奏琼为鹰扬。并立即催促总帅宇文述、于仲文，火速进兵鸭绿江，会同来护儿合力征战。

高丽国谋臣乙支文德，打听得宇文述、于仲文都是好利之徒，设计派人馈送礼物，假装投降。结果宇文述信以为真，被乙支文德诱入白石山，四面伏兵齐起，把宇文述和他的儿子宇文化及、宇文智及和众士兵，裹在中间截杀。正在决斗之时，只听得一阵鼓响，林子中杀出来一队人马，挑着一面写有“秦”字的红旗。只见首领秦琼，身穿浅色战袍，披着银色的铠甲，抡着两条金锏，杀入高丽兵阵中，东拼西杀，高丽兵纷纷向山谷中飞窜。乙支文德哪里是秦琼的对手，只得丢下金盔，混在军中逃命去了。

秦琼得了金盔，并提着许多脑袋，到来总管军前报捷。宇文化及也在那边称赞好一员将官，多亏他来解围。这时只见宇文化及的一员家将小声说道：“小爷，这人正是咱们家的仇人。”宇文化及吃惊地问：“怎么是我家的仇人呢？”那个家将说：“那年在花灯会上打死公子的就是他。”宇文智及一看也说：“哦，正是他，打扮虽然不同，容貌却与那时画下的一样，随身携带的器械也相同。”两人回到营中，对宇文述说了此事。宇文述说：“他如今在来总管手下，也不好害他呀？”宇文智及说：“孩儿倒有一计。明日父亲可以发放百两银子，派人去犒赏他的部下，他必来拜谢。他在战场上拾了乙支文德的金盔，父亲就说他平常与乙支文德有来往，他是故意得盔放贼，将他立时斩首。等来护儿知道了，也已经晚了。再说来护儿与父亲都是朝中之臣，他也不会硬为已死之人争执什么。”宇文述点头赞成。

第二天，宇文述果然派了一个旗牌官，带着百两银子，前去秦琼营中，奖他协战解围有功。秦琼把银子一部分分发给士兵，一部分置办酒菜，宴请大家。而后留下朱猛守营，自己与赵武、陈奇一起到宇文述营中表示感谢。

宇文述怕秦琼戎装相见，挂甲带剑，对付不得，就传令让秦琼不必戎装而冠带相见。秦琼是个直汉子，以为宇文述要用厚礼招待他，也就解下披挂，改作冠带进见，走入帐前。只见上边坐着宇文述，侧边站着他的两个儿子，下边站着许多将官，都是头戴金盔，身披铠甲。秦琼与赵武、陈奇近前行了礼，可宇文述也不回礼，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说：“你是会使双锏的秦琼吗？”

秦琼答应了一声是，只听宇文述大声说道：“给我把他拿下去！”话音刚落，帐后边跳出一群绑缚手，上去就捆。秦琼虽然勇敢力大，但是寡不敌众，绳子挣断了多次，最后还是被绑了起来。秦琼一边挣扎一边说道：“我有什么罪？”赵武、陈奇跪在地上说：“元帅在上，秦先锋屡建奇功，是来爷十分器重的人，不知有什么事得罪了元帅，望元帅宽恕。”宇文述说：“他前日在战场上得了乙支文德的金盔，故意放他逃走，罪在不赦。”赵武说：“临阵夺下，现送来爷处报功，如果用这事怀疑杀害一员虎将，恐怕要失军心。”宇文智及生气地说：“这不干你的事，饶你不死去吧！”说着命令手下人把赵武、陈奇两人推出营来。

赵武急着想回营，带些精兵，来法场抢杀，对陈奇说：“你且在此看一下落，我去一下就来。”说着跨上马像飞一样的去了。这边，秦琼大声叫屈：“无故杀害忠良，成何国法？”滚来滚去，许多人拿不住他。这时，宇文化及见营中都是自家的将校，又见秦琼不肯伏罪，便说：“秦琼，你是一个汉子，你记得前几年京城的一次灯夜事吗？你打死了我的弟弟。今日遇见我父子，料你也难得活命了。”秦琼听了这话，便跳起来说：“罢！罢！原来为此。我当年是为民除害，你今日是为子报仇，我便还你这颗头吧。只可惜亲恩未报，高丽未平。去，去，随你砍去吧！”说着，挺起身来，大踏步地走出营来。

赵武飞马要去营中调兵，跑了不到二三里地，恰好来总管、周总管来与宇文述、于仲文相会。赵武听说是来总管，就打着马赶进军中，看见来总管，滚鞍下马说：“秦先锋被宇文述骗去，要杀害他，求老爷火速解救。”来护儿听了说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你快前边带路。”赵武也顾不得解释多说，跨上马就跑。来总管随后紧赶，部下将士，也都一窝蜂似的随着赶来。正巧迎着秦琼，大踏步地从营中走出来，陈奇跟着。赵武慌忙大叫道：“不要走，来爷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来总管马到。来总管变了脸色，大声说道：“什么缘故，要杀害我将官？”叫手下人：“快给我放了。”这时，赵武、陈奇有了来总管作主，急忙上去给秦琼解开了绑绳。宇文述部下见来总管发怒，谁也不敢上去阻挡。来总管让赵武带三百随行精兵，先送秦琼回营，自己直进宇文述营中，同他讲理。

宇文述知道秦琼已被来总管放走，只得先开口掩饰说：“老夫一路来，听说本兵前部屯兵平壤，私自与高丽国交易，我还不相信。而前日秦琼追乙支文德，眼看就要捉住，又是秦琼得了一顶金盔，而把乙支文德放走。老夫想：现在大军前来，营垒未定，如果他私通高丽兵来劫寨，祸害不小，所以只得设计，除此隐患。”来总管笑着说：“宇文大人，你说秦琼按兵不动，他曾经攻破了高丽国许多阵地；你说他私通高丽人，有什么形迹？就说金盔，他现在报功，并没有自己私取。大凡做官的，一身精力，能有几何，必须有几个贤才，一同出力。如果是今天要杀秦琼，恐怕这不能说不是嫉贤妒能吧？再说你我各管一军，如果你要杀我的将官，又恐怕这不能不是侵官妄杀吧？”宇文述不好说出本心话，只得默默无言。于仲文上前劝说：“宇文大人因为有疑，却又不曾请教来大人，今日喜得是也还没有杀害，如今正要同心合力破敌，千万不要伤了和气。”周总管也来相劝，随即便摆酒和解。

来总管撇不开众人的情面，勉强喝了几杯，就与周总管回营去了。秦琼出营迎接，拜谢二位总管。来总管恐怕宇文述再借题来杀害秦琼，就让武茂功代秦琼作先锋，调秦琼在海口驻扎。

宇文述、于仲文因为接受乙支文德的礼物和诈降书，结果被高丽兵截杀，战死了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、王仁恭，使官兵损失惨重。隋主听说以后大怒，立即下令把于仲文抓入监狱，宇文述等也削了职。

打败了高丽国，来总管下令把后军改作前军。周总管在前，来总管在中，秦琼在后，扬旗擂鼓，放炮开船撤退。高丽兵曾经两次被秦琼杀败，也不敢来追，军马安然无事。到了登州，秦琼便向来总管辞任。来总管再三挽留，秦琼也一再申说："小将原为养亲，无为功名，因元帅相信，故来报效，原不图爵赏。如果元帅提拔越高，恐怕越会增宇文述的忌恨。况且听说山东一带盗贼横行，思念家乡心切，望元帅开恩，放秦琼回去。"来总管看秦琼执意要走，就安排他为齐州折冲都尉，好使他荣归。

秦琼告辞来总管，星夜回家，全家人迎接。一家人听说秦琼在战场打了胜仗，又得知由于来总管解救未被宇文述父子杀害，还在齐郡做了官，都十分高兴。

众豪杰瓦岗寨聚义

单雄信送窦建德的女儿到了饶阳，窦建德万分感激。这时窦建德已经收复了七八个郡县，有十几万人马，深得民心，规模越来越大，人马越来越多。他要单雄信留下来一起共事。因为单雄信是翟让的旧交好友，一是翟让专门写信邀请；二是瓦岗多是心腹兄弟；三是瓦岗离潞州较近，家中可以照管，所以主意已定，住了两天，只推说家中有事，急忙告辞窦建德起身。窦建德见单雄信执意要走，赠送了单雄信几千两银子送他上路。

单雄信带着四五个随从，离开饶阳，径往瓦岗方向而去。因四方多盗，许多百姓被抓去当差，村落里众多家户泥涂锁封，路上很难找到客店和饭店。

一天，单雄信一行走了六七十里路，看太阳西沉，天色苍黄，雄信想早些找个住所安歇。一个叫金小二的随从，把手一指说："前面黑丛丛的，好像是有人家，等我前去看看。"小二飞跑到庄上一看，只有一家，一带像长堤一样的杨柳，两三间瓦房，后边一个大竹园，双门紧闭。小二把门敲了两三声，只见开门走出一个老婆婆，把小二仔细一认说道："你是金小二吧！听说你在潞州单员外家很好，怎么到这里来了？"小二一听，定睛一看叫道："原来是外婆，我跟随员外到这里，天色已晚，怕前面没有客店，准备在这里借住一宿，不想遇上了外婆。"正说着，一行人已到门口。老婆婆进去没一会儿工夫，只见走出一个高大汉子，见雄信身材魁梧，天神一般的一个好汉，忙举手问道："府上就是潞州单员外吗？"雄信答道："在下就是单雄信。"那大汉领着雄信一行人进了草堂。大家坐下以后，单雄信说："小弟因访问一个朋友，恐怕前面没有客店，想麻烦借住一宿可以吗？"那汉子说："这个何妨，只是茅庐草屋，不是员外住的地方。"单雄信说："说哪里话来，请问兄尊姓大名？"那汉子回答说："在下姓王，名当仁。员外可能知道济阳的王伯当，那是我的族兄，前几天还到这里来过。"单雄信说："原来伯当是你的兄长。他一个人来的，还是几个人来的？"王当仁说："他同一位叫李玄邃，一位叫邴元真的一起在这里路过。"单雄信听了高兴地说："这么说玄邃兄得救了，可晓得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吗？"王当仁说："都到瓦岗翟让那里去了。"单雄信说："我也正要到瓦岗去见他们。"王当仁听了高兴地说："员外要到瓦岗，太好了，正有一事相商，等弟请出家伯来。"

王当仁进去不大一会儿，只见一个老头儿，拿着茶出来，与雄信施过礼，请雄信坐下，献上一杯茶，便开口说道："前几天，王伯当、李玄邃到我家

里来住了一宿，并且李公子与小女定了姻缘，把小女许配给了李公子。不想亳州的朱粲在这里路过，小女偶然在门外打扫，被他看见，放下金珠礼物，死命要娶小女去做压寨夫人，并说要在月初前来娶亲。如今老夫想让侄子去告诉李公子，可是往返需要七八天时间。想全家避到瓦岗去找李公子，又怕路上有些差误，正是事出两难。”单雄信说：“玄邃兄在外流浪多年，不想今日与老公定了亲。请问老伯家有几口人？”老头儿告诉单雄信，两个儿子被抓去开河，两年不见音信。家里只有女儿、侄子和两个做饭的老妈妈，共四五个人。单雄信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老伯进去告诉女儿和家人，收拾行李，明天就动身，我们一起去同李兄相会。”老头儿见说，十分高兴，忙叫家人准备酒菜，让侄子陪单雄信饮酒，自己出去招待雄信的随从人员。

第二天，单雄信一行和王老头一家，一起收拾行李上路了。走了三四天，来到了瓦岗地面。单雄信吩咐两个随从，先去前头打听翟让、李玄邃、王伯当在哪个营里。不多时，两个随从跑回来说众位爷都在大营里，马上就来迎接了。话未说完，远远望见翟让、李密、徐懋功、王伯当、邴元真、齐国远、李如珪等七八个好汉，骑马前来。雄信收住马，告诉后边上来的王当仁说：“兄先把车马往后退一步，等弟进营见过众位说明了，然后叫人来接你们。这才是正礼。”王当仁点头称是。

单雄信纵马上前，与众人相会。大家带转马头，通过大营来到振义堂中，各自叙了礼。翟让问：“前几天就等单二哥到来，为何今天才到？”单雄信说：“建德兄说什么也不让走，在那里逗留了几天，勉强说谎脱身。路上又因把玄邃兄家嫂子带来，又耽搁了一天，所以来迟了。”李玄邃吃惊地说道：“小弟何曾有什么家眷，烦兄带来？”单雄信把在王家借宿，听老头说被巨盗朱粲放下礼物要来夺亲等事情，说了一遍。王伯当笑着说：“也好，单二哥替李大哥带来了新嫂。幸喜李大哥也替单二哥接来了家眷，这不正是互相扯直了吗？”单雄信见说，吃了一惊说：“怎么，家人也到这里来了？”王伯当说：“尊嫂和女儿现在后寨，请进去自问吧！”王伯当领单雄信进了后寨。李玄邃像飞一样打发马匹车辆，去迎接王当仁一家四五口人。翟让吩咐手下人，宰猪杀羊，一来为李玄邃完婚，二来为单员外接风。

单雄信进后寨与寡嫂妻子女儿见了面，妻子崔氏把前边经过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单雄信见家眷都平安地来了，也就算了，走出来对李玄邃说：“李大哥，你这个绝户计虽然施得不错，可这使我无家可归了。”徐懋功说：“单二哥这是说哪里话来，自古以来为天下者不顾家，前些天兄还算有个小家，将来要成大家了，说什么无家？”

这时，堂中酒席已经摆好，翟让举杯说让单雄信坐首席。单雄信说：“翟大哥这就不是了，今日弟到这里，成了一家，应该按尊卑次序坐定。难道单雄信不懂得这些礼节吗？”翟让说：“二哥说什么话来，今日承蒙二哥来与众弟兄聚义，草堂接风，自然应该是兄坐首席，第二位就该玄邃了，今日趁此良辰，给李兄完百年姻缘，又算是喜筵，所以李兄应坐第二位。”齐国远在一旁说：“翟大哥说得对，今日一来为李大哥完婚，二来为单二哥暖房，二位就不要推辞了。”这时，徐懋功说：“不能这样说，今夜既然是为李兄完婚，自然就应该请他令岳王伯坐首席，这才是正理。”翟让听了说道：“还是徐兄有见识，弟真是粗人，有失检点了。”叫手下人到后寨把王老伯和王当仁请了出来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王老头与王当仁出来了。翟让举杯请王老伯坐首席，老

头再三推让不过，只得坐了。第二位就让王当仁坐。王伯当不同意，说道：“这可使不得。老伯在上，当仁不好并坐。况且当仁也要住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聚义，怎么能超越诸兄呢？”还是徐懋功说话：“大家听小弟说一句，看行不行？刚才伯当兄说的也有理。如今我们弟兄聚在一块。准备举行起义，要想做一番事业，就不应该分谁宾谁主，必须先排定次序，以便日后好发号施令，大家遵奉，统一行动。今日与平常酒席不同，不能胡乱坐。”众人觉得徐懋劝说得对，大家齐声赞成。接着徐懋功又说：“据小弟的意见是，第二位是翟大哥，因为他是寨主，我们弟兄，都是他招见来的，难道不遵奉他的节制，第二位就不必说了。第三位要玄邃兄坐。”李玄邃没等徐懋功说完，就说道：“单二哥在这里，怎么能轮着小弟呢？”徐懋功说：“翟兄为正，李兄为副，这是一定不易的。第四位该单二哥了。”单雄信说：“弟有一句话要说。别人不晓得徐兄的才学，小弟是非常了解的。将来翟、李二兄要举行起义，成就大事，运筹帷幄，随机应变，出谋划策，只有依赖徐兄。如果非要让我排在徐兄前面，弟只得立即告退，天涯海角，到哪里不找个事干？”王伯当说：“徐兄，单二哥是个直爽人，既然如此说了，就不必过谦，就依了单二哥吧！”徐懋功没奈何，只得坐了第四位。第五位是单雄信；第六位是王伯当；第七位是邴元真；第八位是李如珪；第九位是齐国远；第十位是王当仁。除王老伯以外，共九位豪杰，排了次序，都坐定了，然后开始大吹大擂，欢呼畅饮，祝贺众豪杰瓦岗寨聚义。

唐公李渊起兵

原朝中大臣李渊，因隋主痛恨姓李的，怕在朝中难保性命，主动请求回太原养病，隋主命他为太原府通守。李渊自公元 601 年，携带全家及其众多随从从朝中回到太原以后，一直住在太原府中。

李渊有四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李建成，是个平常的公子；三儿子叫李玄霸，早年死去；四儿子李元吉，很有计谋，也十分狡猾，但也不是一个帝王之才。只有二儿子李世民，是在永福寺生下的。他四岁的时候，有一位书生模样的人，看见以后说道：“这个孩子有龙凤之姿，天子之相，将来长大了，肯定能济世安民。”说完以后就走了。唐公李渊害怕他的这些话泄露出来，就想派人追上这个人，把他杀掉，可已经走远，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。李渊以为是神仙，就采用他的话，给二儿子起名叫世民。

李世民自幼聪明超人，认识问题很不一般。又是将门之子，兵书武艺，可以说无所不通。他喜欢读历史书籍，善于结交朋友。因为家中也有钱财，常常为结交朋友，慷慨解囊，所以他轻财好士的名声，远近共知。其中有一个与他最相好的人，姓刘名文静，为晋阳令。这个人足智多谋，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。他说隋主荒淫，天下大乱，经常自命为汉高祖刘邦，想拯救天下。他暗中会同李密，想谋反朝廷。因他同李密是亲戚，所以，朝中把他打入太原监狱之中。李世民经常私自进入监狱，看望刘文静，刘文静非常高兴。一天，李世民到监狱中看望刘文静时，刘文静对李世民说：“今日天下大乱，没有汤武高光那样的人才，是不能平定这个社会的。”李世民说：“怎么能说没有人才呢？你只不过是不认识人才罢了。如今群雄争斗，天下大乱，我前来看你，并不是因为那种儿女之情，而是想与你商议大事情的。”刘文静说：“今日隋主正巡游江淮，李密已经出兵包围了东都洛阳，各处豪杰相互联结，占领各个州县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如果有真主出来，把各处豪杰组织起来，振臂一呼，天下定会平定。今日太原的百姓为了避盗，都进

入城内。我刘文静在这里做晋阳令已经多年，认识众多英雄豪杰，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，足有几十万人。再加上尊公也掌握着数万士兵，一声令下，谁能不服从呢？用这些士兵乘虚入关，然后号令天下人，过不了半年时间，帝王的大业定能成功。”李世民笑着说：“你说的话正合我的心意。”接着李世民就在暗中部署宾客，训练士兵，等待时机，准备出兵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刘文静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。李世民准备发兵，可又恐怕父亲不同意，就去同文静商议。刘文静说：“尊公平常与晋阳宫副守裴寂交情深厚，无话不从，如果我们要行此事，非让裴寂亲自出马做工作不可。”李世民想这种事不好张口去求他，晓得裴寂好喝酒赌钱，便想从这方面打开缺口。他知道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关系不错，就偷偷给了高斌廉几万两银子，嘱咐高斌廉与裴寂赌博，故意输给裴寂。后来裴寂知道这是李世民的心意，十分高兴，从此与李世民关系非常密切。李世民把请他说服父亲的想法，告诉了裴寂，裴寂非常慨然地许诺说：“这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吧。”

时间不长，裴寂想出了一条计策。一天，裴寂在晋阳宫摆酒席，派人去请唐公李渊。没一会儿时间，唐公来到晋阳宫。因为裴寂与唐公关系十分密切，最了解唐公的心情。知道他从京都长安来到太原，是为了免遭隋炀帝的杀害，这几年心情比较沉闷。所以，二人见面，入席坐好，裴寂并不提起与李世民商议的事情，只是说：“也没什么事，只想请你来喝点酒，说说话，解解闷。”二人一边说古论今，谈天说地，一边饮酒。裴寂见唐公有了几成酒意，在谈到兴头时，顺便说道：“如今隋主荒淫无道，全国百姓十分贫穷困苦，天下众多英雄豪杰纷纷结伙，举行起义，晋城城外，到处都成了战场。明公现在手握重权，令郎积蓄了众多人马，为什么不乘此机会，率领众兵来拯救国家，安抚百姓，建立万世不朽的伟大业绩呢？”唐公听了十分吃惊地说：“公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你是想把灭族之祸强加给我吧。李渊我深受国恩，绝不会变心。”裴寂说：“当今上有严刑，下有盗贼，明公如果只守小节，怎么能成就大业呢？不如顺乎民心，速速起兵，还可以转祸为福，这是天授权明公的时候了，千万不能坐失良机。”唐公说：“请公小心谨慎，不要再说下去了，如果泄漏出去，恐怕罪过不轻啊！”裴寂笑着说道：“这是我与令郎商量的计策，他怕你不支持，所以，让我劝说你。并且我也已把这种想法，给被隋主贬到晋阳宫来的张艳雪、尹琴瑟两个妃子说过了，她们也愿意助一臂之力，如果事发，我们就会一起被杀害呀！”唐公说：“我儿子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你可不要陷害他呀！”话未说完，只见旁边闪出一个人来，头带束发金冠，身穿团花绣袄，说道：“裴公之言，深识时务，请大人就从了吧！”唐公听见此言，见是儿子李世民，随便轻口惹事，就假装十分生气地说：“再多嘴，就拿你去免祸。”李世民毫无惧色，说道：“要把我捉拿送去，肯定会处于死罪，可父亲你祸害也难免啊！如果再不起兵，就完了。”唐公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破家亡躯由你，化家为国也由你，事到如今，只得如此了。”裴寂和李世民听了，心中暗暗高兴。

接着，唐公李渊悄悄地派人到河东去，叫回了大儿子李建成、四儿子李元吉，说是要到太原团聚，实际上是商议大事，要废除昏王，建立开明皇帝。于是李渊称皇帝，在太原即位，举行仪式，国号为唐，立大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封二儿子李世民为秦王，四儿子李元吉为齐王。立即命令秦王兴师讨伐盗贼，自己起兵入关。

朝中官兵勒死隋炀帝

隋炀帝在江都芜城中，又建造了一座宫院，更加富丽堂皇。增了一座月观迷楼九曲池，又造了一座大石桥。隋炀帝整天在迷楼月观之内，不是车中，就是屏风中，任意寻欢作乐。朝中大事，从不过问。朝中大臣也不向他禀报。许多大臣也跟着隋炀帝在江都一带闲坐。任凭他今天失掉一个县，明天失落一个城，大臣们也不说，隋主也不知道。一直等到有人来报说，李渊要起兵入关，随着隋炀帝游乐的大臣们着了慌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先是郎将窦贤，率领本部兵马逃回关中。隋炀帝知道以后，立即派兵追杀。这一下激怒了朝中众多大臣，朝中大臣见主子荒淫无道，天下大乱，隋朝即将灭亡，都纷纷结伙，背叛朝廷，准备谋反。

隋炀帝平常最怕人说乱，谁说乱就要杀害谁。可今日天下大乱，不仅是说说，而确是成为事实。隋炀帝觉得到如此情景，十分凄惨，同萧夫人躲在西阁中大声叹息。一夜之中，只听得外边喊声震天，内监连连报说：“杀到内殿里边来了！”一会儿又报，说屯卫将军独孤盛被杀了，千王独孤开远也战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朝中几个大臣捉住一个宫女，问他隋主现在什么地方，宫女告诉他们在西阁中。裴虔通、元礼、马文举等率领众人，到西阁中来，听见阁中有声音，知道肯定是隋炀帝。马文举拔刀首先登上阁去，众人也相继而上。

隋炀帝与萧夫人正在西阁中痛哭流涕，见众人进来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都是朕朝中的臣子，终年厚禄重爵，供养你们，有什么亏待你们，你们为什么篡逆？”裴虔通说：“陛下只图自己欢乐，并不体恤臣们，所以有了今天的变化。”这时，只见背后转出朱贵儿来，用手指着众人说着：“圣上对你们大恩大德，怎么现在昧了良心呢？不用说终年厚禄，只就前几天考虑你们这些侍卫多是东都人，长久居住在外，思念家乡，传圣旨将江都境内许多女子搜到宫来，让你们自己挑选。圣上的恩情如此深厚，怎么能说不体恤你们，还妄想篡逆呢？”

隋炀帝听了朱贵儿的话，也接着说：“朕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，你们为什么要干对不起朕的事情呢？”司马德戡说：“臣等实在不愿背叛陛下，但是如今天下已经叛乱，两个京都都已经被众贼兵占据，陛下已经无门可归，臣子们也已经没有活路。今日臣等被逼无奈，也不讲什么气节。只是愿拿下陛下的脑袋，用来向天下的众百姓谢罪。”朱贵儿听了大骂说：“你这个逆贼怎么敢口出狂言？万岁即使有不太道德的事情，也仍是天子至尊，一朝君父，你们不过是侍卫小官，怎么敢逼迫威胁圣上，贪图富贵，落一个万代乱臣贼子的骂名呢？”裴虔通听了朱贵儿说的，十分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个贱奴才，怎么敢巧言毁人？”朱贵儿大骂道：“背叛君主的逆贼，你不要仗着兵权现在在你手中，隋主有恩于天下百姓，天下总会有忠臣义士，为君父报仇，到那时候，把你们碎尸万段，后悔也就来不及了！”马文举火冒三丈，说道：“你这个淫乱贱人，平常总是用谄媚的手段迷惑君主之心，以致天下败亡，不杀了你怎么向天下百姓交待？”说着，立即便举起刀来，向朱贵儿脸上砍去。朱贵儿骂不绝口，随即倒下，血流满地。

马文举杀了朱贵儿，一手拿着刀，一手竟来扶隋炀帝下阁，还没起身，只见朝中大臣封德彝走上阁来，对司马德勘说道：“许公有令，如此昏君，不必扶来见我，可快快下手。”萧夫人听见以后，苦苦哀求众人说：“众位将军，主上确实不道德，可诸位看在过去长时期在一起的面上，叫他让位与

众位将军，朝中金银珠宝全部赐予众位将军，将他降为三公，留条生路，不知众位将军是否答应？”

这时，袁宝儿走来，听见萧夫人千将军万将军地在那里哭叫，笑着对萧夫人说：“娘娘何苦如此哀求他们，料想他们这些贼臣之中，没有忠君爱主的人，哪肯容万岁安然让位，同娘娘继续及时行乐呢。”又对隋炀帝说：“陛下经常夸耀自己是英雄，到现在怎么也卑躬屈膝，求这些贼臣呢？人谁无死，妾今日就死在万岁面前，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，妾先去了，万岁快来！”马文举见袁宝儿要举刀自杀，忙上前用手去扯她，袁宝儿瞪大双眼，大声喝道：“贼臣不要接近我！”一边说一边把佩刀向脖子上一刎，把身子往上一纵，脖子内的鲜血喷了出来，身体倒在阁窗下边。

萧夫人看见以后，吓得飞跑下阁会。隋炀帝见了，吓得心胆俱碎。裴虔通等人提着刀，朝隋炀帝走过去，想要动手杀害，隋炀帝大声叫道：“休得动手，天子死应该有自己的死法，快取药酒来！”裴虔通说：“喝药酒也不如用刀子死得快，拿那种东西干什么呢？”隋炀帝痛哭流涕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朕做了一场天子，乞求你们让我全尸而死。”

马文举立即拿来一条用生丝拧成的白色绳子。隋杨帝大哭道：“昔日凤仪院的李庆儿，梦见朕白龙绕在脖子上，今日这个梦可灵验了！”接着，马文举、裴虔通等人，命令几个武士，一齐动手，将隋场帝推进阁中去，用白丝绳子活活勒死了。隋炀帝死时，刚刚 29 岁。

隋炀帝死后，宇文化及命令裴虔通等人杀死了宗室蜀王杨秀、燕王杨倓及各个亲王。只有秦王杨浩，平常与宇文智及来往较多，关系密切，宇文智及全力保护，才得以免死。

李世民逐鹿遇险

秦王带兵攻打王世充，在睢水打得王世充大败而退，紧闭城门不敢再战。

第二天，秦王犒赏三军后，乘着酒兴，问当地人：“此地有无好风景游玩？”当地人说：“出城往北十里，有一座北邙山，周围百里，都是古帝王之陵、忠臣烈士之墓。其中珍禽怪兽、苍松古柏，有很多好玩的景致。”秦王大喜，便同马三保穿软甲轻衣，带雕弓利剑，领着十余人去北邙山打猎。

到了山里，秦王四面一看，长叹一声说：“这些前代君王，当年坐镇中华，拥有百万大军，该是多么英雄豪气。而如今却落得石人石马相随，飞禽狐兔为伴，实在是可叹！想我唐家天子日后也是如此！”正在感慨，忽然西北方向跑出一只白鹿。秦王赶忙搭箭扣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鹿背。那只白鹿带箭往西而跑，秦王一人纵马追去。追了几里，转过山坡，不见了白鹿的踪影。秦王四下追寻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处平川旷野。迎面旌旗招展，枪戟林立，正中是一座新城门，门匾上写有“金墉城”三个大字。

秦王知道这里是李密所居之地，正要往回走，只见城门里一人飞马冲了出来，大叫：“李世民休走！”秦王横枪立马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便是程咬金，特来捉你！”秦王笑道：“谅你这贼夫，有什么可怕的？”程咬金举起双斧，向秦王砍来。秦王挺枪来迎。斗了三十余合，秦王抵挡不住，拍马便走。程咬金紧紧追来。秦王暗暗搭上箭，曳满弓，回头一箭，飕的一声，正射中程咬金的盗缨。程咬金哈哈大笑。秦王一见没有射中，心中更加惊慌，只得拍马拼命逃跑。

跑着跑着，看见前面有一座古庙，门口写着“老君堂”三字。秦王跑到

庙前下马，牵马进了庙门，把门关上，又搬了一块大石条把门顶住，这才细细打量四下，只见这老君庙早已断了香火，到处是蛛网灰尘，庙堂正中只有一座老君神像。秦王对着老君神像作了一个揖说：“神圣在上，今日若能救我李世民逃脱此难，日后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！”祷告完，便藏在神像后边。

程咬金追到庙前下马，推不动那庙门。这时秦叔宝也从金塘城飞马赶来。二人把马拴好，然后转到庙后的山岗上，向庙中望去，吃了一惊：只见庙中屋脊中间，盘踞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黄蟒蛇。程咬金说：“我听人说，汉刘邦斩了芒砀山的大蟒蛇，后来做了皇帝。我们也是一条汉子，难道除不得这条孽畜！”说完，拉着秦叔宝又来到庙前，二人合力撞开庙门。进庙后往屋脊上看，却又没有了蟒蛇，只见一匹马系在柱子上。程咬金大喜说：“李世民果然躲在这里！”可是看看四周，没有李世民的踪影，只有神像后面的帘幕在轻轻摇动。

程咬金走上前去，一下子把神幕揭开，见秦王果然躲在后面。程咬金提起巨斧，朝秦王奔去。正在这时，秦叔宝看见神像后面忽然闪现出一条五爪金龙，大吃一惊，心想秦王是真命天子，千万伤害不得，便飞身抢上去，用双锏架住巨斧说：“兄弟，你好莽撞，你难道不知道唐与魏原是同姓，曾经有过书信往来，今天你若把他杀死，不仅无功反而有罪呀！”程咬金说：“大哥，你也看见了，他是一条黄蟒蛇精，不杀了他，就会逃走。”秦叔宝微笑了一下，轻轻地扶秦王走下神坛，并叫手下人松松地绑了起来，然后一行人奔金墉城而来。

来到城里，那些市民百姓沿街围观，有的说：“好一个汉子，生得秀眉浓眼，方面大耳，不知犯了什么罪，被二位将军绑进城来。”有几个跟着进城的百姓说：“你们不要小看他，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，因偶然路过这里，被两位将军活捉了。”众百姓们听了说：“难怪此人相貌不同寻常，原来是金枝玉叶。可惜！可惜！”

秦叔宝在马上听见这些话，有心要放走秦王，只因众人都看着又不方便，只好跟着来到魏公李密府前。

魏公李密得报后，令群刀手把秦王押到堂上，责叱说：“你父亲镇守长安，准备继承大业。我居住墉城，管理万民百姓。前几日你已经取了河南，今日又来偷袭金墉，是何道理？”

秦王赶紧回答说：“叔父暂且息怒，只因洛阳王世充杀了我的使臣，这才领兵去征讨。王世充只是坚闭不出。侄儿因醉捕猎，来到金墉探望叔父，没有别的意图，叔父不要生疑。”

魏公怒道：“你这个猾贼，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为何称我叔父？你此番来是要探我的虚实，好从中取事，如今被我捉住却用甜言蜜语来哄我。”说罢，令武士将秦王推出去斩首。

这时魏征劝阻说：“主公如果斩了李世民，恐怕会给金墉惹来大祸！”魏公问为什么。魏征说：“此人与其父东征西伐，兵精粮足，手下猛将如云、谋臣如雨。倘若李渊知道主公杀了他的爱子，一定会起倾国之兵，前来复仇，以死相拼，那时如何是好？”魏公说：“如此说，难道竟放了他走？”魏征说：“先将他监禁起来，然后让李渊知道，如果李渊送来降书和朝贡礼品，就放他回去。如果不降，将他儿子质押在此，谅他也不敢来进犯。”魏公听后点头称是，便命狱卒将秦王押入南牢。

消息传回长安，唐王李渊要亲自提兵来救儿子，刘文静劝唐王修书一封，并备下厚礼，仗着自己与李密有郎舅之亲，来到金墉拜见李密。不料李密六亲不认，反而要把刘文静斩首。幸亏徐世勣劝谏，才免遭一死。刘文静也被押入南牢去了。

众英雄巧计救秦王

秦王与刘文静被囚禁在南牢后，多亏了秦叔宝时常送些吃用的东西，才不致受苦。更难得的是那个狱官对秦王也格外地照顾。

狱官姓徐名立本，字义扶，妻子早亡，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惠瑛尚未嫁人。这徐义扶虽是个狱官，却见识很广，而且心地善良。秦王刚被囚禁起来的那天夜里，女儿惠瑛梦见一条黄龙，盘踞在囚室里。惠瑛走上前偷看，那黄龙飞来，缠绕在她的身上，吓得她从梦中惊醒。醒后把梦境告诉了父亲。徐义扶知道秦王是真命天子，便有了放虎归山之心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只好每日三餐，请秦王和刘文静到里面的精室里酒肉款待，二人也非常感谢他。

这一天，有人来报开州凯公校尉等人造反，正在攻打偃师。魏公李密大惊，连忙亲自带兵前去征讨，只留下徐世勣、魏征、秦叔宝等人处理国事。魏公走后，三个人在徐府喝酒，说起秦王的事来。魏征说：“我看秦王，龙姿凤眼，不愧是真命天子。依我之见，现在趁魏公没有回来，我们大家到牢中和他叙一叙，看有没有机会放他归去，也显得我们不是等闲之人。”几人同声说是。然后约定第二天去牢中看望秦王。

第二天中午，三人都换了便服，并让手下人抬了酒菜，一齐来到南牢。徐义扶一见，赶紧开门迎了进去，并请进里面的精室。众人见了秦王和刘文静，客气了一番，然后请秦王上坐。秦王说：“多谢三位先生的盛情，李世民有何功德，敢劳众位如此款待？那徐义扶虽是狱官，却不是平常之人，我愿借花献佛，邀他来坐一坐，不知先生们意下如何？”大家欣然答应，便让手下人把徐义扶也请了来，谦让了一会儿，徐义扶在末首坐下。

酒过三巡，只见一个小伙计进来，向魏征报说：“魏公派人送来赦诏。”魏征赶紧接过诏书一看，见上面前边写了凯公校尉已经投降，主公心喜，所以要大赦犯人，除人命强盗重要案犯外，不赦南牢李世民、刘文静二人，其余都赦免无罪。众人看过诏书，双眉紧皱，默默无声。

魏征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有个办法，那赦书上，不赦南牢的‘不’字，只要添上一竖一横，改为‘本’字。主公回来，也不会有什么疑心的，就是有天大的关系，我们三人担待。”秦叔宝听后大喜说：“这办法妙，还须魏兄亲自动笔，才能和主公的字体一样。”众人听后，有的称好，有的沉默不语。

徐义扶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把‘不’改为‘本’，恐怕按赦文念下去，有些勉强，况且主公也不是那种昏庸糊涂的人。这改诏书可不是儿戏！我倒另有一个计策，倘若我把秦殿下和刘大夫放走，主公回来后，三位大人全把责任推在我身上，就不至于有什么大事了。”众人还未说话，徐义扶又说：“方才王娘娘宣小女进宫，因太子满月，让小女写了书信去送给主公。我想乘机要过这个差事，和秦殿下、刘大夫一同逃走。”

魏征等人听后大喜说：“这真是唐王之福，该让殿下还朝，父子重逢，君臣相会。”说完，便让徐义扶去请他的女儿。

一会儿，徐义扶和他的女儿惠瑛走了进来。众人一看，见惠瑛是一个非常秀气、不抹脂粉的美丽姑娘。施过礼，几个人又商量了一番，便分头准备

去了。

当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秦王和刘文静在徐义扶父女帮助下，换了青衣小帽，悄悄走出牢来。几个人来到秦叔宝家里，见院子里备着几匹马。秦叔宝迎上来对秦王悄悄说：“我知道殿下归心似箭，也就不再挽留款待了。”又指着院里的马说：“这两匹马，是刚才徐大哥派人牵来的，这匹穿金镶银的，赠与殿下，那匹串绣雕鞍的，赠与惠瑛小姐。殿下原来那匹马，可让文静兄乘坐。还有两匹是我赠与义扶及管家的，都是驯良善用的好马！”秦王刚要道谢，秦叔宝又说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殿下休要言谢，快上马走吧！为避嫌疑，我就不送了。”秦王感动得流着泪，上了马，挥手相别，一行几人连夜逃出了金墉城。

李密归唐

李密降服凯公，兴冲冲回到金墉，一看徐义扶放走了秦王和刘文静，心中大怒，把责任完全归到了秦叔宝、魏征和徐懋功身上，将他三人监禁到了南牢。这时萧铣派兵来金墉借粮，并声称：不借给就要杀进城来。李密着了急，这才把三人放出来，让秦叔宝领兵去征讨萧铣，带罪立功。然后又派人到王世充那里去讨要当年王世充借的粮饷，谁知王世充不但不还，反而把来人臭骂了一顿，赶了出来。

李密听报后恼羞成怒，决心带兵前去问罪。命令程咬金、樊文超为前队，单雄信、王当仁为第二队，自己与王伯当、裴仁基为后队，浩浩荡荡向东都进发。

早有探子报告了王世充。王世充考虑到李密人马众多，一时恐怕不能取胜，心里也发愁。忽然有个小卒进来报告：“有消息说，李密的粮仓，都被老鼠吃光了，升了贾润甫为征猫都尉，下令国中每一户交纳一只猫，无猫罚米十石。宫中还经常出现一些怪事。金塘的百姓们都说是因为占了周公的庙基，绝了他的香火，因此周公出来作祟。”王世充听后想了一会儿说：“若真是这样，我们就有了退敌之计。但要有一个聪明伶俐的人，懂得我的意思，才能做得奇妙。”说完看着那个小卒，小卒低着头微笑。

第二天郑主王世充令人擂鼓聚将，大宴群臣，计议抗敌之事。王世充问道：“李密所居金墉，是隋朝故宫，还是他自己建造的？”张永通回答说：“金墉的宫室，原是周公神祠。”王世充听后一拍桌子说：“难怪我昨天夜里三更时分，梦见一位神人说：‘我乃周文王之子姬公旦，蒙上界赐我为神，庙宇在金墉城内，被李密拆毁了，把基址改为宫殿，木料造了洛口仓，使我漂泊无依。今李密气数将尽，东郑王你要替我报仇做主。’”

众臣听后齐说：“神人来助，足见明公威德，这次魏邦土地，必定全归明公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几个小卒走上前来报说：“中军右哨旗丁陈龙，忽然像疯了一样，披头散发，口中大叫要见东郑王。”王世充一听，笑逐颜开，对众臣说：“这陈龙平时诚朴得很，为何有此举动，我们同去看看。”说完，一齐上了马，来到教场上。

众人来到教场中，只见陈龙果然闭着双眼，直挺挺地躺在一张桌子上，高声在那里朗诵文王的诗：“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听见王世充等众人到来，猛地跳起身，站在桌上，大声叫道：“东郑王有请了，我乃周公旦附体在此，前日夜里所说，为何还不见动静。若你等君臣齐心协力，我还要助你三千阴兵，去败魏师！望你不要观望，火速进兵为上。我去也！”说完，从桌子上跳下来。

这时王世充与众臣，早已跪倒在地拜道：“谨遵大王之命，我等一定要齐心讨贼，以重复故宫。”说完，大家站起身来。再看那个陈龙，面色如灰，手脚冰凉，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。王世充叫人把他背了回去。

从来都是兵不厌诈，王世充原本就是一个奸狡多谋的人，再加上军师桓法嗣也是一个善于奇门邪术之徒，两人回朝一商量，便命令明日在演武场，选三千名彪形大汉，个个身长八尺，脚蹬着一丈二尺的高跷，头上都戴着鬼脸，身上穿着五彩衣服，进行操练演习。

过了两天，有人来报，李密带领魏兵，已经在城外四十里的翠屏川东山安营扎寨。军师桓法嗣带领几百名人马，悄悄来到镇东山顶，瞭望魏营。只见魏军队伍整齐，杀气冲天。桓法嗣暗想：“我虽练了高跷神兵，怎能够胜他人强马壮？”皱着双眉，四下闲看，忽然看见东北方山脚下，七八个大汉正在那里砍柴，看了一会儿，不禁大笑说：“我有办法了！”他悄悄叫来一个家将，在耳边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上马回营了。到第二天，他来到大营对郑主王世充说：“臣昨夜也梦见周公说：‘桓法嗣听我吩咐，明日我暗引一人来助你们擒贼，快去催你主人速速进征，以决胜负。’”说完，又在王世充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王世充听了面露喜色，便命令兵士们找来许多木排，在上面用红绿颜色画上许多兽头兽脸，并摆成方阵，把三千高跷兵藏在其中。

再说李密的前队程咬金，满指望着遇到敌人厮杀一阵，不料王世充的兵马，都在方阵里不出来。心中不耐烦，便督促军马，冲到城边，看到木城上画着许多兽形的东西，便不敢贸然进攻，只得退回城来。单雄信领着第二队人马也是攻到了前边，打了几个炮石，也都退了回来。

到了三更时分，魏营的兵将忽然听见四下里炮声响起，一阵惊慌。程咬金不知怎么回事，来人报说：“王世充木城门已打开，里面没有一个人影。”程咬金大惊，急忙领着兵马直奔郑营，远远望去，果然看见木城大开，里面灯火照耀得如同白日，只是不见一兵一卒。程咬金正在纳闷，郑营寨中一声炮响，冲出一员战将，与程咬金杀了十来个回合，便败退下去。程咬金大斧一挥，命令兵马紧紧追赶下去。

这时天色已明，追了十几里路，突然一阵怪风，迎面刮来。两边猛地冲出七八队人马，都是蓝脸红发，巨口獠牙，穿五色长袍，身高近两丈，人人手持大砍刀，口里还喊着：“天兵到了，要命的快快投降！”

程咬金和单雄信的兵士们一见，个个吓得惊慌失措，兜转马头便往回跑，谁知那些战马，见了这些鬼脸巨人，咆哮乱跳，乱作一团。正在这时，听见有人喊道：“魏家的兵快快投降吧，李密被捉住了！”只见一伙人马，簇拥着一匹马，李密被绑在马上，口中还喊道：“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”程咬金等人还未看清，这伙人已经拥进阵中。程咬金吃了一惊，对樊文超说：“如今主公已没了，再战也没用，不如散了吧！”樊文超说：“东天也是佛，西天也是佛，散了也没有个去处，还是投降吧。”说完便传令下去，说主公已被捉，大伙一起投降。部下兵士一听，一齐抛戈弃甲跪倒。只有程咬金惦记着老母亲，便在敌军中卸去盔甲，悄悄逃走了。后队的单雄信和王当仁听到消息，觉得再杀下去也没什么用处，也就率众投降了。

其实被捉拿的那个人是个假李密。真的魏主李密还在后面督战，只是也遭到王世充兵士的袭击，被迫撤到了洛口仓。正在和众将商议，忽然看见程咬金只领着十来个小卒狼狈地逃了回来，程咬金说：“先前我们把他们杀退了下去，追了十几里路，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，冲出无数阴兵。这还不算，

不料他的阵里绑着一个身穿锦袍金甲的人，与主公相貌一样。我们的军士认定是主公被擒，谁也无心恋战，就都投降了。我不得已才逃了回来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魏征一人单骑赶到，李密大惊，忙问：“为何你也离开金墉，莫非出了什么事情？”魏征说：“昨天夜里五更，有一队人马叫喊，要开城门。上城一看，只见灯火之下，是主公坐在马上。当时郑司马连忙叫打开城门，出来迎接。谁知是敌人的一计。郑司马一出城门便被捆了起来，敌人拥进城里。王娘娘和世子逃出了南门，到瓦岗寨去了。”李密一听大惊失色。正在这时又有人来报：“虎牢关也失了。郑家大兵离洛口只三十里地了。”

到了此时，就连魏征也没了主意。李密不禁落泪说道：“我仗着诸位同心协力，首先取了洛口，接着又占了黎阳，南边抗拒王世充，北边破了宇文化及。不想今日一战，众叛亲离，想守没人，想归无地，还要这七尺身躯有何用处？”说完，拔出剑来便要自刎。幸亏众人将他抱住。王伯当两泪交流说：“主公，你几经困苦，才能创下这大业，今天虽然失利，怎知不会复兴，何必寻短见。”说罢抱着李密痛哭连声，众人也都流下了眼泪。李密哽咽了半天，才说：“罢！罢！我曾立志不甘心居于他人之下。今日我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委屈自己了。诸君若是愿意的话，咱们同到关中去归唐主，我想诸君也不至于失去富贵。”众将齐声说；“愿随主公归唐。”只有程咬金跳起来说：“不是兄弟我无情，你们都去得，我却不敢追随。当年李世民监禁在南牢许多日子，就是我把他捉去的。如今的人们，有恩则忘，有怨分明。我若是到了唐家，非叫我一刀两段不可，叫我老娘谁来照看？不去，不去！”说完；一拱手便离去了。

李密恐怕耽延有变，也不等秦叔宝回来，也没去通知徐世勣，便带领部下共二万人马西行，来到长安，朝见唐帝。唐帝传旨授李密光禄卿上柱国，赐邢国公。其余人也都赐了官。唐帝还把自己的表妹独狐氏许配李密为妻。

接秦王李密受辱

李密到长安后，心里总有些不服。他想，当年我投奔东都，皇泰主还授我太尉，统领内外军事。如今归了唐，唐主若和我称兄道弟，封我一个王位，也是应该的。不料爵位仅封了个光禄卿。其实这正是唐主爱惜他、保护他，怕封赐他大官后，在朝的大臣要妒忌他，又因为河南、山东还有他的一些人马，要他招安。如果现在官爵封得太高，将来也就不好往上加了。只是李密自己容人量太小，他不想当初秦王被捉到金墉去，自己是怎样对待的。如今自己归唐，唐主又是何等的情份，还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所以心中满怀委屈。

到了月底，秦王李世民在陇西征服了薛举之子薛仁泉，起寨凯旋。早有人把捷报传到长安。唐主宣李密上朝说：“你自来长安后，与世民还一直没有见面，我恐怕世民对往事耿耿于怀，对你做出什么不利的事。你可以远远地去接他，来表达一份君臣之礼，这样他可能会原谅你。”

李密答应后退出朝来。这时魏征正生病住在西府。李密便带着王伯当等二十多人，离了长安，望北而行，直到豳州，有人来报说秦王人马已近。

李密问祖君彦说：“如果秦王问我，我如何回答他？”君彦说：“秦王不问则已，若要问你，就只说是圣上叫臣来远接。这样就不至于加害于你。”二人正在商议，只听见金鼓齐鸣，炮声震地，锦衣队队，花帽鲜明，剑朝排拥，戈矛耀日。前面有总管十个，大声喝道，后面是一大群奏乐的人，缓缓

而来。

李密等人一见，忙站在路上分前后施礼。这时只见马上有一个将军，大声喝道：“我不是秦王，我们是长孙无忌与刘弘基。殿下还在后面，你是什么人，快立在两边等候！”这时李密心中十分懊恨，明明知道是秦王故意让诸将装作殿下来羞辱他，可又无可奈何。不再去接，怕唐王见怪；去接吧，又觉得羞辱难堪。

这时，紧接着又一队人马排列而来。前面是一对回避金牌，举得高高的；中间是五色旗，两边剑戟森严；后面传来吆喝之声。李密心里暗想：这次定是秦王。忙与众将俯身打躬。只听见马上有人笑道：“我乃马三保、白显道是也。前年我们到金墉去看你，今日你也来到了长安。若是迎接殿下，后面保驾帷幔里高坐的便是，可小心向前迎接。”

李密听了，满脸羞愧，捶胸顿足，仰天长叹说：“大丈夫不能自立，屈于人下，耻辱至此，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”说完又拔出剑来要自刎。王伯当忽忙上前阻住说：“明公为何这样短见？想当年文王被囚于羑里，勾践受辱于会稽，后来却都建成了大业。所以还应当忍气耐性，等待时机，以图后事。”

正说着，有人报：“前面露出一面黄旗，绣着‘秦王’二字在上，必定是秦王无疑。”李密无可奈何，只得侧立路旁。不一会儿，见一队人马到来，前面是五色绣旗，接着是一对对银鬃马，马上都是身穿盔甲的兵士，后面是唐将史岳、陶武钦、王常、邱土伊，都骑在马上，在后随行。四将都认得路边是李密，在马上举手说：“魏王休怪，我们失礼了。”李密默然无语，不觉两泪交流。王伯当又再三地劝慰。

接着只见殷开山、洛阳史就像天王一样排列在左右，秦王李世民身穿冠带蟒服，高高地坐在幔中。这次李密看得清楚，飞快地向前俯首说：“老拙有失远迎，望殿下恕罪。”

秦王见了李密，不觉怒发冲冠。伸手拿出雕弓，搭上一支箭，兜满弓弦，瞄着李密。吓得魏将王伯当、祖君彦等人俯伏在地，面如土色。李密双手捂住脸，全身战栗。秦王见这些人在地上抖作一团儿，就像狗一样，心里一软，便收了箭，用弓梢指着李密说：“你这匹夫也有今日！本该射你一箭以报仇雪恨，只怕人们说我度量小，暂且饶过了你！”然后大喝一声而过。

李密回到长安，退归邢府，每日坐卧不安，忧形于色。跟随李密的一些将士，当年攻城掠地，钱财来得很容易。如今都感到钱财紧张，也很不安。这一天，大家计议说：“如今徐世勣还在黎阳，张善相在伊州，秦叔宝也已平定萧铣，必到了瓦岗。主公还有作为，何苦在别人眼下受气？”李密说：“我早有此意，只是不知如何办才好。是奏明唐主，说是往山东，招收旧部呢？还是我们各人分别私下逃走到关外聚齐呢？”众人七嘴八舌，有说这好的，也有说那好的。

大家计议未定，李密满怀心事走入内室。妻子独孤氏问他：“大丈夫应当襟怀磊落，为何近来你这样心事重重？”李密说：“我有一件事，一直想和你商量。”独孤氏说：“夫妇之间，有什么避忌的，快说吧。”李密说：“我想离开唐帝而去，又不忍心丢下你，你能和我一块走吗？”独孤氏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皇兄接受你的投降，封你为君为公，念你无家，又赐我与你成婚，可说得上是大富大贵吧。如今不去想怎样报恩报德，反而心怀异志。若有人心，必不至于这样。”李密说：“主上对我确实是恩宠很厚，可是殿

下欺负、侮辱我，和我誓不两立。我只能离开这里，前往山东，以备后举成大业。”独孤氏见说，更加生气了：“我以为你是好人，尽心报国，不料如此不忠不义，算我瞎了眼睛！”李密一听恼羞成怒，杀气满面。幸亏旁边有个宫女，忙上前劝解。李密一甩袖子，走了出来。

祖君彦一见李密脸色不好，忙上前打听。李密说：“刚才我与公主商议此事，不想她反而骂我不忠不义，我几乎想杀了她！”王伯当在一边说：“不好，风声已漏，大祸将至！我们大家要赶快动身，如再耽延，可就离不开长安了！”

李密觉得有理，连忙叫人把内门锁上，吩咐王伯当等众人，收拾行装器械，一共六十来人，不到天明，出长安北门逃去了。

有人报告秦王，秦王亲自带人来到邢府，叫人砸开内门的锁，见了独孤氏。独孤氏把昨夜李密说的话告诉了秦王。秦王飞报唐帝。唐帝也是大怒，马上发虎牌传谕各地方总管，见到李密，生擒起来就地正法。

李密等人披星戴月，马不停蹄，日夜兼程，不几天就出了潼关，过了蓝田。李密说：“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走小路到伊州，一路走大路到黎阳。”于是贾润甫、祖君彦领一二十个人，走大路去奔黎阳。李密和王伯当带着三十余人走上奔伊州的小路。

又走了几日，来到桃林县地方。桃林县县官方正治，见这些人乘夜要穿城而过，心中疑惑，叫军士们认真盘查。李密手下的人原都是强盗出身，见这小小的县城这样严查，心里不服，拔出刀来砍死门军，一拥进城。李密、王伯当想要止住，已来不及。吓得县官方正治逃到熊州去了。魏家兵将进了城，见没有人敢阻挡，索性也把仓库劫惊一空，住了一　夜，然后起身。

方正治逃到熊州，告诉了镇守将军史万宝。史万宝惊慌失措，总管熊彦师说：“不难，我有办法，只要十几个人马，就能取他的首级。”史万宝再三问时，熊彦师不肯说破。

李密等人离开桃林县，顺山路来到熊耳山南山下。此时只见山间小路左边是高山，右边是深谷。走着走着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山上树丛里箭如飞蝗般地射来。李密等人进退两难，身上又没有甲胄。这时山路两头，又有伏兵冲杀过来。可怜王伯当急不能敌，拼命抱着李密，百般遮护。结果二人都死于乱箭之下。然后伏兵割下了首级，去给唐帝报捷。唐帝大喜，命令将两颗首级，悬吊在竹竿上示众。

玄武门兄弟相残

秦王宫门挂带以后，唐帝并没有深究，秦王感到家丑不愿外扬，也就没有再提。不过，建成和元吉从此便和张、尹二位嫔妃勾结了起来，利用各种机会陷害秦王。

这一日，平阳公主举行葬礼，宗室大臣们都要去护送。张、尹二妃赶快派人传出消息，叫英、齐二王乘机行事。建成、元吉便乘送葬回来的机会，在普救禅院摆了一桌筵席，请秦王喝酒。秦王是个肚量豁达的人，便毫不介意地喝起酒来。英、齐二王拿着毒酒劝秦王喝，秦王刚饮了一口，忽然梁上燕子从上边飞过，一粒鸟粪刚好掉在杯中，秦王一惊，酒杯掉在身上，玷污了袍服。秦王起身去换衣，只觉得心疼腹痛，只好赶紧回府，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，后来又吐了许多血，吃了许多药，才保住了性命。

唐帝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忙启驾到西府去问候。秦王眼中含泪，就把昨日送葬、中途遇上英、齐二王，同到寺中喝酒一事，细细述说了一遍，然后长

叹说：“儿命该如此，今全赖父皇高厚之福，圣母在天之灵，才得以无恙。”说完又掉下泪来。唐帝见了这般情景，心中也很难过，对秦王说：“朕如今一统天下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当初原想立你为太子，你却推辞不受，如今建成已经长大，为东宫太子已多时了，朕又不忍心废弃他。看你们兄弟不相容。如果都住在京城，日后还会出事。朕让你去洛阳，自陕以东都算你的地盘，还让你称天子，就像当年梁孝王一样行不行？”

秦王垂泪摇头说：“父子相依为命，若东西两都分开，道路又远，不能在膝下侍奉，儿心里会更难受的。”唐帝说：“天下一家，道路远怕什么？朕若想你，便到你那里一见，没什么可悲哀的。”说完便回宫了。

秦王手下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以为是脱离了火坑，都非常高兴。建成听说后，认为从此自已可以无忧无虑，急忙告诉元吉。元吉听后大吃一惊说：“这下坏了，这条旨意一下，我们谁也不会好死的！”建成忙问为什么。元吉说：“秦王功大谋勇，府中文武备足，一有举动，四方响应。如今在这里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若是迁居洛阳，建立天子旗号，地广粮足，倘若有什么不轨行为，不要说大哥即位，就是父皇也拿他没有办法，到时只好把皇位拱手让给他。那时你我都会成为他的案上之肉。”

建成一听，觉得有道理，急问怎么办。元吉说：“如今只好到宫中去，叫张、尹二夫人说服父皇，仍把世民留在长安，然后找机会下手。”

于是二人又往宫中送了无数珍宝，不仅张、尹二妃，连其他许多嫔妃都送到了。这些女人在唐帝面前说个不休，终于把唐帝原来的这个绝好的旨意，说得冰消雪化，再也没提。

这一天，秦王正和他的亲信们在院子里观赏兰花，只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匆匆走来。无忌说：“殿下可知东宫太子要图谋不轨，势不容缓，恐伯臣不能终身侍奉殿下了。”秦王忙问，杜如晦说：“前几天东宫派内史到楚中，招收了二三十个亡命之徒，养在府中；河州刺史卢士良又送来高大汉子二十多人；昨天黄昏时，又有三四十人，说是关外人，也投到了东宫。殿下您想，东宫太子他不掌禁兵，又不习武征辽，又不募勇敌国，这朝廷大院，养这些人干什么？”秦王正要答话，只见徐义扶同程咬金、尉迟敬德也进来了。程咬金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：“天气炎势，情势危急，殿下为何还在这里悠然自得？”秦王说：“刚才如晦也在这里议论，但是骨肉相残，是古今的大恶。我也知道祸在旦夕，只是想等他们先动手，然后再讨伐他们，这样也许好一些。”敬德说：“殿下所说，并不完全对，大祸临头，还置若罔闻，殿下对自身纵然看得轻，可这江山社稷怎么办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今天早上，臣家小奴程元在外面的一个面铺里看见有七八个人吃面，都高大的汉子。听见一个人说，大王爷待我们怎么怎么好，还说二王爷也多么慷慨多恩。正说着，东宫府中的买办王克走去了说：‘叫你们去联络人，你们却在这里用饭！’那些人便都走了。臣看他们这种行径，已是不能不急了。”徐义扶也说：“二王平日找机会陷害殿下，已不是一次了。臣听说最近二王将一车车的金银送给那些总管、护军们，这不可不防呀！”

秦王听后还有些犹豫不决，便派程咬金、长孙无忌到徐懋功和李靖那里，去听听他们的看法。回来后都带来两句话：“宜早动手，迟则有变！”这样，秦王才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主意已定，明日上朝时，就率兵去问二王之罪！”

第二天升朝后，秦王上奏，说建成、元吉淫乱宫闱，又说臣对他们没有

丝毫对不起，可如今他们要置我于死地，来为李密，王世充报仇等等。

唐帝看到奏折，大吃一惊，御笔批写：“此事应该早参，明日上朝讯问。”退朝后，秦王便赶回西府，对手下人吩咐打点了一番。张、尹二妃听到了秦王奏章的内容，忙派人去告诉二王。二王说：“我的兵备已严，怕他什么，明天我们二人同他入朝面质。”

当天夜里四更时，秦王身穿甲胄，外套袍服，和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，都带着兵器，出了宫门。秦王一看时辰已到，便叫放炮。那些花炮，是征讨外国带回来的，大有五六寸，点燃后，飞得老高老高，在空中开花。一连放了三个花炮，只听四下里也有几个花炮响了起来。秦王带人走了几条街，远远望见前面悄悄走来一队人马，杜如晦叫人又放了一个花炮，那边也放一个接上头，原来是程咬金、尤俊达、连巨真等人；左边、右边街上也各来了一队人马，放炮接上头，原来是于志宁、白显道、史大奈、陆德明带着人马奔来。秦王心想，还有一队人马，既无炮响，也不见人来，不知什么缘故。大家就在天策门前停住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小卒来报，说东宫英王、齐王领着四五百人冲出来了。秦王一听，连忙脱下外面的袍服，执剑向前奔去。尉迟敬德赶到前面说：“不须主公亲自动手。”说完率领几十人杀向前去。东府来的人大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怎能顶得过这些能征善战的将士们，一上来就被尉迟敬德打翻了三四个。英王建成一看不好，回头便跑，秦王纵马紧紧追赶，到了临湖殿，建成回头连发三箭，秦王都躲开了。秦王也发了一箭，正中建成后心，建成翻身落下马来。长孙无忌赶过去，一剑斩下头来。齐王元吉着了慌，骑马往后乱跑，秦王也紧紧追去。只听一声信炮响，不知从何处冲来了员小将，大喝：“逆贼哪里走？”一枪刺去，元吉把马一侧，翻了下来。秦王赶上去，一枪把元吉刺死。再看那员小将，原来是秦叔宝之子秦怀玉。秦王说：“刚才没听见你放炮接头，我正担心，你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？”秦怀玉说：“小臣父亲没有在家，这是昨夜程咬金老伯来对小臣说的。”秦王听了，带转马头，对人们说：“二械已经杀死，请大家不要妄杀无辜。”

离开玄武门，已经是上早朝时候了。秦王先让尉迟敬德入宫护驾，敬德穿甲持矛，直到宫中去见唐帝。唐帝大惊问道：“今日早晨发生了什么乱子？卿何必这样来此上朝？”敬德说：“昨夜英、齐二王作乱，秦王举兵诛杀，怕惊动陛下，秦王派臣特来护驾。”

唐帝一听人惊失色，忙问：“英、齐二王在哪里？”敬德说：“已都被秦王处决了。”唐帝听后伏案大哭，对裴寂等人说：“不想今日果然发生了这种事情！”裴寂等大臣说：“英、齐二王本来就没怀好意，又无功于天下，秦王功高望厚，对他们讨而诛之，也是应该的，陛下不必伤悲。望陛下将国事委任给秦王，也是符合民心天意的。”唐帝说：“这原来就是朕的本意。”于是下诏，立秦王为皇太子，以后军国大事，都由太子处理。到了武德九年（公元 626 年）八月，唐帝见太子处事得体，便让位于太子，秦王即位于东宫显德殿，尊高祖为太上皇，改年号为贞观元年，立妃长孙氏为皇后，立子承乾为皇太子。

武媚娘入宫

贞观十六年（公元 642 年）六月，长孙皇后病逝于仁静宫。唐太宗悲伤过度，也大病了一场。这期间，一场大火烧毁了宫中的大盈库。太宗痊愈以后，魏征奏道：“天灾不断，都是因宫中阴气太盛，应将先帝时的所有老年

嫔妃都放出宫去。”太宗准奏，便把整个宫中的老宫女，包括张、尹二妃共三千余人都放了出去。然后又派唐俭到民间去挑选百名十四五岁的良家女子。过了四五个月，唐俭带领秀女入宫，太宗便分散给各宫，只选了一个武媚娘为才人，安顿在福绥宫。

那武媚娘家住荆州，父亲武士彠，高祖时曾任都督之职，后辞官回乡，妻子杨氏，非常贤慧，只是年过四十还不曾生下个孩子。后来杨氏便替武老爷又娶了一个邻家之女张氏为妾。一年之后，张氏生下个女儿，自己却产后身亡。武老爷夫妇，十分疼爱这个女儿，到了七岁，就请先生教她读书。先生见她面貌端丽，就为她取了个名字，叫媚娘。以后人们发现武媚娘越长越漂亮、聪敏，琴棋书画，一学便会。所以唐俭就把武媚娘点选入宫。

武媚娘入宫后，深得唐太宗的宠爱，赐她为才人，整天和她厮守在一起，把朝政都荒废了。武才人也仗着自己聪明漂亮，想尽各种手段奉承太宗，讨得太宗的欢心。有一次，太宗散朝回宫，走到凤辉宫门前，碰上了住在宫中的隋帝的萧后。萧后虽然年纪大了一些，却风流不减当年。于是太宗便把她接去亲热了一番，并和她一起在宫中看灯。武才人一看，心中十分妒忌，便利用各种机会在太宗面前说萧后的坏话，说得太宗再也不去理会萧后了。武才人还不甘心，又用两个又笨又蠢的宫奴，换掉萧后的心腹宫女小喜，使萧后非常寂寞，整日眉头不展。有时帝后派宫奴去叫小喜说说心里话，武才人却让另外两个自己的心腹跟着，让萧后哀肠难诉。所以萧后只能把忧愁闷在心里，时间一长愁出病来，不多时间竟死在唐宫。

萧后死后，武才人更加肆无忌惮，整天哄得太宗神魂颠倒。许多大臣劝谏，也不起作用。当时天上太白星经常在白日空中出现，太宗就让太史令占卦，太史令卦后说将要出现女主。民间也纷纷传着一首童谣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”

太宗听到这些情况，心中也有些不安，就问太史令李淳风说：“民间所传歌谣能相信吗？”李淳风说：“臣仰观天象，俯察历数，民间谣言果然不错，这个女主已在陛下宫中。自今日起不过三十年，此女人当一统天下，杀尽唐家子孙。”太宗听后大惊说：“那如何是好？应把那些可疑的人现在就杀掉！”李淳风说：“这是天命，人不可违背。如果将来那个称王的不死，只会害死一些无辜的人。况且自今往后三十年，这个人也就老了，或者到时会发一发善心，祸害还小一些。如今要是杀了她，天意再安排一个更年轻的，到时恐陛下子孙更受其害呀！”

太宗回到宫中，知道媚娘姓武，也属可疑之人。但一看见武才人性格柔顺，心中早就软了。武才人也早就听到了外面的议论，知道太宗不会加害于自己，因此心中毫不在乎。过了些天，太宗又害起病来，太子晋王进来侍奉，看见了武才人，心中吃惊说：“怪不得父皇对她这样宠爱，此人长得太漂亮了。”见过一面，心里便忘不了，总想找机会和武才人亲近。一天晋王在宫中，武才人取金盆盛水，端进来让晋王洗手。晋王越看越喜欢，故意用手撩了一点水到武才人脸上，并吟诗说：

“乍忆巫山梦里魂，阳台路隔恨无门。”

武才人听后马上接着吟道：

“未曾锦帐风云会，先沐金盆雨露恩。”

晋王听了大喜，心想原来她早对我有意，便拉了武才人的手，一同到宫后一个偏僻地方去幽会。武才人说：“陛下知道了，我可吃罪不起。”晋王

笑道：“你我乃天缘，别人怎能知道。”武才人拉住晋王的衣襟说：“妾虽然微贱，却是侍奉至尊陛下的。今日要是成全了殿下，便是犯了私通之罪。倘若日后殿下登位，不知会怎样处置妾？”晋王发誓说：“若日后继位，封你为皇后，决不食言。”武才人叩谢说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是近来外面有许多议论，对妾不好，倘若陛下要加罪干妾身，可如何是好？”晋王想了一想说：“有办法，到时父皇要逼你，你便如此如此说，就可免祸，又可静静地等待着我。”说完，晋王解下身上佩戴的九龙羊脂玉钩赠给武才人。

又过一段时间，京中大试，放榜时间还不到。太宗有意问李淳风：“今年开科大考，不知状元会是何地何人，卿必定能够算出来。”李淳风说：“臣昨夜做梦，到天廷看到天榜已经公布，臣知道状元是谁。”太宗说：“那请问是何处人，什么姓名？”李淳风说：“蒙天子洪福，今年科考前三名，都是忠直之人，大大有益于社稷。姓名虽然知道，但不便说出，恐怕泄露出去会惹怒上帝。请陛下赐臣在一密室中，写出这几个人的姓名、籍贯，密封在一个盒中，等揭榜后再打开来看。”太宗半信半疑，便让太监取来一个小盒，李淳风将写好的东西封在盒中，太宗又亲手加了一封，藏在密柜中。过了几天开了榜，太宗从柜中取出纸条和榜文一对，竟然丝毫不差。状元狄仁杰，山西太原人；榜眼骆宾王，浙江义乌人；探花李日知，京兆万年人。太宗这下吃惊不小，完全相信李淳风所言不是胡说，心想：为了日后社稷和唐家的子孙后代，不能再留此后患。回到宫中对武才人说：“外面议论，说应把你处死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武才人跪下奏道：“妾侍奉皇上，不敢有半点迷误。如今皇上无缘无故要置妾于死地，妾含恨九泉，死不瞑目。望陛下发善心，饶妾一命，妾甘愿剃发为尼，遁入空门，长斋拜佛，修身养性。”说罢又大哭起来。太宗本就不忍心杀她，如今见她肯削发为尼，大喜说：“你肯出家为尼，这是最好了。快收拾收拾，回家见父母一面，随即来京，赐你在感业寺削发为尼。”

武才人被人接到家中，见了父母，又痛哭一场。住了些天，武才人本性难改，就在回家这些天中，又和一个叫武三思的过继侄子勾搭了起来。父母知道后，恐怕出了大事，赶紧催促武才人回宫入寺。武才人和武三思恋恋不舍，武才人说：“你若还惦记我，以后到感业寺来找我。”

武才人到了感业寺，武三思便不断来寺里找她幽会。感业寺附近还有一个叫冯小宝的药铺商，也经常来寺里走动。所以武才人虽然在寺里当了尼姑，照样能够寻欢作乐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 650 年）五月，太宗病重，召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在床前说：“朕与卿等扫除天下群雄，才归于一统。如今四方宁静，正要与卿等共享太平，不料朕将不久于人世，别无他嘱，愿卿等辅佐好太子。”

当天夜里，太宗驾崩，太子晋王即位，成为唐高宗，并颁诏于天下，从明年为永徽元年。高宗果然没有忘掉武才人，悄悄派人到感业寺，叫武氏蓄发，准备回宫。

武媚娘二次来到宫中，高宗赐为昭仪。武昭仪也时来运转，第二年便为高宗生下一个儿子。第三年又生下一个女儿。高宗非常高兴，更加宠幸武昭仪。王皇后、萧淑妃受到了冷落。一天，王皇后来看望武昭仪生的女儿，走了以后，武昭仪偷偷跑进屋里，把自己的女儿活活用手扼死，然后又去送皇后。过了一会儿，高宗来到昭仪宫，武昭仪陪着高宗去看望女儿，一见女儿已经死去。武昭仪急忙问左右谁曾来过，都说是皇后刚走。高宗大怒，便废

王皇后、萧淑妃为庶人，册封武昭仪为皇后。此后，高宗更加信任武后，百官奏章都由武后裁决处理。武后本来就很聪明，凡事都办得让高宗称心。高宗便又赐了个徽号叫天后。从此天后每天和高宗一起到御殿阁听政，宫里宫外都称之为二圣。武后又把父母接来，赠父亲为司徒，易爵周国公，封母亲杨氏为荣国太夫人，武三思等亲戚朋友都分别赐予高官厚禄。对王皇后、萧淑妃贬为庶人后仍不解恨，又让人把她们的手脚都砍断，身子放进酒瓮中。

武后废贞烈建坊

武媚娘被册封为皇后以后，唐高宗却因荒淫过度，身体越来越不支，双目近于失明。武后只盼着他早早归天，以便自己独揽朝政大权。高宗有病不能临朝，因此所有事务，都是武后垂帘听政。

一天，武后翻阅奏章，看见礼部呈上的奏折中，有一疏是要题请建坊以旌表贞烈。武后看后叹道：“真是奇怪！这种妇人沽名钓誉还可，而礼部却也跟着循声附会！其实天下之大，四海之内，能真正守节贞烈的女人，能有几人？即使是有，也是一个蠢东西不开窍。可笑有些人，总是以讹传讹，把这些银子造成牌坊，有什么用处？如今题请贞烈建坊的一概不准。我却传一道诏，凡妇人年纪在八十以上的，都版授郡君，赐她们在朝堂公宴。难道这种做法不比贞烈建坊好吗？”于是就写了一道旨，让礼部颁布于天下。

人们都听说了这道旨意，那些年老的妇人们都很高兴，写了自己的履历年庚，递进宫中，数了数足有几百人。武后便挑了一些京城的年高的妇人约三四十人，选了一个佳日在朝堂中赴宴。

到了那一天，宴席设在宝华殿，武后母亲荣国夫人也来了。那些老妇人们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地来到宫中。独有秦叔宝的母亲宁氏，年龄有一百零五岁，和张柬之的母亲滕氏，年龄有九十多，两人却都穿着旧朝服。到了殿中，拜过武后，赐坐饮酒。武后说：“四方平安，各家的官儿，都在家中静养，想来各位精神越来越好。”秦老夫人说：“臣子遇到明主，只图报恩。”武后说：“令郎令孙，都是朝中有功之臣，这都是秦老夫人教诲有功。”

酒过三巡，秦母等人，各各起身叩谢武后。第二天秦叔宝父子和张柬之等人也来到朝中拜谢。武后赐为秦母建百岁坊，并亲自题匾“福寿双高”。此事一时传为佳话。

高宗病入膏肓，武后更加高兴，整天和武三思、冯小宝等人在宫中淫乱鬼混。一天高宗头痛，连动一下都不敢。太医奏鸣鹤诊断后，要用针刺头出血。武后不愿让高宗痊愈，就发怒说：“说这话该斩，谁敢在天子头上取血！”高宗听后说：“刺吧，也许会好一些。”秦太医两根银针扎入高宗头上的穴位后，果然流出了几滴黑血。高宗说：“朕好受多了，眼睛也好像看见了。”武后赶紧拍手说：“这真是天赐也！”然后又拿出百匹彩帛赐给太医。

谁知高宗好景不长，经不起武后日夜折腾，终于驾崩，在位三十四年。武后忙召大臣裴炎等，册立太子英王显为皇帝，号称中宗，立妃韦氏为皇后，并颁诏从明年起改为嗣圣元年，尊武后为皇太后。

一天，韦后在宫中弹琴，看见太后身边的一个近侍宫女，名叫上官婉儿的走来。这个小宫女，年纪十二三岁，相貌娇艳、性格和顺，并精通文墨，记忆力特别好，深得太后喜爱。韦后说：“太后在什么地方？你怎么来到这里？”婉儿说：“太后在宫中，我不能进去，所以散步到此。”韦后问：“太后又是和冯、武二人在一起？”婉儿点头没有说话。正说着，中宗走了进来。韦后支走上官婉儿，对中宗说：“太后这样淫乱如何是好？又与冯、武二人

在一起玩耍。”中宗说：“母后要这样，叫我也无可奈何。”韦后说：“你倒肚量不小，还是悄悄的劝谏几句为好。”中宗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中宗退朝，见到太后，让左右侍婢都退下，悄悄对母亲说：“母后这样恣情玩乐，只不过是一时的快乐，恐怕日后会有人指点，还望母后收敛一些。”太后一听，恼羞成怒说：“你自于你的事罢了，怎样毁谤起母亲来了，我算看错你了！”于是便召裴炎来，废了中宗的皇位，贬为庐陵王，迁移到房州。封豫王旦为帝，号称睿宗。所有宫中大小政事，都由太后作主。

把中宗撵走后，太后觉得心情宽敞多了。可她知道宗室大臣们肯定心里不服，就让索元礼、周兴、来俊臣等人负责监视、告密，凡有不服的，尽快给个罪名处死，搞得宫里宫外人人自危。中宗在房州听说，心里非常不安，仰天祈祷，抛一石子到空中说：“我如果不出意外，日后还能恢复帝位，此石子就落不下来。”结果，那颗石子竟然挂在树枝上没有掉下来，中宗心里才感到一丝安慰。

骆宾王草檄讨武后

安金藏剖腹喊冤的事远近传闻。眉州刺史英公徐敬业和弟徐敬猷来到扬州也听到这件事，非常愤怒。徐敬业说：“可惜先帝一世英雄，亲临数年鏖战，才打下这江山，到今天却被这一恶妇安然享受。难道所有朝中公卿大臣，竟都同木偶一样坐视不管吗？”弟徐敬猷也是感到不平。正说着，唐之奇、骆宾王走了进来。原来这二人在朝中国刚正不阿，得罪了武后和她那几个亲信，被贬谪到扬州。二人进来后，徐敬业便把安金藏剖腹的事说了一遍。唐之奇听后只是叹气。骆宾王说：“若令祖徐懋公先生还在，这件事也许能够挽回，如今说也是徒然。”徐敬业说：“贤兄何必这样说，就怕人们不齐心，如果有人敢出来挑一面义旗，就会万人响应。”唐之奇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徐兄为何没有动静！”骆宾王也说：“徐兄若敢站出来正名起义，弟愿先领作一首讨伐檄文相赠。”

几个人说得徐敬业雄心大发，他站出来拱手说道：“各位兄弟若肯相助，弟马上就带头起事，明日祭告祖宗天地，号令三军，举起义旗。”说完便让端上酒来。

几个人用大碗喝了酒。骆宾王站起身来说：“待弟写来，请诸兄一看。”走到案边，展开素纸写道：

“如今临朝武氏，祸国殃民，性不和顺，出身寒微，昔日为高宗才人，却与太子暧昧，以自己美色受宠，嫉妒其他妃嫔，进谗言迷惑君主，设计谋陷害皇后，杀姐屠兄，残害忠良……试看，今日之国城，竟是谁之天下……”

徐敬业坐在旁边，只见骆宾王一边写一边流泪，便忍不住站过去，见又写道：

“敬业乃皇唐旧臣，奉先君之遗训，蒙朝廷之厚恩，愿天下人满腔膺气，举义旗，扫清妖孽，重安社稷……”

檄文前半篇历数了武后的种种罪行，后半篇号召各方义士起来响应。全文写得慷慨激昂，淋漓尽致。徐敬业看完，禁不住也流下泪来。

骆宾王把笔一扔大声喊到：“如有人看到此檄文不动心的，就禽兽不如！”众人都走过来念了一遍，无不泪流满面。

骆宾王这篇檄文不久就传遍了宫廷内外。一天，武三思将檄文呈给太后看。太后看后，不禁毛骨悚然，问道：“此檄文出自谁手？”武三思说：“骆宾王，”并说：“徐敬业挑起义旗，并约宫中裴炎为内应，而裴炎回信中只

有‘青鹅’二字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？”太后说：“骆宾王真是有才之人，不该流落在外头，这都是前朝宰相的过错。至于裴炎的回书，不难理解。‘青’者拆开是十二月，‘鹅’是指我自己，就是说十二月我自在京中策应。”

武三思说：“那怎样对付他们？”太后说：“裴炎出差在外，等他回来再说，如今只派大将李孝逸去征讨徐敬业即可。”然后又说：“他们倒不足为虑，让我担心的是中宗卢陵王，他要是生出异心，可就麻烦了，要派一个心腹之人去房州看看动静。”

武三思和中宗夫人韦后早就眉来眼去，有些勾搭，只恨不住在一起。这次见有机会，便自告奋勇到房州去了。武三思走后，太后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做得确实过份，就想找个事做做样子。正好宰相狄仁杰上疏，告索元礼、周兴等人制造冤狱、刑法残酷。太后便命严思善去查办这件事。严思善早就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，就先把周兴找来，和他喝酒。一边喝，一边问他：“请教周兄，囚犯们如果不肯招认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周兴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找一个大瓮，外面用火烧热，把囚犯扔在里边，他还敢有什么不招的？”严思善听后便让人抬来一口大瓮，外边围上木炭点燃，然后对周兴说：“有事需周兄招认，请君入瓮吧。”周兴一见吓得赶紧叩头伏罪，把他们一伙的所作所为都招了出来。严思善禀告了太后，太后便把周兴流放到岭南，不久周兴便被仇人杀死。又把索元礼、来俊臣等人斩首弃市。老百姓拍手称快，跑到街上争着吃他们身上的肉。

上阳宫太后去世

中宗回到京城后，被安置在东宫。太后依旧执掌朝政，又宠幸了张昌宗、张易之兄弟二人。当时朝中大臣们，除了狄仁杰外，还有宋璟也极其正直，不仅二张两人，就是太后也很敬重宋璟，狄仁杰去世之前，向宋璟引荐了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晖、袁恕己、崔元伟等五人，这五个人经常同宋璟在一起共表忠心，誓除奸臣。

这一天中宗到南山打猎，张柬之五人也在后跟随。到了山中一个幽僻的地方，五人下马奏道：“臣等一直想向陛下面奏，只是在宫中耳目太多，不敢开口，如今情势急迫，不能不说了。”中宗忙问何事。张柬之说：“臣想陛下德高望重，太后却占着皇位不还。近来听说又要将宝位让给六郎。万一真是这样，陛下怎么办？”中宗一听大惊说：“你们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张柬之说：“必须杀死张、武乱臣，才能使陛下复位。”中宗说：“太后还在，怎能活活杀死她？”张柬之说：“臣等已经定下计策，陛下不必忧虑，只是怕到时惊动陛下，所以才预先奏告。”中宗说：“二张可以杀掉，武三思等人，都是我表亲，还望看在太后的情面上，留他一条性命。”张柬之说：“臣领兵到宫中，遇不着就算了，如正好遇上，刀剑无情，恐怕不能放了他们。”中宗说：“好吧，孤若是复了皇位，反周为唐，一定封你们为王。”张柬之等人谢了。于是只随便玩了一会儿，回到朝中，就各自散去。

中宗回到宫中，恰好武三思知道中宗出去打猎，正趁机与韦后玩耍，听说中宗已经回来，非常害怕。韦后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来和我下一盘棋。”中宗进来后，见了武三思，果然没说什么就到里面歇息去了。武三思一见中宗这样，自己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，索性晚上也没走，仍和韦后在东宫嬉乐。

到了半夜，只见昭仪跑进来说：“娘娘不好了！”韦后和武三思忙问出了什么事。中宗从里边走了出来，告诉他们是张柬之等人带兵捉拿二张和武三思。武三思一听吓得双膝下跪说：“万岁爷救臣之命！”中宗说：“朕已

经再三劝阻他们，不要加害于你，恐怕二张已被诛死了。”韦后也说：“你在东宫皇爷这里，有什么害怕的。”中宗便叫武三思暂且藏在里屋，自己便来到外面。

原来这天夜里，张柬之等人带兵来到中宫，正好二张正与太后在一起。兵士们一拥而上，一刀一个把二张杀死。太后大惊。张柬之进去后，立即把太后迁到上阳宫，取了皇玺，来见中宗奏说：“二张已死，太后已迁，玉玺已在此，众臣都在殿上，请陛下速登宝位。”中宗一听大喜，急忙升殿，张柬之献上玉玺，又呈验了二张的首级，然后各官朝贺。中宗复国号为唐，仍立韦后为皇后，张柬之等五人都封为王。张柬之说：“武三思等人，应同二张一样除掉，今夜听陛下吩咐，饶过了他。但让他仍居王位，臣等不敢与他为伍。”中宗听了，只得传旨削掉武三思的王位，贬为司空。然后众人谢恩出朝。

退朝后，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等五王说：“二张虽然除掉，三思不除，等于去草不除根，终究还会复生的。”五王说：“大局已定，武三思一个小小司空，有什么复生的？”薛季昶叹道：“武三思不死，我辈将来没有好结果的。”

太后被送到上阳宫后，无可奈何，想想从前的光景，就痛心流泪。不久便一病不起。武三思听说后就进宫探望。只见太后睑色黄瘦，不禁叹道：“臣因事情多变，不便时常进宫，不想才几天功夫圣容这样消瘦！”太后躺在床上对武三思说：“我已病入膏肓，不久要长别了。不知我武氏宗族还能不能保全？”武三思安慰说：“陛下不要忧烦，圣上已经答应保全武氏。只是尊体还望好好保养，日后还有出头之日。”太后说：“听说你与韦后私通，你去告诉她，一定要设法除掉五王。”又叮咛了一番，武三思告别出宫。过了两天，太后驾崩。中宗颁诏天下，整治丧礼。

太后去世以后，武三思等人便想方设法除掉张柬之等五人。武三思的门下，也有五人，是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御史中丞周利用、侍御史冉祖雍、光禄丞宋之逊、监察御史姚绍之，人们称之为“五狗”。这“五狗”也整天为武三思出主意，想办法。韦后也在武三思指使下，在中宗耳边说尽了五王的坏话。武三思还派人偷偷地写了许多皇后的坏话，贴在城里的旗杆上。中宗知道后大怒，便命监察御史姚绍之去查究这件事。姚绍之便奏是张柬之等五人让手下人写的，并请除掉五王。中宗便传旨将张柬之等五人流放到边远各州。武三思又派人在半路上截住，将五王全杀死了。

杨玉环入宫

武后去世后不久，中宗也在宫中暴死，睿宗即位，立平王隆基为太子。到太极元年（公元 712 年）七月，有一颗慧星在西方天空出现，睿宗便降诏传位于太子，这就是玄宗皇帝。

玄宗即位初期，勤于朝政，崇尚节俭，也放出一千多宫女。在位日久便开始奢侈起来，无故废了皇后王氏，只宠幸一个武惠妃。不料武惠妃产后出血而死，玄宗非常悲痛。内侍高力士便劝玄宗在民间广选美人。玄宗便降旨采选民间有才貌的女子入宫。

江南闽中兴化县珍珠村，有一个秀才江仲逊，夫人廖氏，只有一个女儿小名阿珍。阿珍几岁就会诵诗，长大后取名江采苹，长得花容月貌，便是月里嫦娥也让她几分。文才非常渊博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皆能。她非常喜爱梅花，江仲逊托人在江浙山中，寻找各种梅树种在庭院中，

并称梅亭。江采苹每日在亭中游玩，题诗做赋，最有名的是萧兰、梨园、梅亭、丛桂、凤笛、玻杯、剪刀、绮窗八赋，在远近传诵。高力士在湖广两粤一带挑选美女，没有一个中意的，来到兴化，见到江采苹，如获至宝，就把她带进宫中。玄宗一见也非常喜欢，赐名梅妃。此后玄宗便朝夕和梅妃在一起。

这一天，玄宗和他的诸王弟兄们在梅园喝酒。饮至半席，忽然宫中传来笛声。诸王问道：“笛声清妙，不知是何人所吹，就好似从天上飞来。”玄宗说：“是朕梅妃所吹，诸兄弟若不嫌弃，宣她来见一见怎么样？”诸王说：“臣等愿意。”

不一会儿，梅妃宣到，见完礼，玄宗说：“朕常称梅妃为梅精，吹白玉笛跳惊鸿舞，满座生辉。今日宴请诸王，梅妃就舞一舞吧。”梅妃领旨，就在筵席前曼舞起来。诸王看后连声赞美。玄宗又说：“既观妙舞，不能不饮酒，今日有嘉州送来的美酒，叫瑞露珍，朕与诸王共饮。”说完便让梅妃亲自为诸王斟酒。当时宁王已经喝醉，梅妃过来送酒，自己起身来接，不料身子一晃，一脚踩住了梅妃的绣鞋。梅妃大怒，起身回宫。玄宗当时没有看见，便问：“梅妃为何不辞而去？”内侍说：“娘娘珠履脱缀，换了就来。”等了一会儿也不来，玄宗又派内侍去叫，内侍回来了说：“娘娘身体不适，不能起身前来。”玄宗很扫兴，便撤了席回宫去了。

宁王吓得魂不附体，回到自己宫中不知该怎么办。他猛然想起驸马杨回。杨回足智多谋，又受玄宗宠爱。就让人请来商议。宁王说：“寡人在梅园侍宴，只因多喝了几杯酒，干了一桩不大明白的事。”杨回说：“不就是脚戏梅妃吗？”宁王大惊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杨回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。如今宫中谁不晓得，只有圣上还不知道。”宁王说：“请你来就是商议这件事，倘若梅妃在圣上面前说些是非，叫我可怎么办？”杨回想了想说：“此事不难，我有个主意，包你无事。”然后附在宁王耳边，小声说了半天。宁王听后大喜。

第二天早朝过后，宁王在殿上伏地请罪说：“昨日蒙皇上赐宴，力不胜酒，无意触犯了妃履。臣完全是无心，罪该万死。”玄宗说：“此事若治你的罪，天下人都该说我重色而轻天伦。你既然无心，朕也就不计较了。”宁王叩头谢恩。早朝散后，宁王又密奏说：“臣见宫中嫔妃，约有三万余人，又让高力士遍访美人何用？”玄宗说：“嫔妃虽多，绝色的少。”宁王说：“陛下要想得到一位绝色美人，其实也不难，只要看看寿王妃子杨玉环就知道了。”玄宗说：“比梅妃怎么样？”宁王说：“臣也没有亲眼见过，但听到有人作词赞美她，词中有两句称：‘三寸横波回漫水，一双纤手语香弦。’还有人称赞她：‘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’，陛下召来一看便知。”玄宗听了，便让高力士快去宣杨妃。

高力士领旨来到寿王宫，宣召杨妃，杨妃问：“圣上宣我干什么？”高力士说：“奴才不知，娘娘见了圣上自会知道。”杨妃对寿王说：“妾与殿下原想白头到老，谁知圣上来宣妾入朝，料想此去必定与殿下永别。”寿王大哭着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不敢违抗，也许去后圣上不中意，还有相聚之日。”高力士在一旁催促。杨妃只得拜别寿王，流泪出宫。

杨妃见了玄宗，含羞忍耻俯伏在地。玄宗赐她平身。此时宫内银烛高照，宫外月影横空。玄宗就在灯月之下，细细打量这位杨妃，果然长得腰肢似柳，鬓发如云，艳冶销魂，容光夺魄。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

玄宗心中大喜，赐号杨太真，暂住太真宫。又重赏了宁王和杨回。

天宝四年（公元 745 年），玄宗又为寿王娶了左卫将军未昭训女为妃。然后在宫中凤凰园，册封杨太真为贵妃。杨贵妃的家人都赐封了高官厚禄，杨贵妃的哥哥赐名为杨国忠。以后玄宗和杨贵妃恩爱无比，不知不觉中疏远了梅妃。

安禄山入宫受宠

安禄山原本姓康，名阿落山，后因母亲改嫁安氏，便也跟着改名为安禄山。此人为人奸滑，善揣人意，自己跑到幽州，投托节度使张守珪麾下。张守珪很喜爱他，便收他为养子。

有一天张守珪洗脚，安禄山在一旁侍奉，看见张守珪左脚掌下有五颗黑痣。张守珪说：“我这五颗黑痣，识相的都说这是贵相。”安禄山笑着说：“儿不是贵人，不想儿两只脚下都有七颗黑痣。”张守珪不信，便让他脱鞋来看，果然双脚下都有七痣，形状如七星，比自己脚下的更黑大。因此张守珪更加喜爱他，一有机会，就为他报功请赏，一直让他升到了平卢讨击使。当时边境部落契丹，侵犯中原，张守珪令安禄山督兵征讨。安禄山仗着自己强勇，率兵轻进，结果被契丹杀得大败而归。张守珪军令严明，便顾不得养子情分，要将安禄山绑到军前正法。临刑时，安禄山大叫：“大丈夫要灭贼，不要轻杀大将！”张守珪见他慷慨激昂，视死如归，就放过了他，将他解送京师，让皇上处置。安禄山便贿赂那些宫中的内侍们，让他们在玄宗面前说自己的好处。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说安禄山损兵折将，罪当处死，又说此人貌有反相，不能留下后患。可是玄宗先听了内侍们的话，竟不准朝臣所奏，降旨赦安禄山不死，仍赴平卢带罪立功。安禄山大难未死，尝到了甜头。凡有朝中的大臣和内侍来到平卢，安禄山都备厚礼贿赂。因此玄宗耳中，常常听见称赞安禄山的话，就更加信任他，一直让他升官到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。

天宝二年（公元 743 年），玄宗召安禄山入宫侍驾。有一次，安禄山找到一只会讲人话的白鹦鹉，放到金丝笼中，想献给玄宗。听说玄宗要来御苑，也便提笼来到苑中。正遇上玄宗同太子在花丛中散步。安禄山看见，将笼子挂在树枝上，走上前去朝拜，而且故意只拜玄宗，不拜太子。玄宗说：“卿为何不拜太子？”安禄山说：“臣太愚蠢了，不知太子是什么官爵，可让臣在至尊面前朝拜？”玄宗说：“太子是储君，朕千秋万岁后，太子继朕为君，卿为何不拜？”安禄山说：“臣一向只知道皇上一人，应尽忠报效，却不知道还有太子。”玄宗听后回头对太子说：“此人真是太忠实了。”正说着，那只鹦鹉在笼中叫：“安禄山快拜太子。”安禄山才望着太子下拜。然后将鹦鹉提到玄宗跟前。玄宗说：“这鸟不但能说，而且知道人意，卿从何处得来？”安禄山扯谎说：“臣前番征讨契丹时，梦见先朝已故大臣李靖，向臣要吃的。臣便为之设祭，忽然此鸟从空中飞过。臣以为是祥瑞，便捉住养了起来。如今已经驯服，就来献给陛下。”刚说完，那鹦鹉又叫：“贵妃娘娘驾到。”

安禄山抬眼一望，只见许多宫女簇拥着香车，冉冉而来。到了跟前，杨贵妃下车，来到玄宗前行礼。太子也行完礼，各自坐好。安禄山要退避，玄宗要他暂不要走。安禄山只得朝拜了贵妃，然后站立在一旁。

杨贵妃让念奴收了那只鹦鹉鸟，问：“他就是安禄山，现为何官？”玄宗说：“此人本塞外人，非常雄壮，官拜平卢节度，朕爱其忠直，留在京中随侍。”又说：“他当年曾是张守珪的养子，今日侍奉朕，就如朕的养子一

样。”杨贵妃说：“真是圣上所说的，此人真可谓一个可爱的养子。”玄宗笑着说：“妃子喜欢他，便可收他为儿。”杨贵妃听了，盯着安禄山，笑而不答。安禄山一听，急忙走过来，向贵妃下拜说：“臣儿愿母妃千岁。”玄宗说：“安禄山，你的礼数错了，要拜母须先拜父。”安禄山叩头说：“臣本是胡人，胡人的风俗是先母后父。”玄宗对贵妃说：“这可看出此人的诚朴。”说话间摆上酒宴，玄宗便让安禄山在宴中侍奉。安禄山趁进酒时，偷眼看那杨贵妃的美貌，果然是倾国倾城，自己心里便怀了不良的念头。那杨贵妃也是风流女人，见安禄山长得身材雄壮，是个英雄少年，也就动了邪心。以后一有机会，两人就在一起鬼混。玄宗不仅不知道，而且越来越信任安禄山，让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，时常往来，赏赐极厚。安禄山在宫中一时肆横无忌，和李林甫、杨国忠勾结起来，把揽朝政。

有一天，玄宗在昭庆宫闲坐，安禄山在一旁侍奉。玄宗说：“你的腹部大如抱瓮，不知其中藏的是什么？”安禄山拱手说：“此中别无他物，只有一颗赤心，臣愿尽此赤心，以事陛下。”说得玄宗心里特别高兴。

闲坐了一会儿，玄宗问左右：“妃子在哪里？”当时正是春深时节，天气暖和，杨妃在后宫，坐兰汤洗浴。宫中回报玄宗：“妃子洗浴刚完。”玄宗笑着说：“美人新浴，就如出水芙蓉，让宫人召妃子来，不必梳妆。”

一会儿，杨妃走了过来，只见她新浴之后，翩翩而至，更觉得丰采艳人。玄宗满脸堆笑，赐给她外国进贡来的异香花露，叫她对着镜子梳妆，自己在一旁观看。不料安禄山在一旁也看得神魂颠倒，竟脱口而说：“妙哉呀妙哉！”

话一出口，便觉自己失言。杨妃听见也大惊失色。那些宫女们听了也都愕然变色。都怕玄宗疑怪，捏着一把汗。不料玄宗却全不在意，倒喜滋滋地指着安禄山说：“堪笑胡儿也称妙。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安禄山平时和杨贵妃私下里戏谑惯了，今日当着玄宗失了口，幸亏玄宗没有起疑心。可是事后自己很后怕，杨妃也非常担心。因此自那日起，杨妃每见安禄山，都嘱咐他要说话谨慎，出入小心。安禄山想，这样下去迟早要露出马脚，不如要个外差到外面去避避，等以后有机会再图大业。杨国忠也想：安禄山将来必定和我争权，不可留他在京，弄他到外边去，再慢慢算计他。那李林甫也想在朝中独自专权，于是几人都向玄宗提出奏请。玄宗准奏，便降旨让安禄山为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赐爵东平郡王，马上走马赴任。

临行前，安禄山入宫拜辞杨妃。杨妃叫入密室说：“我和你亲近多时，一旦分离，好生不忍，但你在京日久，让人嫌疑。你自放心去，我到时会随时派心腹之人与你通信，早晚我在天子面前留心照顾你。你只顾去建功立业，不必疑虑。”安禄山点头答应，二人洒泪分别。

李白应诏答番书

唐玄宗时，西属绵州有个才子，姓李名白，字太白，此人生得性格清奇，天姿敏妙，嗜酒好诗，自号青莲居士。人们见他有飘然出世之表，称之为李谪仙。他不求仕途，立志要游遍四方，看尽天下名山大川，尝遍人间美酒。后来隐居在徂徕山竹溪，与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日夜酣饮，号称竹溪六逸。听说湖州乌程酒极好，便不远千里而来，在酒肆中畅饮，边饮边唱，旁若无人。这天正好湖州司马吴筠经过，听到狂歌之声，便派人去问，李白随口答诗四句：

“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逃名三十春。

湖州司马何须问，金粟如来是后身。”

吴筠一听惊喜说：“原来是李谪仙在此，早闻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。”当下便请到家中，饮酒赋诗，留住了几天。吴筠再三劝他入京应试。李白推辞不过，便同吴筠一同赴京。

来到京中，与少监贺知章相遇，互通姓名，互相爱慕。到了试期，朝廷命杨国忠、高力士为内外监督官，检点试卷，录送主试官批阅。贺知章想：李白才高八斗，只要他来应试，就肯定能够入选，而且他是个高傲的人，我要是为他打关节，反而会惹恼了他。我如今只嘱托杨、高二人，要他们留心照看一下便成。于是就致意杨国忠、高力士。一面又托吴筠，力劝李白应试。李白被劝不过，只得进场应试。谁知杨国忠、高力士二人，与贺知章原本不是一类人，只认为是贺知章受了礼，却来这里白讨人情，哪有这便宜事？专记着李白的姓名，到时偏不录送。到了考试那一天，李白随众人入场，一看题目，挥手而作，第一个交卷的就是他。杨国忠一看卷面上写有李白姓名。便不管好歹，一笔抹掉说：“这样潦草的恶卷，何必录送？”李白想要和他们争论，杨国忠谩骂说：“这等举人，只配给我磨墨。”高力士插嘴说：“磨墨也磨不好，只配给我脱靴。”并喝令左右将李白推了出去。

李白出得场来，怒气冲天。吴筠再三劝慰。李白立誓说：“若我日后得志，定叫杨国忠磨墨、高力士脱靴，方出我胸中恶气！”而贺知章等到发榜，不见李白姓名，心中生疑。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杨、高二人搞的鬼，心中懊恨不已。

过了些天，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给了李白一个转机。原来有一个小番国，名叫渤海国，派遣特使来唐朝，带来一封国书。玄宗皇帝命少监贺知章到馆驿陪伴来使，问其来意。那番使说：“国王致书，使臣也不得知，等中朝天子启书观看，便知分晓。”到了朝期，贺知章领着番使上朝面圣，呈上一封国书。玄宗命番使回馆驿候旨。然后命那日的值日宣奏官打开番书。那日的宣奏官是侍郎萧炅。萧炅拆开番书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原来番书上写的字非草非隶，字形奇异，一字不识。萧炅只好叩头奏道：“番书上的字迹，都像蝌蚪一样，臣一字也不辨识。”于是李林甫、杨国忠二人走上前来，也是有目如盲，一字也看不懂。玄宗再让专管翻译外国文字的官来看，又让满朝文武大臣官僚来看，竟然没有一人认得。玄宗发怒说：“堂堂天朝，为何一纸番书，竟无人能认一字。如不知信书是什么，怎样批签？难道不被小邦耻笑！限三日内，若没人认得，满朝官员，无论大小，一概罢免！”说完退朝，满朝官员也各自散去。

贺知章到晚回家，闷闷不乐。正好李白还暂居贺家，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贺知章就把满朝文武不识番书的事说了一遍。李白听后微微笑道：“番字有什么难认的？可惜我不是一朝之臣，不能一见此书。”贺知章忙问：“太白真能认识番字，我马上上奏。”李白笑而不答。

第二天早朝，贺知章奏道：“臣家有一位布衣朋友，姓李名白，博学多才，能辨识番书。请陛下召来一试。”玄宗准奏，派内侍到贺家，召李白见贺。李白对内侍说：“臣乃远方贱士，学识浅陋，岂能面对天子，不敢奉诏前往。”内侍回奏。贺知章说：“臣知道此人文章盖世，学问惊人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。只因前日应试，被外场官抹了卷子。今以布衣上朝，心中惭愧。请陛下赐以冠带，再派一朝官去召。”玄宗准奏，便传旨赐李白以五品冠带朝见，就让贺知章去召他入殿。

不多时，李白穿着御赐的冠带，随着贺知章来到朝中。玄宗一看李白一表人才，器度非凡，满心欢喜，就命侍臣将番书给李白。李白展开一看，对玄宗说：“番字有很多种，这是渤海国之字。过去番国上书，都按中国字体书写，后附上本国之字。如今渤海国竟以本国文字直接上书，属非礼之极，况且书中语言傲慢，实为可笑。”

玄宗说：“他书中所写什么事，卿可明白地读来。”李白遵旨，便手持番书，立在御座之前，用中国唐音——读道：

“渤海大可毒，书致唐朝官家：自你占领高丽，与我国逼近，边兵屡次侵犯疆界。俺今不可耐，差官致书来说，可将高丽一百六十七城让与我国，我有好物相送：太白山之兔、南海之昆布、栅城之鼓、扶余之鹿、郊颉之豕、率宾之马、汪野之绵、河沱之鲫，你家都有份，一年一进贡。若还不肯，俺国即起兵来厮杀，且看谁胜谁败。”

众文武官员，见李白看着番书，宣诵如流，无不感到惊异。玄宗听了书中之言说：“番邦要占高丽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众大臣们有说要起兵征讨的，有说要派人求和的，议论不一。李白奏道：“此事无须陛下烦恼。臣料想番王来此书信，只不过是试探我朝的动静。明日可召来使上朝。命臣当场答诏，也用他国文字，恩威并重，定可使可毒拱手降顺。”玄宗一听大喜，问道：“可毒是他国王之名吗？”李白说：“渤海国称其王可毒，就如同回纥称王为可汗、吐蕃称赞普、南蛮称诏一样。”玄宗一见李白应答如流，十分欢喜，即封为翰林学士，并赐宴于金华殿中。众大臣见李白受到这般隆遇，都无不赞叹。只有杨国忠、高力士二人心中不乐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第二天升殿，贺知章领番使上朝。李白纱帽紫袍，金鱼象笏，立于殿中，对番使说：“小邦上书，词语傲慢，实为无礼，本当加兵诛讨。今我皇上暂不计较，有诏批答，你静候恭听。”

番使战战兢兢，立在殿上。玄宗命人搬来七宝文几，放在御座旁边，上面铺好文房四宝，赐李白坐锦绣墩写诏。李白奏道：“臣所穿的靴子，恐怕不干净，请陛下宽恩，容臣换靴。”玄宗便传旨，让小内侍将御用的吴绫巧祥云头朱履给李白换上。李白叩头说：“臣还有一言，请陛下恕臣狂妄大胆，才敢奏闻圣上。”玄宗答应。李白说：“臣前些天应试，遭到右相杨国忠、太尉高力士的斥逐。如今见他二人列班于此，臣精神不旺。今日奉命草诏手代天言，不同寻常，请传旨让杨国忠磨墨、高力士脱靴，才能使别人不敢轻视诏书，自然会诚心归降。”玄宗此时正在用人之时，心中又十分喜爱李白，就答应了。杨、高二人暗想：“前日在科场中得罪了他，今日他乘此机会来报复，只怨倒楣，不敢违旨。”只好一个给李白脱靴，一个磨墨。李白欣然就坐，举起兔毫笔，手不停挥，一会儿功夫，写成诏书一道。另外又在一张纸上写了副诏。然后一块呈给玄宗。

玄宗看完，大喜说道：“诏语堂皇有力，足可夺人心魄。”取出副诏一看，不禁称奇。原来副诏上的字迹与渤海国的来书一样。当下传给众臣看过，无不惊奇。玄宗说：“学士可宣读让那番使来听，然后用上大印入封。”李白听旨下殿，将诏书大声朗读。那诏书写道：

“大唐皇帝诏谕渤海可毒：李朝应命开天，抚有四海，恩威并用，中外悉知……”

李白宣读诏书，声音洪亮。番国使官低头而听，不敢仰视。听后领诏退朝。贺知章送出都门。番使问：“那个学士什么官，还让右相磨墨、太尉脱

靴？”贺知章说：“右相太尉不过是人间贵官，那个学士却是上界谪仙，来到人世赞助天朝。”番使回到本国，见了国王，讲了一遍。那国王看了沼书也大惊，与本国的大臣们说：“天朝有神仙帮助，我们还说什么？”于是写了降表，又派使者入朝请罪，情愿每年纳贡。

安禄山造反

安禄山自从到边关做了三大镇的节度使以后，训练士卒，屯积粮草，声势日益强盛。朝中大臣都曾提醒玄宗，要提防安禄山心怀异志，玄宗却一直不以为然。有一次安禄山上疏奏称，边关险要，只有身体强健的人才能防御，汉人身体柔弱，不如番人骁勇，所以要用几十名番将，把汉将都替换下来。大臣们奏说：“安禄山早就怀有异心。如今上疏足可证明。”玄宗听了不高兴说：“这是安禄山为国家着想，卿等何必动不动就言其反。”然后批旨，准许三镇边关险要，都用番将戍守。

其实朝臣们的猜疑没错，安禄山早就想着夺国篡位，日夜都想提兵造兵，只是觉得时机还未成熟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安禄山又生出一个事端。他又给朝廷上疏，要贡献一批好马，疏上说：“臣安禄山所属地方，多产良马。臣选了上等骏马三千匹，愿意贡献朝廷。臣派番将二十四员护送，又派六千执鞍军人，每两人护送一匹，望各州官吏，沿途预备粮草。”

安禄山这个主意，明明是假称献马，乘机动干戈，而且看朝廷怎样对付他。玄宗知道后也沉吟说：“安禄山要献马，也是好事，为何要这么多军将遣送？”因此便召集大臣们商议。杨国忠早就对玄宗说安禄山心怀不轨、几次寻事激他造反来证实自己的猜测。因而便说：“他是名为献马，实要叛逆，一定要严词训斥，说破他的阴谋。”玄宗说：“事情还不那么急，还应当用好言制止他。”于是，玄宗就写了一道手诏：

“卿要献马于朝廷，足见忠诚，朕很喜悦。但马行须冬天为好。如今正是秋初，农务稻田还有，不宜行动。等到冬日，联自派人去接，无须劳师动众跋涉之苦。”写完，便派冯神威前去范阳。

冯神威来到范阳，见到安禄山。安禄山一见诏书，大不高兴，对冯神威说：“你回去吧，诏书说敝马要等到冬季，到十月间我即使不献马，也要去京师一趟。你回去说吧。”冯神威不敢多言，日夜兼程，回到京城，将安禄山的傲慢无礼，回奏给玄宗。玄宗这才明白了安禄山的反叛之心。杨贵妃解劝说：“安禄山原是番人，不知礼数，又因为陛下平日对他恩爱极宠，未免养成骄傲惰慢，一时狂肆。他愿献马，也许本无反意。现今他有儿子在京师，他要图谋造反，难道不顾自家儿子吗？”玄宗一听，沉吟半天说：“前些日子他儿子安庆宗成婚时，朕曾传他来京，他以边关事务不能脱身而不曾来。如今可让安庆宗给他写信，要他入朝谢罪，看他来不来，就可知他的心了。”说完便命高力士传旨给安庆宗快写书信，送往范阳。

安庆宗领旨，便写下一信，准备派人送去。谁知杨国忠心想：安禄山真要是看了儿子的信来到了京城，朝廷必定要留住他，以后还会和我争宠夺权。不如早早激他造反，既可以证明我的猜测，又可以断绝这个争权的人。于是派了许多心腹之人，星夜赶到范阳一带，散布流言说：“天子发怒，查出安禄山在宫中的丑事，已将安庆宗囚禁起来，勒令写信，诱他父亲回京，然后把他父子杀掉。”安禄山听到这些流言，也是很吃惊。过了一天，果然又收到儿子的来信。安禄山看了来信，无非是要他回京谢罪。安禄山问送信人说：“我儿没出什么事吧？”来人说：“奴才出京时，他还安然无事。但走到半

路上，听人说宫里发现了什么事情，他已被朝廷拘禁了起来。不知是真是假？”安禄山又问：“你来时，贵妃娘娘可有什么密旨要你带来？”来人说没有。安禄山一听更加惊疑。原来每次京城来信，贵妃娘娘都要夹带密信。这次事情紧急，杨贵妃有信也不敢让带。而安禄山不见密信，便认为是宫中私情果然暴露，心想：“今日之势，不得不反了！”于是第二天，召集部下大小将士，安禄山戎服带剑说：“昨日我儿安庆宗派人来，传送皇帝密旨，让我安禄山率兵入朝，诛讨奸相杨国忠。众人要努力同心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功成之后，各有爵赏！”众将一听，都大惊失色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安禄山的亲信严庄等人按剑而起，对着众人厉声说：“天子既有密旨，自该按旨行事，谁敢不遵？”安禄山也拔剑说：“有不遵者，治以军法！”众将平时就害怕安禄山的凶威，如今无一人敢不从。安禄山便率十五万兵卒，自范阳造反南下。这是天宝十四年（公元 755 年）十一月的事。

安禄山引兵南下，声势浩大，步骑精锐。当时已经许多年没有战事，百姓们听说范阳兵变，大军杀来，都非常惊恐。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。地方官员们有开门投降的，有弃城逃走的，有被擒杀的，没有一处能够抵挡得住。太原留守杨光翔还未知道反叛消息，等大军来到城下，以为是范阳有什么军务路过此地，便开城迎接，不料被绑起来解送军前杀了。

玄宗在宫中听说安禄山造反，还不十分相信，等从太原传来杨光翔被杀的消息，才惊得目瞪口呆。玄宗急忙召集众臣商议。杨国忠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安禄山早有反意，臣早就看了出来，陛下今日才知道臣说得不错吧。”玄宗说：“番奴负恩背叛，罪不容诛。如今应当怎么办？”杨国忠说：“陛下不要担忧，如今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人而已，其余将士都不想反，是让他逼的。朝廷只须派一旅之师，不过几日，定会传回捷报。”玄宗听了，也就坦然不再担心。杨国忠又奏说：“安庆宗是叛人之子，不能在京中留此后患。”玄宗准奏，传旨将安庆宗处死。

消息传到安禄山耳中，安禄山大怒，哭着说：“我儿有何罪，竟遭此惨杀！”便命大兵随意杀人，以泄胸中之恨。

安禄山造反以后，挥师南下，强兵锐将，攻城克镇，先后攻陷河北、河南。不到半年便已打到潼关。玄宗皇帝先后派了许多大将带兵征讨，都被安禄山打得大败而逃。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言，催逼大将哥舒翰出战，也全军覆灭，主帅投降，潼关失陷，河东、华阴、冯翊、上洛等处，守将都弃城而走。消息传到京师，玄宗大惊，立即召集廷臣商议。杨国忠中班奏说：“潼关既已失陷，长安就已危在旦夕。以臣愚见，不如车驾暂避西蜀，先使圣上安稳。然后再等外兵而至。”玄宗还未开口，秦国桢、郭子仪、颜真卿等一班大臣都开口反对。

为何杨国忠忽然生出避蜀之说？原来他曾做过剑南节度使，西川是他的老后院，安禄山一反，他就私派心腹之人把自己的家私财宝秘密地转移到蜀中。所以这次提出避蜀，是为图自己的方便。

杨国忠一见玄宗犹豫不决，就叫了虢国夫人、韩国夫人一起去见杨贵妃。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把杨贵妃劝得一心一意想要避蜀。然后杨贵妃去劝玄宗，连哭带闹，不由玄宗不从。玄宗便召杨国忠入宫商议。杨国忠说：“陛下要真心避蜀，朝臣一定会出来阻拦，那会延缓时机。所以应该下一假诏，说是陛下带人亲征。然后起驾西行。”玄宗答应，便下诏亲征。命少尹崔光远为西京留守将军，命内官掌管宫门锁钥。又让龙武将军陈元礼赶快准

备护驾军士，多赏给钱帛，并选了上千匹好马备用。

到第二天黎明，玄宗只与杨妃姐妹、皇太子、杨国忠和皇宫的皇子、皇孙，一同悄悄出了秋门而去。临走时，玄宗要召梅妃江采苹同行，却被杨国忠阻拦住了。

车驾走后，人们还不知道。早晨百官来上朝，只见宫门紧闭。等到进了宫，只见宫内宫人嫔妃到处乱走乱窜，都说不知道圣驾去了哪里。秦国桢等人料到玄宗必是去往西蜀，便回家骑了马追去。其余官员士庶，四出逃避，整个京城一片混乱。

玄宗仓促西逃，来到左藏。只见许多军士，手中拿着草把在那里等候。玄宗停车问干什么。杨国忠说：“左藏积存的粮草很多，一下不能运走，将来恐怕要让叛贼夺去。所以臣想全都焚烧掉。”玄宗说：“叛贼来后若无粮草，必定会更加剥削百姓，不如留下。”于是便喝散了那些军士，然后继续前行。过了便桥，杨国忠又要派人去烧桥，以防叛贼追来。玄宗又制止说：“百姓们也要避贼逃生，烧了桥就会绝了他们的生路。”说完便让军士们扑灭了桥上的火。

车驾来到咸阳望贤宫，地方官员都已逃避。到了中午，还没有饭吃。百姓们端着米饭或豆饭来献，官员王孙们争着用手捧着吃，吃得一粒不剩。玄宗用好话慰劳，百姓们痛哭失声，玄宗也流泪不止。众百姓中有个白发老翁，叫郭从谨，流着泪说：“安禄山包藏祸心，已不是一天。有忠臣言奏其反心，陛下都听不进去，只爱听阿谀奉承。我们草野百姓，早就知道会有今天，可是宫门重重，无路上达，见不着天颜面诉说。”玄宗顿足叹道：“都怪朕昏庸不明，悔之不及。”当夜宿在金城馆驿。

次日，车驾来到马嵬驿。将士们都很疲乏，又吃不饱，都心怀不满。正好河源军使王思礼从潼关奔来，玄宗又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，赶快去收集失散的士卒。王思礼临走时，对陈元礼说：“杨国忠罪大恶极，人人痛恨。当时我曾劝哥舒翰将军上表将杨杀掉，可惜他当时没有做到。如今将军何不趁此机会，杀掉杨国忠？”陈元礼说：“我正有这个心愿。”说完便与东宫内侍李辅国商议。

这一天，陈元礼领着众人来到杨国忠的马前，诉说自己饥饿难忍。杨国忠训斥一番，陈元礼大声喊道：“杨国忠通番贼谋反，为何不把他杀掉？”众人也一齐呐喊起来。杨国忠大惊失色，急忙拍马逃避。众人蜂拥而上，刀枪齐下，一会儿功夫，杨国忠死在乱刀之下。人们又杀了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。

杨国忠刚被杀死，正好韩国夫人也乘车来到这里，众人也一齐上去，将韩国夫人乱刀砍死。虢国夫人与她的儿子裴徽和杨国忠的妻子、幼儿一见不好，逃到陈仓，被县令薛景仙带领军民捉到，也都被杀死。

玄宗听说杨国忠被杀，急忙走出驿门，用好言安慰众军。而众人只是喧闹吵嚷，围住驿门不散。玄宗问：“你们为何还不散去？”众人一齐说：“反贼虽杀，但贼根还在，不敢散去。”陈元礼说：“众人的意思是国忠既然被杀，杨贵妃不宜再服侍圣上。”玄宗惊说：“妃子深居宫中，国忠有什么事，与她有什么关系？”高力士说：“贵妃虽然无罪，但众人已杀了他的兄长，而贵妃仍在皇上左右，众人怎能安心。”玄宗听后默然点点头，走回行宫，见了贵妃，一字也说不出口，只是站着垂泪。门外呼喊声越来越高，高力士进来说：“事宜速决。”玄宗大哭对贵妃说：“妃子，我和你从此永别吧！”

杨妃也涕泣呜咽说：“愿陛下保重，妾负罪重大，死也无恨。请容妾拜佛后再去。”玄宗回头对高力士说：“你可把她领到佛堂去吧。”说完，哭着进了内室。杨妃走入佛堂拜了，高力士送上一条罗巾，杨贵妃便自缢于佛堂前的一棵树上。当时她年龄三十八岁。这是天宝十五年（公元 756 年）六月发生的事情。后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写道：“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翠华摇摇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”

马嵬驿发难以后，玄宗继续西行，终于来到成都定居下来。而太子和玄宗在马嵬驿分手，带领广平王俶、建宁王璟和部分将士，辗转来到灵武御敌。天宝十五年七月，太子即位于灵武，这就是肃宗皇帝。改本年为至德元年，尊玄宗为上皇天帝。

安禄山屠肠殒命

安禄山双目失明以后，性情更加暴烈，左右侍奉他的人，稍不如意，就痛加鞭斥，有时竟给处死。他有个贴身服侍的内监，叫李猪，早晚不离左右，却偏偏要每天挨打。严庄是安禄山最亲信的大臣，却也常常一言不合，就挨鞭挞。因此周围的人，都对安禄山怀有怨恨。

安禄山已立安庆绪为太子。后又娶爱妾段氏，生下一子名叫庆恩。安禄山恩爱段氏，便想废了庆绪而立庆恩为太子。

庆绪心中着急，就偷偷和严庄商议。

严庄是最善于劝人反叛的，又经常受安禄山的打骂，心中早就忿恨不过。平日见安庆绪生性愚笨，易于摆弄，就常想：“若使他继了位，便可使我专权用事。”如今见他来求计，就动了一个坏心，要劝他杀父篡位，只是不好马上说出口。安庆绪再三请问说：“我受父皇打骂还不要紧，只怕他偏爱庆恩，将来有废有立，我可怎么办？”严庄叹道：“主上宠幸段妃，自然会偏爱那段妃所生之子，将来废你的事肯定会有，殿下休想继承大位了，只恐怕性命也难保住。”庆绪说：“我有什么罪，何至于此？”严庄说：“殿下没有读过书，不知道前代的故事，自古以来立一子废一子，那被废掉的，曾有几个保得住性命的？到头来都因猜疑而绝后患，管你有罪无罪！”安绪说：“那就没有办法了？”严庄说：“古人云：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这是说一家父子之间。父母盛怒，用大杖打来，你要避开。如今你父亲是一国至尊，要杀其子，只要一句话、一张纸，便可办到，更没有出走的地方，你逃能逃到哪里去？”庆绪说：“这么说，先生也不能救我？”严庄说：“臣若以直言进谏，一定会遭到鞭挞，惹恼了还会有大祸，叫我怎样救你？”安庆绪说：“我决不肯束手待死！”

严庄假意踌躇了一会儿说：“殿下，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。话是这样说，但人都算计着活。比如主子与唐玄宗，岂不是君臣，他又是杨妃义子，也算上是君臣加父子了。只因为后来被他们逼急了，却不肯束手待死，只能动干戈。这样不但免了祸患，而且攻城夺地，正位称尊。可见什么事都可随时度势，敢作敢为，才能转祸为福。”

庆绪再愚笨，也能听出这番话的意思。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：“如今只好如此了。”严庄又说：“虽然如此，还必须靠一个人行事，这人非李猪不可，臣自会去找他。”安庆绪说：“此事全仗先生扶持，迟怕有变，以速为贵。”严庄答应，当下辞别出宫，正好碰上李猪，便约他晚间来府中有话商量。

到了晚上，严庄在密室里摆上酒菜，和李猪边饮边说。严庄笑着说：“足下这几天又领教过多少鞭子？”李猪一听就来气说：“不要说了，我前后受的鞭子不计其数，也不知要挨到何时为止？”严庄说：“别说你了，就是那些大臣们，不也常常挨打吗？太子怎么样，是储君，也经常挨打。圣人云：君使臣以礼。又云：为人父，止于慈。主子这样做，岂是待臣之礼？岂是为父之道？如今天下大局未定，万一人心离散，可怎么办好？”李猪说：“太子还不知道呢，今主子要废长立幼，将来还不定怎样呢？”严庄说：“太子早已知道，刚才还和我商议这件事。我想太子为人仁厚，要是他能早继大位，你我都有好处。怎样想个计策，让主子让位给太子才好。”李猪摇头说：“主子这样暴戾，谁敢说这话？”严庄又说：“要不然，我是大臣，或者还能留些体面，不致于经常挨打。你呢，只是一个内侍，将来别说经常挨打，只怕主子喜怒无常，会断送你的性命。”李猪一听站起来说：“人生在世，总是一死，与其无罪无辜被他打死，还不如惊天动地大干一场，拼他个碎尸万段，也能后世留名！”严庄见他说出这样话，心中暗自高兴，便鼓掌说：“足下果然是有志气，办成这件大事，决不至于死去，倒会做一个功臣，只是你主意已定了吗？”李猪说： “我主意已定，只怕太子顾着父子之情，怎么容我下手？”严庄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已和太子商量过了，太子早就答应让我们下手。”李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明天夜里就可动手。”

第二天黄昏时，安庆绪和严庄各带着短刀，进了殿门，值殿官看是太子也不敢阻挡。这时，发禄山已经在帐子里睡下了。李猪持刀走进屋里。安禄山眼瞎，只听见有人进来就问：“是谁？”李猪也不答话，撩开帐子，揭去被子，见安禄山露出大肚子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猪举起刀来砍了下去。安禄山疼痛难忍，急忙伸手去枕边摸自己的利刃，却摸不到。于是就手摇帐竿说：“家贼！家贼！”口里说着话，那肚肠已流了出来，大叫一声，身子挺了两挺，呜呼哀哉了。这时正是肃宗至德二年（公元 757 年）正月。

安禄山死后，肃宗皇帝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、郭子仪为元帅，带兵讨贼，不久便收复了两京。安庆绪杀死安禄山后，自己又被史思明所杀。史思明自称燕帝，并再度攻下洛阳。两年后，史思明被其子朝义所杀。到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 763 年），朝义自杀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公元 755 年至公元 763 年的安史之乱。

肃宗以后，立太子为代宗。代宗之后，唐朝还有十三传皇帝。其间也发生了不少善恶的故事，本书就不再一一叙述。

1.3《隋唐演义》赏析

《隋唐演义》一百回，写于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前后。它所写的历史跨度很大，从隋开皇八年（588）隋文帝派杨广等伐陈起，至唐代宗广德二年（764）左右，前后一百七十多年。它把这一百多年历史都套在隋炀帝与朱贵儿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所谓两世姻缘的框架里。前六十六回，写隋末的大动乱和唐王朝的建立，着重写隋炀帝的暴政和乱世英雄秦琼、李密、单雄信、程咬金、尉迟恭、窦建德等人的故事，这部分有三十五回袭用《隋史遗文》，约占总回数的百分之五十三；有十回袭用《隋炀帝艳史》，约占百分之十五；另有七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连缀而成，约占百分之十；还有五、六回是根据《大唐秦王词话》改写的，约占百分之八。也就是说，《隋唐演义》前六

十六回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袭用或基本袭用《大唐秦王词话》、《隋炀帝艳史》、《隋史遗文》三书。

历史演义这种小说体裁，主要写历代兴废争战之事，所以，它只写金戈铁马的年代，不写歌舞升平的盛世；只写乱世之奸雄，不写治世之能臣。《隋唐演义》从六十七回至七十七回共十回篇幅，写唐太宗李世民登基至唐玄宗李隆基即位，把历史上辉煌的“贞观之治”简单的几句话交代过去了，着重写了武则天和韦后的专权。这部分只是全书的过渡部分。从七十八回至一百回，写由隋炀帝转世为杨贵妃，由朱贵儿转世为唐明皇的再世姻缘，着重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。这些部分，主要依据野史笔记，如郑处晦《明皇实录》、柳埕的《常侍言旨》、郑啟的《开天传信记》、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、乐史的《太真外传》、佚名的《梅妃传》等，加以组织编写。综上所述，当我们揭开《隋唐演义》的历史面纱之后，就可以看到它的大部分是承袭前面隋唐系列小说而编写成的。因此，可以说，它的创造性是不大的，它的价值和成就也就很有限了。

《隋唐演义》总的特点是“杂”。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庞杂。这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有关。作者在自序中说：“昔人以《通鉴》为古今大帐簿，斯固然矣。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，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，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可以不废于世也。”也就是说，作者把正史看作“古今大帐簿”，把历史演义视为“小帐簿”，所以把正史、野史笔记以至历史演义、英雄传奇中隋唐故事都搜罗在一起，写成了这么一本“小帐簿”式的历史演义小说。有些与全书主线无关的传闻佚事也都收入，内容比较芜杂。

其次，《隋唐演义》在体例上看，也是“杂”，它基本上是历史演义体，它所写的隋炀帝故事，武则天、韦后专权，唐明皇、杨贵妃故事等是有历史依据的，像梁超壬所说：“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。”同时，它又吸收了《隋史遗文》以及《大唐秦王词话》中的英雄传奇故事，如秦琼、单雄信、尉迟恭、程咬金、罗成等英雄小传，大多是虚构的，在历史上无多大依据。甚至有些违背历史常识，例如五十回，秦王李世民被李密关押在金墉城，后被魏征、秦琼等以篡改诏书的办法放走，秦琼要送他出城，他对刘文静说：“叔宝恩情备至，何等周匝，所云：‘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’，此之谓也。”让李世民在唐武德元年（618）前后，说出李白在唐天宝末年（755左右）所写的《赠汪伦》留别诗是多么可笑。这虽是线节的不真实，但放在作为历史演义体小说里是多么不协调。更为重要的是，《隋唐演义》产生在康熙末年，深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，杂有才子佳人小说的体例。在我国早期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（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）中英雄人物都是不近女色的，作品里不写男女的恋爱和婚姻故事，妇女形象比较少，即使有也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貂蝉，担负着实施“美人计”之类的任务。到了明代中叶，出现了以《金瓶梅》为代表的人情小说，才把恋爱婚姻作为小说的主要题材，妇女形象逐渐加强，以至占了中心地位。由《金瓶梅》发展而来，在明末清初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。如果说《金瓶梅》、清初的《醒世姻缘传》等是家庭小说，主要写家庭内部的纷争，那么，才子佳人小说则是恋爱小说，主要写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，而不太涉及他们结合之后的家庭生活。才子佳人小说有一套固定的模式，就是男女青年一见倾心，以诗词为媒介，私订终身，几经波折，才子中举，奉旨成婚，“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”。所以人们把

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或戏曲概括成：“公子落难，小姐养汉，状元一点，百事消散”这样一种公式。《隋唐演义》写作时正是才子佳人小说十分流行的时代，作者在作品里增加了不少才子佳人的故事。首先，它把隋炀帝与朱贵儿，唐明皇与杨贵妃写成才子佳人的两世姻缘。作品着重表现炀帝对朱贵儿的一片真情。朱贵儿在炀帝病重时，割下手臂上的肉，拿来和药，为炀帝治病。炀帝知道后，与朱贵儿密誓：“情深契爱，星月为证，誓愿来生，结为夫妇，以了情缘。”后来宇文智及发动兵变，朱贵儿骂贼而死，为场帝殉情。场帝与朱贵儿这一对情人死后，情缘不灭.杨帝转世为杨贵妃，朱贵儿转世为唐明皇。他们又成为一对生死相从的情人，他们七月七日夜半在长生殿又来了一番海誓山盟：“今就星光之下，你我二人密相誓约，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。”安史之乱爆发，马鬼驿军队哗变，杨贵妃为保唐明皇的安全而捐躯，这是转世的扬帝为报答朱贵儿的真情而牺牲。

再次，还写了几对才子佳人的故事。徐世劾这个草莽英雄，在隋场帝死后，见到他的嫔妃袁紫烟，十分倾慕，由贾润甫作合，结成夫妇。李密在逃难中，藏匿在王当仁叔叔家，王当仁的叔叔见李密是个英雄，把女儿雪女许配给他。甚至李世民被关在李密的牢房里，公子落难，遇到狱官徐义扶的女儿徐惠英，得到徐氏父女的救援。逃回长安路上早已“两情貉绪.魂消默会矣”，于是在患难中才子与佳人结成良缘，徐惠英成了李世民的王妃。作品描写更多的是窦线娘与罗成的恋爱故事。作者虚构了窦线娘这个人物，她是窦建德的女儿，在战场与罗成对阵，却一见倾心，马上订盟，缔结良缘，后又几经波折，得到花木兰的妹妹花又兰的帮助，不远千里替他们传书递简。最后，窦线娘、花又兰都嫁给罗成，成就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常见的“双美奇缘”，这完全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翻版。不过把百花争艳的花园变成刀光剑影的战场.围阁中的才女换成了战场上的巾帼英雄，文弱书生变成了青年将帅，金榜题名改成了杀敌立功。总之，《隋唐演义D基本上是历史演义小说，但也杂有英雄传奇和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和笔法，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各种类型小说互相吸收、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。

《隋唐演义》用两世姻缘的线索贯串全书，把许多历史事件写成因果报应。求仙拜佛、迷信妖妄在小说中屡次出现，影响了全书的思想艺术成就。例如，孔升真人与蕊珠仙子在天宫中相视一笑，“犯下戒律，谪堕尘缘，罚作帝王女身嫔妃，即隋宫中朱贵儿是也”。后转世为唐明皇。炀帝生前乃是终南山的一个怪鼠，孔升真人路过，对他有些怜悯，于是“结下良缘”，孔升真人谪为朱贵儿，这只怪鼠就变成了炀帝，“遂以宿缘而得相聚”。后因炀帝罪孽深重，罚为女身，转世为杨贵妃。而蕊珠仙女因与孔升真人一笑，堕入凡间，在隋时为侯夫人，“负才色而不遇主，以致自尽，再转生为梅妃，方与孔升真人了却一笑之缘，却又遭妒夺宠，此皆上天示罚之意”。又如，李密为李渊、李世民所杀，于是投胎为武则天，“故杀戮唐家子孙，以报宿愆”。这样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、时代的变迁，都是上天所定、劫数使然，那么，小说就不可能很好地表现历史变动的内因与外因，不可能揭开历史的面纱而探求其深刻的底蕴了。

上面我们对《隋唐演义》作了比较多的批评，那么，作为隋唐演义系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就一无是处了吗？不。这部小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，它在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首先，作者在《隋唐演义》里写到武则天称帝，韦后毒死中宗，阴谋篡

位等，有力地揭露了朝廷里的残酷斗争；作者写唐明皇、杨贵妃的故事，也进一步暴露了唐玄宗因骄奢淫逸而误国，在开元、天宝盛世之后，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，使唐帝国从此衰落。这些内容过去隋唐演义系列小说中没有涉及，或虽有涉及但都写得枯燥无味，作者把它概括在《隋唐演义》里，丰富了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的内容，也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

其次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更为生动，更为丰满。秦琼、李密、王伯当、尉迟恭等人的形象没有大的变化，罗成增加了他与窦线娘的恋爱故事，但并不成功。而窦建德、单雄信、程咬金和徐世勣的形象则有较大发展。

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隋末农民三大起义军之一。他在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中是重要人物，但在《隋唐演义》以前的小说中表现不多。根据历史记载，窦建德世代务农，“才力绝人，少重然许，喜侠节”。（《旧唐书·窦建德传》）他讲义气，乐助人，在乡里中颇有威信。后被募征辽，不堪压迫，举兵起义。大业十四年（618）建国号夏。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内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军纪严明，本人也艰苦朴素。“建德每平城破阵，所得资财，并散赏诸将，一无所取。又不啖肉，常食唯有菜蔬、脱粟之饭。其妻曹氏布衣纨绮，所使婢妾才十数人”。因此，窦建德是深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人物。后来他的立场逐渐转变，到了公元 621 年，为隋朝镇压农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的王世充被李世民包围在东都。窦建德竟率十万大军去解救王世充，在虎牢被李世民打败，死伤五、六万人，自己也做了俘虏。《隋唐演义》对窦建德的描写是比较符合史实的，对他的清正廉洁、仗义行侠以及被俘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都赞扬备至。如写窦建德、王世充被俘后，王世充在囚车里哭哭啼啼，一副脓包相，可是窦建德则表现出英雄本色：“呸，我那里晓得你们这一伙脓包坯子！若早晓得，我也不来救援了！大丈夫何苦学那女子妇人之行径！”在路旁的百姓都说：“那个夏王（窦建德），闻得在乐寿极爱惜百姓，为人清正，比我们的郑王（王世充）好千百倍。那皇后更加贤明，勤劳治国，今不意为了郑王，把一个江山弄失了，岂不可惜！”徐懋功进入乐寿后，要把仓库粮食分给百姓，百姓们说：“夏王治国，节用爱人，保护赤子，时沐恩泽。今彼一旦失国，小民如丧考批，又安忍分散其储蓄。”作者认为窦建德的起义军是正义的，“为人清正”，“极爱惜百姓”，只是对时局作了错误的判断与选择，在当时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相持不下时，竟因听了手下人的谗言而去支援王世充，结果失败。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，所以仍给他极高的评价。据《旧唐书·窦建德传》记载，在窦建德失败后，“斩于长安市，年四十九”。作者不忍他被斩首示众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出家当和尚的结局。作品增加了对曹后的描写，写她非常贤明，爱惜百姓，在窦建德攻破聊城，将归顺宇文化及的炀帝萧后带回乐寿时，曹后与萧后见面，在慕敬委婉的言词中，锋利地讽刺了萧后投敌事仇的卑鄙行径，表现了女中豪杰的才智。在窦建德准备救援王世充时，她正确分析形势，竭力劝阻。到窦建德失败，根据史实，她投降了，但作品改为自缢而死，为农民起义事业而殉身。作者还为窦建德虚构了一个好女儿窦线娘，她才智超群，武艺出众，在窦建德被俘后，愿以身代父而死，是作者竭力赞扬的孝女，为此，作者让她嫁给罗成，有个美满幸福的婚姻。

程咬金，作者加强了他的市民平等观念和豪爽性格的描写，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。程咬金在豆子■时，不愿归到瓦岗寨去，他说：“如今我们有了

秦大哥，再屈单二哥也迁到我这里来，多是心腹兄弟，热烘烘的做起来，难道输了瓦岗？翟大哥做得皇帝，难道秦大哥、单二哥做不得皇帝？”这样的描写不但突出了他的豪爽性格，而且削弱了“真命天子”的观念，强调了皇帝人人可做的平等观念。程咬金的这些性格在《说唐全传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根据史实和前面几部小说的描写，程咬金是先降郑，后见王世充为人奸诈，又降了唐。《隋唐演义》是写程咬金因为曾在“老君堂”活捉李世民，因此不愿归唐。李世民爱惜人才，用计策把程母从瓦岗寨骗到长安去了，程咬金为了看望母亲就只身到长安，秦王将他绑进来，想起“老君堂”的事，不觉怒气填胸，击桌喝道：“你这贼子，今日也自来送死了！可记得当时孤逃在老君堂，几乎被你一斧砍死。孤今将你锅烹刀剁，方消此恨。”程咬金听后哈哈大笑：“咱若怕死，也不进长安来，要砍就砍，何须动气？快快叫咱老娘来见一面，咱就把这颗头颅，结识与你吧！”这样掷地有声的豪言，充分表现了程咬金的英雄气概，语言是充分个性化、口语化的。

徐世勣在《隋唐演义》以前的几部作品里是作为瓦岗诸豪杰之一出现的。在《隋唐演义》里突出了他的军师地位，塑造了一个智慧超人，有着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式的人物形象，这对后来说唐系列小说和戏曲舞台上的徐世勣形象有重大影响，从此徐世勣从战将变成军师，活跃在小说、戏曲所构造的历史舞台上！

单雄信的形象也有加强，进一步突出他的“义”和反唐决心。例如，增加单雄信与窦建德之间的友谊。朝廷点秀女，强迫民间女子入宫。窦建德的女儿线娘被选上，百般求情，“怎奈州官与阉狗坚执不从”，所以，窦线娘起兵反抗，后形势紧张，单雄信就让窦建德把线娘安顿在二贤庄避难；到窦建德兵热日盛，建立了夏国，单雄信又亲自把窦线娘送还窦建德。《隋唐演义》之前几部小说中对单雄信为什么上瓦岗寨，交代都不够详细。《隋唐演义》里写李密参加了瓦岗军之后，自动去二贤庄劝单雄信入伙，被人告发，官军追捕。单雄信去送窑线娘，不在庄上。众好汉烧了庄院，杀退官军，将单雄信的家属接到山寨。恰好这时单雄信也去瓦岗，就入了伙。

“单雄信之死”，在《大唐秦王词话》里不到一百字，到《唐书志传》里约有三百五十字，在《隋史遗文》里约有一千五百字，到《隋唐演义》竟长达三千四百字。情节更加丰富，人物内心矛盾更加突出，人物性格更加丰满。请看下面一段描写：

> 却说单雄信在狱中，见拿了王世充等去，雄信已知自己犯了死罪，且放下愁烦，由他怎样摆布。只见知节叫人扛了酒肴进来，心中早料着三四分了。知节让雄信坐了，便道：“昨晚，弟同秦大哥就要看二哥来，因不得闲，故没有来。”雄信道：“第夜来亏窦建德在此叙谈。”知节叹道：“弟思想起来，反不如在山东与众兄弟时常相聚，欢呼畅饮，此身倒可由得自主。如今几个弟兄，弄得七零八落，动不动朝廷的法度，好和歹皇家的律令，岂不闷人！”说了，看看雄信，蓦地里落下几滴泪来。此时，雄信早料着五六分了，总不开口，只顾吃酒。忽见秦叔宝亦走进来道：“程兄弟，我叫你先进来劝单二哥一杯酒，为甚反默坐在此？”雄信道：“二兄俱有公务在身，何苦又进来看弟？”叔宝道：“二哥说哪里话！人生于世，相逢一刻，也是难的。兄的事，只恨弟难以身代；苟可替得，何惜此生！”说了，满满的斟上一大杯酒，奉与雄信，叔宝眼眶里要落下泪来。雄信早已料着七八分了。又见徐懋功喘吁吁的走进来坐下。知节对懋功道：“如何？”懋功摇摇首，忙起身敬两大杯酒与雄信。听见外边许多淅淅索索的人走出去，意中早已料着十分，便掀髯大笑道：“既承三位兄长的美意，取大碗来，待弟吃三大碗，兄们也饮三大杯。今日与兄们吃酒，明日要寻玄邃、伯当兄吃酒了。”叔宝道：“二哥说

甚话来！”雄信道：“三兄不惧怕死的？自那日出二贤庄，首领已不望生全的了！”叔宝三人，一杯酒犹哽咽不下去，雄信己吃了四五碗了。……

这段描写把雄信内心的变化，程咬金，秦琼、徐愁功内心痛苦而又不忍明言的心情都很细致地表达出来。

第三，它所写的隋唐历史的跨度最长，从隋末到安史之乱，这就包括了隋唐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。作者将众多的历史材料，纷繁的历史事件，组织在一百回书里，重点突出，条理清晰，足见作者娴熟的驾驭文字的技巧。